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47)

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張朋園

紀錄：羅久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 47 年 10 月 1 日周美玉女士敘任陸軍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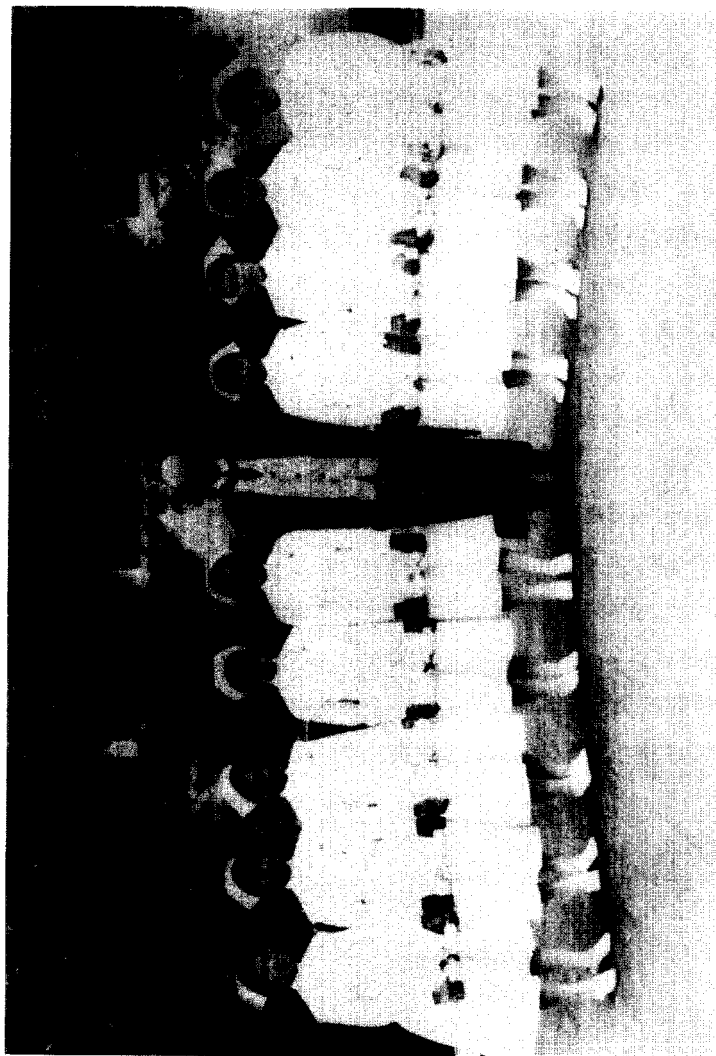


周美玉少將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獲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留影



周美玉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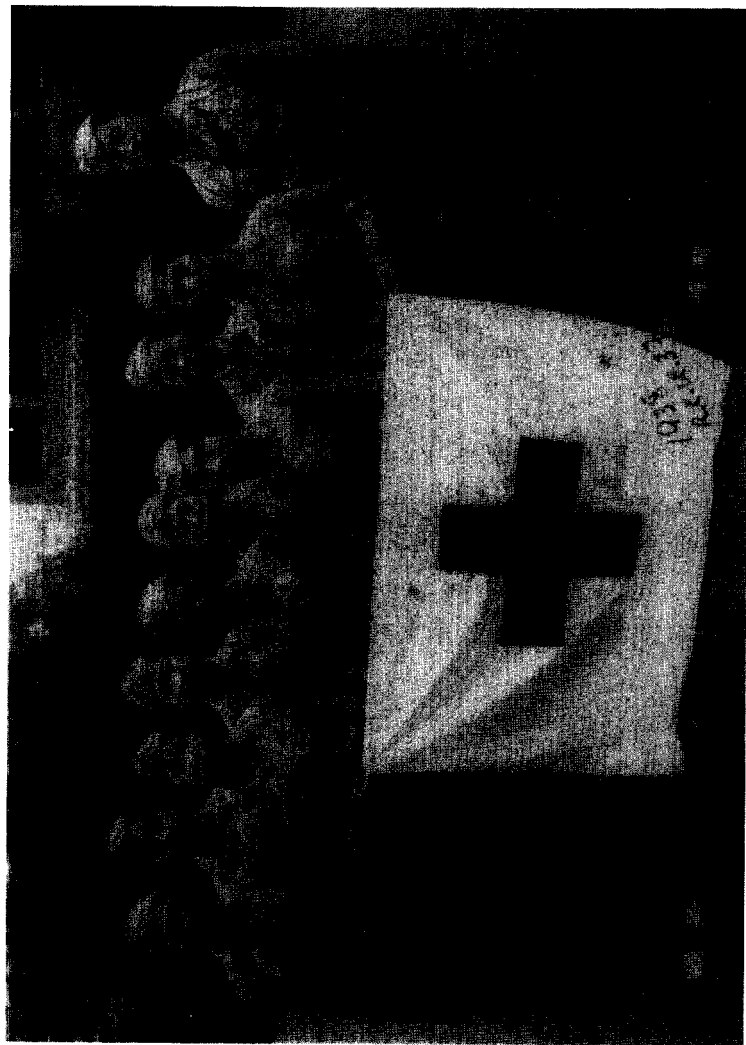
任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護理科科长時留影



民國19年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護理科（右起第四人爲周美玉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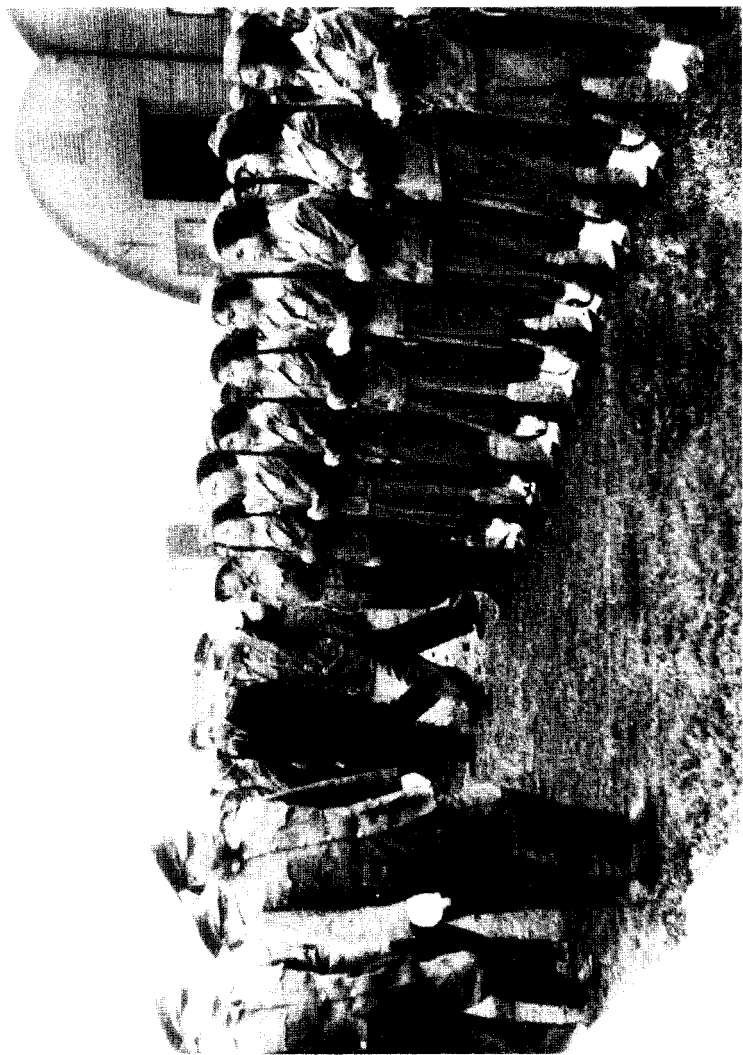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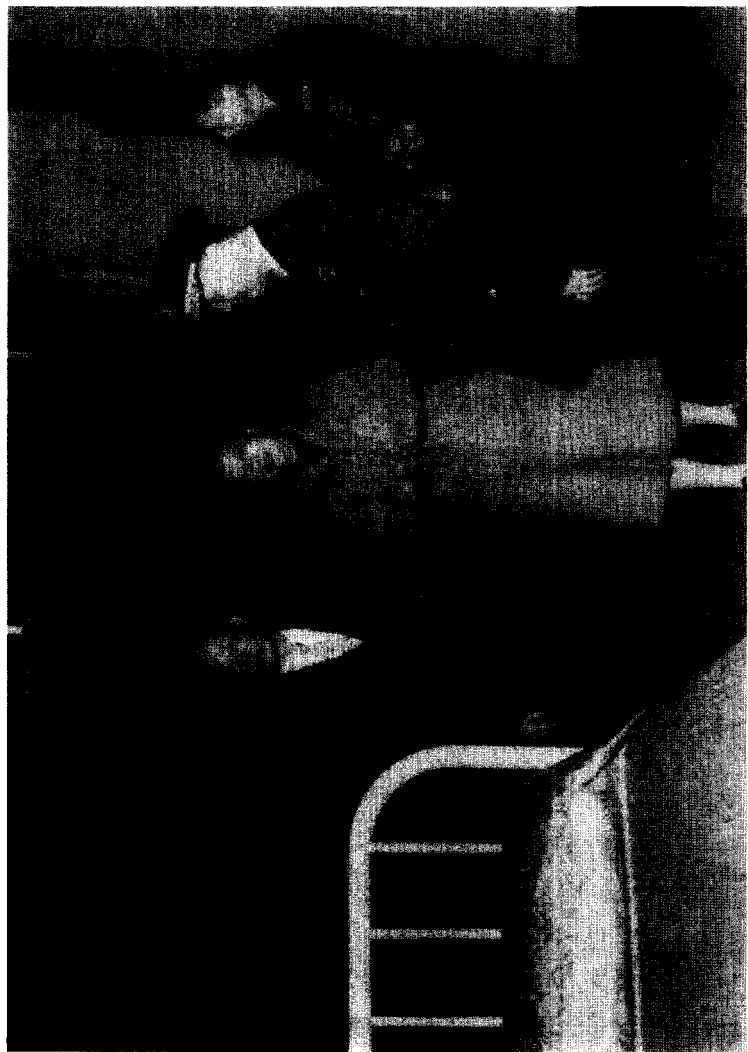
民國 27 年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第 37 隊周美玉隊長（前排左一）及其隊員合照於貴州貴陽雲閣（前排右二為徐美麗，後排右四為吳瓊芳）



民國27年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第37隊周美玉隊長（左四）及隊員
合攝於貴州貴陽圖雲關

上級檢閱國防學院入伍生軍訓





陳誠副總統（左一）視查國防醫學院教學設備，盧致德院長（右二）、楊文達將軍（右一）、周美玉主任（左二）陪同講解



外賓參觀國防醫學院

(後排左起：林可勝院長、盧致德副院長、Prof. Cowdry、梁序穆教授、李宣果教授、
許雨階教授、柳安昌教授；前排左起：Mrs. Cowdry、盧致德夫人、周美玉主任、林可
勝夫人、許絨雲教授、梁慕蘭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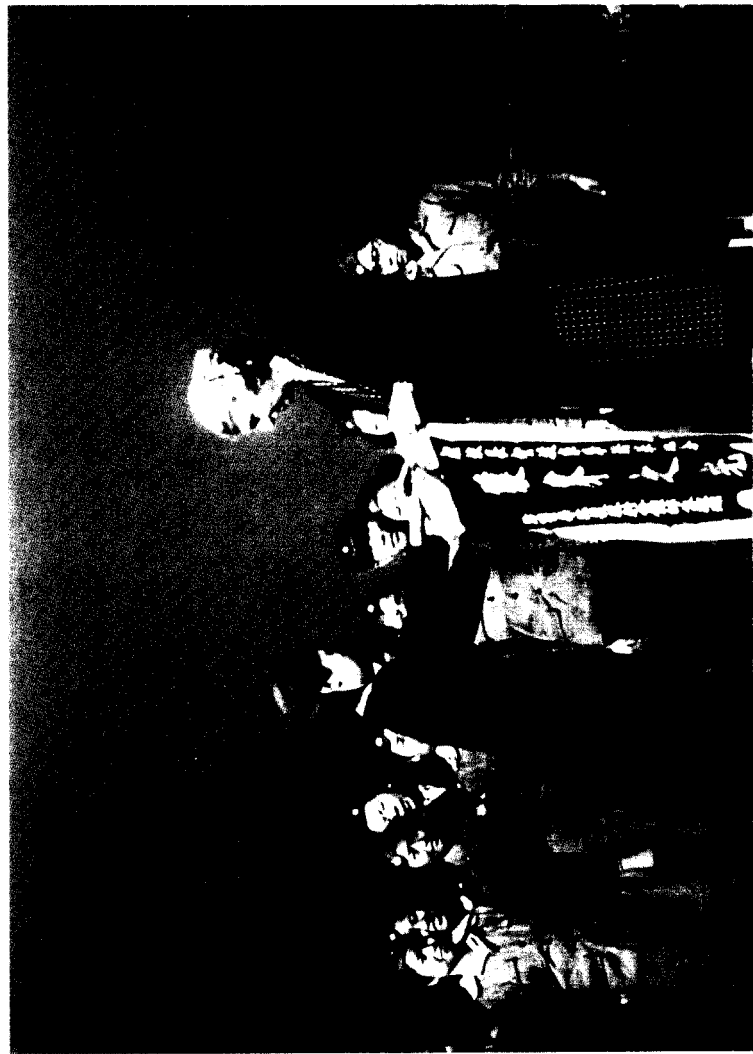
美國職業婦女社捐贈護士宿舍典禮後，由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宴請餐敘。
(前排左二為該會會長 Dr. Minnie Maffet)



民國 10 年美國職業婦女社捐助護理學系勞務委員會教室，由司美玉主任（右）陪同該會之市務委員觀瞻。



「美國護士會」常務董事 Mrs. Lulu W. Hasscnplus 代表該國護生學會
與國防醫學院盧致德院長共同舉行護生樓破土典禮



胡智敏校長（Ms. Gertrude E. Hodgman）接受國防醫學院獻旗「護界之光」



周美玉女士（中）接受本所張朋園先生（左）、羅久蓉小姐（右）
訪問時攝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

訪問時間：民國七十四年秋天

訪問地點：台北市汀州路三段廿四巷周宅

訪問次數：八次

訪 問 者：張朋園

紀 錄：羅久蓉

目 錄

照片

弁言

一、個人經歷	1
(一) 童年時代	2
(二) 求學時代	4
(三) 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	11
(四) 以護理為一生志業	15
二、外國傳教士與中國護理事業的發展	19
(一) 傳教士的宗教熱誠	20
(二) 中華護士會的成立	24
(三) 全國護士會考制度	25
(四) 出版護理書籍	29
三、民間護理教育的發展	35
四、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41
五、戰時護理工作回憶片斷	53
六、軍護制度的建立	69
(一)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70

2 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二) 國防醫學院合併糾紛	76
(三) 設立大護	79
(四) 制度的建立	81
七、國防醫學院遷台	85
(一) 來台之初	86
(二) 自助助人助	86
(三) 一些觀念上的溝通	88
八、記林可勝先生	97
附錄一：定縣鄉村公共衛生護士實施方法.....周美玉	105
附錄二：近五十年來幾位軍醫先進.....陳 韜	115
附錄三：抗戰八年追隨林可勝先生的回憶.....劉永祿	143
後序	151
索引	153

一、個人經歷

（一）童年時代

我是浙江慈谿人，可是生長在北平，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陰曆十月二十九日生，兄弟姐妹四人當中，我排行第二，上有兄長，下有弟妹各一。外祖父程褚廷是晚清幼童留學生之一，畢業於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主修電報學。由於他學的是電報，回來後即負責北平電報總局內大東、大北公司與俄國的接線工程。該工程跨越內、外蒙古，路途遙遠，在當時是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先父周春霖學的也是電報，並且通曉俄文，於是便追隨外祖父前往中俄邊境上的買賣城，參與工程建設，他在俄國境內住了好幾年。

先父與先外祖父先赴外蒙古。我三歲那年，先母才偕同外婆，帶着哥哥和我兩人，去和他們團聚。當時我雖說已三歲，但實際年齡大概只有一歲多，哥哥大我四歲。先母就這樣扶老攜幼，在幾個修線工人的陪同之下，開始了長途跋涉。

先母娘家姓石，一共生下我們子女四人。父親原配程氏過世之後，續娶先母。我母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雖然只受過小學教育，但自己喜歡看書。她具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理智堅強，膽識過人，一生篤信佛教，

不怨不尤。以當時的情形來說，民國甫經成立，內、外蒙古交通不便，我們沿途乘坐前後通的敞篷馬車，為安全計，修線工人均人手一槍，母親亦不例外。這是因為在內、外蒙古，尤其是外蒙古，有一種狗和狼交配而成的動物，專門攫人為食，不得不防禦。蒙古人信奉喇嘛教，一般習俗是人死不埋，屍首逕棄野地，三日之後，若未被野獸吃掉，本地人反認為此乃不祥之兆，顯示死者罪孽深重，得請喇嘛前往頌經超渡，如此數日之後再往探視，總之就是要被吃掉方為善終，後來我與先母論及此事，想蒙古地方天寒地凍，挖掘墓穴殊為不易，就地棄屍實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但也因此慣壞那些平日自相殘殺、爭食死屍的狗狼交配的雜種，連活人也不放過。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一路上驚險重重，歷時三、四個月才到達買賣城。

由於電報局的待遇優渥，我們在外蒙古渡過了一段舒適的日子。買賣城的對面就是俄國的恰克圖，兩方面互有往還。當時我還小，整天玩耍，不過也大略體會了一些邊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後來蒙古爭取獨立，局勢動盪，蒙古士兵還一度進佔電報局，與防衛電報局的士兵發生衝突，於是決定由母親帶著外祖母、舅母、我們兄妹等家人，先回北平。外祖父及先父仍暫留買賣城，俟事情辦完後再離開。其後外祖父從外蒙古逕赴黑龍江海蘭泡，建設電報局，先父則回到北平總局工作。

（二）求學時代

回到北平之後，我即進小學唸書。那時大概只有五、六歲的樣子，個兒很小。起初唸的是公立第五小學，後來因為時局的關係，反對軍閥之聲四起，平、津一帶小學生常常不上課，出去溜大街，口中高喊「打倒曹錕！打倒段祺瑞！」一類的口號。母親對此頗不以爲然，認爲是荒廢課業，於是把我們轉到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是私立的，可是母親爲了讓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唸書環境，覺得錢的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哥哥進匯文中學，我則進培元小學。培元之後是貝滿中學，然後進入燕京大學，這是公理會教會從幼稚園到大學一套完整的學制。

在我讀中小學時，仍是舊學制，小學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我讀到中學時，半途學校改制。中學由四年改爲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小取消了。小學改爲六年。大學是四年。有的大學有一年或兩年大學預科，有的沒有預科。中學畢業後，經過「大學入學考試」，如考試及格，一經錄取，則可入大學一年級。

我於培元小學四年，高小三年，都是走讀生。到了貝滿中學，就要住校上學。到週末回家，星期日下午再回學校。

我記得於中學時，課程相當的忙碌。每班有三十名左右的學生。學生少，老師很認真。英文，數學（幾何代數等等）都要做習題。讀天文學時，我們班上同學，經老師指定，某晚要去看天空的星座，找到某些星座的位置，畫圖交卷。差不多在找星斗座的晚上，通宵不眠。一邊找，一邊說笑。高興起來，大家合唱一曲，或哼哼平劇，亂唱空城計，笑笑鬧鬧，就過了一夜。

讀完了改制後的中學，我就與同班生計劃，準備去考北平協和醫學院的護士學校，暑假我們加緊準備英文。我又去學打字。經詢問知道協和醫學院的護士學校自民國十五年開始招生，預科設於燕京大學內，地址為京西海甸，入學考試亦在該處。

協和醫學院自公曆一九二六年與燕京大學合作，將醫科及護士學校的預科生交予燕京大學負責教育，重點放在基礎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等。協和方面則授予專業課程與技術訓練，包括臨床與公共衛生之實習等。醫學預科為三年，本科五年，共計八年。護理的預科為兩年，本科為三年，共計五年。必須循序漸進，完成學業，才能畢業。

一九二六年我與同班生管葆真女士同去協和醫學院之護士學校報名。於考試之前夕去海甸住友人家，次晨參加考試。試後數日，獲知考取。於該年秋季開始在燕大就讀護理預科。

協和醫學院的來歷是這樣的。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美國石油鉅子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支助的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斥資買下了舊協和醫學院所有房地產及教學設備，並在北平東城三條胡同，購得豫王府，作為新協和醫院的院址，佔地約十公頃，新舊校址及附屬單位總共有二十二・六公頃。

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洛氏基金會投下五百萬美元，以四年時間（民國六至十年），興建、改建了數十幢建築，負責建築設計的是由波士頓請來的建築師 Charles A. Coolidge, Harry H. Hussey, Charles E. Laue 亦參贊其事。新建校舍一概採取中國式宮殿外觀設計，內部則為西式，所用的磚、琉璃瓦及木料等均為上好建材，有的甚至是特別定製的。師傅也是請最好的，其中亦有在清宮裡作過工的。

舊協和醫學院是倫敦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民國前五年（一九〇六）創辦，後改與其他五個英美教會——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以美會（American Episcopal Board）、內地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倫敦教會醫學會（London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與英國國教會（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合辦。

代表洛氏基金會在中國洽購舊協和醫院、籌辦新協和醫學院的是「中國醫學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從接辦舊協和醫學院到校舍落成，這個團體為協和醫學院聘請了一百五十一名高級人員，其中包括本科教員、預科教員、護士、行政技術人員，外國人佔一百二十三名，中國人之中多半是在外國受過教育的。

協和醫學院開辦之初，因鑑於當時國內一般大學自然科學課程水準不一，故而決定自辦三年預科，在這同時，「中國醫學理事會」有計劃地對燕京、上海聖約翰、嶺南、福建協和等一般大學提供經濟援助，加強這些學校的自然科學基礎課程，俾與協和醫學院課程銜接。自民國六年至十四年，協和醫預科只辦了八年。

北平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於民國九年開始，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期限為四年，首任校長 Anna D. Wolf 自美國請來八位護士，擔任護理課程。護士學校本來是不授予學士學位的，後來護校校長胡志敏 (Ms. Gertrude E. Hodgman) 認為護理及醫預科均應授予學位，乃組織一委員會，研商此事。當時中國較好的大學在學制方面都希望配合外國大學的學制，以便日後出國進修。早在民國五年協和醫學院首創之初，已洽得美國紐約大學同意，協和醫學院學生畢業同時，也將取得紐約大學的畢業證書。委

員會開會商討的結果，決定與燕京、東吳、滬江、金陵、嶺南五所私立教會大學合作，協和的醫科及護理科學生在這五所大學之中任何一校修業，達到一定年限並通過考試，再回到協和繼續醫科、護理科的學業，俟修業期滿，由原就讀大學授給學士學位，協和醫學院也同時發給畢業證書，如果是護士學校畢業生，則發給 R.N 執照（Registered Nurse Licence），及護士學校畢業證書。

燕京是五所與協和合作的大學之一，成立於民國八年，是由美國幾個基督教教會聯合創辦的，其前身爲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及最後加入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民國九年）。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燕京大學遷移至北京西郊靠近西直門的海甸鎮，逐漸擴充發展，成爲華北著名學府之一。

我就是民國十五年進燕京的，那年該校首度在海甸開學，一年後回到協和護士學校，民國十九年自協和畢業。

在協和與燕京的合作計劃之下，護士學校學生有兩種選擇，分別稱爲 Course I、Course II。Course I 的情形是這樣：學生在燕京唸一年預科，再回到協和護士學校繼續唸三年，修業期滿發給畢業證書及護士執照，但不授予學位。Course II 是先燕京唸兩年預科，然後回協和唸兩年半，最後半年回燕京寫論文，通過後由燕京大學授給學士學位，同時取得協和的護士畢業證書。我個人選的

是Course I，也就是先在燕京唸一年預科，回協和唸三年護理本科，取得護士學校畢業證書及正式護士資格。

記得我們從燕京回到協和時，班上同學大約有十幾人，不到二十。走進協和，等於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學校老師、醫院的醫生、護士、及行政人員多半都是外國人，他們來自世界各地，不一定是美國人，不過大家都說英語。對中國學生來說，這當然是比較困難，不過不說也不行，因為你必須與他人溝通，才能學到東西。一般說來，在語言方面，教會學校畢業的學生多少佔點便宜。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教育部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協和醫學院的學生百分之百來自私立大學，多半是教會學校，由於入學考試即是以英文測驗，語文能力差的學生獲得錄取的機會微乎其微。

另方面，教授講課一律用英文，我們必須適應各種不同地方的口音，在學校裡，彷彿進入一個外國世界，平時用到中文的機會很少。一個學期下來，大約三分之一同學吃不消，紛紛轉到別科去了。本來就只有十幾個人，現在又轉走三分之一，班級就更小了。

但也是因為班上人數不多，先生對學生的學習也就非常注意。尤其教護理課程的先生們多半是從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院請來的，教學認真，絕不打馬虎眼，我們當時只有十八、九

歲，心思單純，完全相信先生嚴格督促是出於一番好意，因此也很認真地唸。從民國十六年到十九年這三年裡，我們腦子裡想的只是如何把功課唸好，把實習作好，順利完成學業，覺得只有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學校對學生的生活管理也非常重視，我們住的宿舍是兩人一間，學校發給每人七套制服，每天換一套乾淨的，所以協和的學生是沒有理由穿得邋裡邋塌的，否則護理長會叫你回房去換。每星期我們可洗兩次衣服，學校派有專人來收，平日鋪床、疊被、寢室清潔打掃，都有工人負責。學生的全部時間就只需要花在唸書、實習上。飲食方面也相當好，那時還是民國十六、七年，學校伙食都必須經過營養師計算，每人每餐四菜一湯，清潔衛生皆合乎標準，每年均有體格檢查。總之，學校對學生的身體健康非常注意。心理衛生方面，我們有導師，學生有問題，可與導師談，請他幫忙開導。

民國十九年畢業時，我那班只剩了九人，第一班據說只有一人。學校的政策是學生成績必須達到一定標準，方准予畢業，否則寧缺毋濫。畢業時，我們除了必須通過學校畢業考之外，還得參加「中華護士會」所舉辦的全國性護士會考，這項考試每年固定在十二月八日那天舉行，相當於現在的聯考。其中實習考試必須請外面兩所護士學校的教師來主考，然後由他們把考試成績寄到「中華護士

會」考試委員會。除了實習考試之外，還要考七、八門科目。分數評定後，考試委員會把各科成績彙集起來，通知學校，學生某某某會考及格，可准畢業。如果這項考試沒通過，即使符合學校一切畢業條件，學校亦不能發給文憑，學生必須留下來重讀一年，翌年十二月八日再重考去年未通過的那一科，及格後，學校才發給畢業證書。在協和這方面，它完全遵照「中華護士會」的規定。

（三）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

我畢業前，晏陽初先生來協和演講，題目是關於農村建設的重要性。當時正值民國十九年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備受外力欺侮。晏先生指出，農村佔中國社會的百分之八十五，為使國家富強，農村建設必須與都市建設齊頭並進，他盼望青年學生踴躍投入鄉村建設工作。我聽了之後，深受感動，當即與老師商量，想去定縣參加鄉村建設工作，在這之前，學校已給每位畢業生安排好工作，我是留校，老師認為我經驗不足，要我先在學校工作一年，累積一些經驗後再去。經過老師的安排，我前半年在醫院病房見習行政工作，後半年從事公共衛生方面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我加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當時正是中華平教會蓬勃發展的時期，自世界各國留學歸來的工作

人員就多達兩百多人，都是非常傑出並且有經驗的。晏先生認為，中國的四大毛病是貧、弱、愚、私。貧是指生活窮困；愚是指文盲，沒有知識；私是指有私心，缺乏公德；弱是指身體羸弱，不懂亦不講求衛生，疾病率高，死亡率必高，任人宰割。這些弱點必須用四大教育來克服。

針對貧，他推行新經濟政策，改良農產品和牲畜的品種，發展合作社、農會等組織，避免商人從中壟斷，達到自產自銷的目標。對於弱的問題，他主張推行衛生教育，成立衛生網。每縣設一保健院，區設保健所，村設保健員。保健員接受保健訓練，每人有一個保健箱，內裝十二種外用藥，包紮傷口、點眼藥之類的工作，即可由保健員來做，保健員解決不了的問題送保健所，保健所解決不了的問題送保健院。我們有一個五十個病床的保健院，院長之下，設有外科、小兒科、婦科、內科，其中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就有六位，護校畢業的有比我高一班的章斐成，她負責婦幼衛生，我則從事一般護理工作。另外請有十幾位正式護士，擔任各方面的工作。我們也辦了一個護士學校，只有幾十名學生，由我擔任校長。最初學校沒有註冊，爲了學生將來的出路著想，我們努力使水準提高，並向中華護士會登記，學生這才有了學籍。

記得我剛到定縣時，都是在大飯廳吃飯。往往一進飯廳，那些從世界各國留學回來，參加農村建設的先生們就

會招呼我們一塊兒坐下，乘機給我們機會教育，教導我們做人處世的道理，經常一頓飯吃下來，可以學很多東西。

護理工作方面，大家同心協力，合作無間。我們經常一大早大夥兒騎著自行車到幾十華里外的保健所、學校、家庭去巡查保健工作，巡查完畢都已下午四點左右了，這才吃午飯，所以一天只吃兩餐。吃完飯，大家聚在一起討論工作上的問題，在當地住一夜，次晨再騎車回來，大家都合作得非常愉快。我們也時常與其他單位協調，合力推動工作。

晏先生爲了驅除中國人的愚，在中國字裡挑出一千零五十六個最常用的字，輯成書，是爲千字課，由文藝教育部編成課本，其中教材都是與農民日常生活有關的。這本課本大約四個月可以唸完，都是利用農閒時教，每天兩小時，有的是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冬天則改爲晚上。分爲初級班、高級班、青年補習班，每班修業期限四個月。十二個月之後，學生的程度也差不多了，至少應付農村一般生活需要是不成問題的了。用的方法包括傳、習、用三種方法，也就是說，我學會了要傳給別人，要習，也要用。別人也一樣，要傳、要習、要用，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至於去私，中國北方農民生活實在很苦，冬天酷寒，有時五歲小孩清晨四、五點即得起來揀樹枝，誰起得早，

誰就揀得多，樹枝撿回來，可以煮飯、燒菜、燒坑。冬天農閒，大家都省著吃。因為生活窮苦，人不得不多為自己打算，即使是牛糞也得隨時揀起來帶回家當燃料。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心助人，也多半是有心無力，無形之中，人就變得自私起來。因此要加強公民教育。當時在定縣，青年補習班畢業的學生組成一個團，幫助那些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在農村裡，小孩失學的人數很多。平民教育針對這點，規定十四歲不識字的小孩一定得唸書，預備以十年時間教他們讀書，到他們二十四歲時，即可成為社會上的中堅幹部，貢獻力量。我們有一個「茫茫大海尋同志」的平教歌，意思是集合衆人的力量，共同建設中國新農村。

民國二十二年我得到洛氏基金會獎學金，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在 Dept. of B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主修公共衛生及衛生教育（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Education），順利取得 Certificate of Public Health，即學士學位。抗戰期間，我的指導教授要我提出一篇論文後，獲頒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Degree，即碩士學位，因此，我的學士、碩士學位都是在麻省理工學院拿的。我的指導教授端納博士（Dr. C. E. Turner）專攻公共衛生與衛生教育。我們學系名稱是生物學及公共衛生（B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Course

Ⅶ)。端納教授對東方學生特別有好感，照顧有加。政府遷台後，他曾率領各國研究衛生教育的學者專家來台灣訪問，前後三次，對台灣的公共衛生及衛生教育非常感興趣。

求學期間，我經常就近參觀美國農村的衛生工作，畢業後又赴英國及歐洲參觀當地的農村建設，吸取他們的經驗，前後約一年半時間。

（四）以護理為一生志業

我在平教會工作的時間前後是五年半，如果加上中間出國唸書，實際上總共有七年，我一直到抗戰爆發才離開平教會，加入林可勝先生主持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在救護總隊工作不久，衛生勤務部委任林可勝先生主持戰時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專門訓練救護隊及軍醫院的醫護人員，充實他們的技能與醫護知識，以便參加軍醫方面的抗戰工作，我即擔任護理學組主任。抗戰勝利回到上海，此一單位與軍醫學校合併，成立國防醫學院。

民國三十七年秋天，我二度赴美進修，這次是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護理教育，獲得碩士學位。民國三十八年，國防醫學院遷台，我在美學業即將告一段落。當時聯合國衛生組織兒童救濟基金會希望我留下來參

加他們的工作。我一方面是因爲家母已經到了台灣，同時道義上我也必須先問問國防醫學院是否還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國防醫學院變化很大，已經不再用得著我，我才能考慮留在美國。聯合國提供的條件相當優渥，除負責接眷來美外，也負責運送傢俱。

那時我所知道的是蕭薛藝太太、余道真女士、全如玉女士三位都已到了台灣。蕭太太在協和時高我一班，和我在上海時一起工作，余道真抗戰時一直和我在一起，她和全如玉是同班同學，我們都是協和護士學校校友，一向很熟。不久，盧致德院長來信要我還是回台灣，負責護理教學工作，於是我就在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回到台灣。

我個人對護理工作很有興趣，同時也覺得國家很需要這方面的人材。在我們那個時代，大家對護理工作還是持有一種歧視的態度，覺得是伺候人的工作，覺得給病人清潔身體、料理便溺是件骯髒的事。但是在醫院方面的看法，護理人員服務的對象是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必須運用專業技能、經驗、智慧，才能提供這項服務。譬如從病人的排泄物，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他的病情。雖然如此，一般人對於護士仍是相當鄙視。而在學校方面，我們覺得當時一般衛生知識過於缺乏，應該積極推廣衛生教育，給予病人最好的照顧。

從協和護士學校畢業後，我一直堅守自己的工作崗

位，因為在我來說，護理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份事業，必須有始有終地完成它，不能半途而廢。我不大喜歡時常換工作，這或許和個性有關。到台灣來之後，我一直負責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中間一度兼任榮民總醫院護理部主任，我下面有三位副主任，我每天去半天。認定目標，努力去做，不要埋怨環境不好。時下許多年輕人做工作，動不動就辭職，我對他們說，做任何工作，到某一個階段，自然就會有困難，要先問自己的準備是不是夠，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只知道怨天尤人，那是怨錯了，恐怕先得反躬自省。你做一個小小的、不負責任的職務，沒有人會來碰你，等做到某一個階段，必須負相當責任的時候，就有困難，困難一來，你就逃走，及至在新工作上又爬到某個階段，困難又來了，你是不是又拔腿就跑？一個人的生命有限，能夠逃多少次？你應該找出原因，問自己不能勝任是否因為衝刺不夠，要努力克服困難，經得起考驗。這也是當年學校給我們的訓練。當然，家庭教育、遺傳也有影響。

在宗教信仰方面，我們家是非常自由的，先父秉持儒家傳統，先母篤信佛教，我們兄弟姊妹唸的都是教會學校，可是什麼也不信。我個人是到台灣來以後，逐漸接受基督教。從前始終未能懂得其中的奧妙，見到一些不肖教徒的所作所為，心中就起反感，不瞭解他們並不能代表基

督教真正的精神。另一方面，我覺得當年不能信，和個人的驕傲也有關係，亦即不願承認宗教能夠引導自己，認為自己的教育以及各方面的判斷已足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一定非得借助教會的力量。說來說去，這還是一種驕傲。

我覺得所有宗教，無論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都是勸人爲善。有些宗教教義太偏了，我也不以爲然。譬如說不信基督教的人都下地獄，那地獄該有多大，才能容納這麼多人？也許宇宙間的神就只一個，只是因爲文化背景不同，被冠上不同的名稱而已。

宗教信仰給我很大幫助，使人心情容易平靜，用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交託」給上帝，自己盡力而爲，其餘的不必想太多。先母從來不干涉我的信仰，同樣的，她禮佛唸經，我也從不干涉。她過世後，我每天還是給她拈一柱香，沒別的意思，就是紀念她。

二、外國傳教士與中國 護理事業的發展

（一）傳教士的宗教熱誠

護理事業在中國醫藥史上並無獨立的地位。我們在史書上幾乎找不到任何關於護理或是護理人員的記載。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許是因為醫護不分，一方面也是因為照顧病人的工作多半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肩負，這使中國的護理事業一直不曾走上專業化的道路。

西洋醫學在明清之際由傳教士傳入中國，至雍正禁教而中斷。近代傳教士再度東來，他們藉醫術輔佐傳教，西醫隨之引入。一八〇八年第一位具有醫師資格的 Dr. J. Livingstone 來到中國開設診所。一八三五年，英國傳教士派克 (Peter Parker) 在廣州設立一所基督教醫院，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懸壺濟世的先驅。而隨着西方醫學觀念的輸入，護理事業亦略見雛形。但是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新護理制度的引進則有待一八八四年密女士 (Elizabeth Mckechnie，後為 Mrs. Archdeacon Thomson) 的努力。密女士率先在上海倡導新的護理制度，引介新的護理觀念。同時各地教會亦相繼展開訓練護理人員的工作；一八八七年，蓬氏 (Dr. Boone) 在上海開始訓練護士。一八八八年，約翰生女士 (Miss E. Johnson) 在福州辦理護士訓練，第一期僅有學生兩人，教

學內容包括助產術及配藥術，結業後發給文憑，不過當時的訓練在各方面水準均偏低。

一九〇〇年，漢口普愛醫院正式創辦護士學校，訓練護理人員，資格限定為曾接受部分的中學教育或是初中畢業，錄取後修業期限為三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後始發給証書，訓練所用的教材為各醫生合編的「護病技術」。同時，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後，許多英美護士來到中國各地，由於言語不通，風俗互異，在這種情況下，要把一種新的宗教介紹給中國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得挖空心思，與中國人聯絡感情，博取信任與好感，然後才能談到其他。看病不失為一條理想的途徑。

過去，中國人生病看醫生，看完病就回家了，但是外科方面的疾病往往不那麼簡單，譬如說有些病需要開刀，消毒及弄乾淨，在不徹底治療的情況下導致病人死亡的事情常發生。一些受過醫護專業訓練的外國傳教士看到這種情形，認為他們可以提供服務，於是就創辦醫院，替中國人看病。

起初，由於東西民情及觀念上的差異，他們的工作自然遭受不少阻力，不過漸漸地中國人有病去找外國醫生的一天天多起來。在外國傳教士這方面，照護中國病人成了表達善意的一種最佳方式。但是，看病如果總是靠少數幾個外國傳教士，終非長久之計，他們乃想到從教育人手，

訓練中國醫護人員。早年來華的多半是加拿大人、英國人、美國人，操英語。比起德、法等國傳教士，他們較為進取有為，也更富於冒險精神，勇於嚐試新的事物。

民國初年，中國人之中目不識丁者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七、八十。晏陽初先生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即針對這項缺失，推行識字運動。當時中國人通英語者少之又少，外國傳教士不諳華語，同時也沒有足夠的經費，請精通中英兩種語言的老師來教，往往請來的先生不會說中文，起初只能用比手劃腳的方式來表達意思，一點一點地學，譬如外國傳教士指着水問：「這東西中國語怎麼說？」中國老師答：「這叫水。」水這個字就學會了。這種學習方式當然進展緩慢，而且比較沒有系統，不過慢慢地辭彙增多，雙方也能溝通了。後來美國人斥資在中國設立華語學校，所有到中國來傳教的傳教士先得到那裡學一年或是半年的華文，中國話，等語文掌握到某一個程度，再分派到各地工作。

我自協和畢業後去到定縣工作，定縣附近有一所救世軍醫院 (Salvation Army Hospital)，老師是一位美國女士，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我那時剛從學校出來，只有二十一、二歲。對這些外國傳教士千里迢迢地到中國為中國人服務的精神，相當敬佩。雖說支持他們的是一股宗教熱誠，我總覺得他們肯到中國來，是一番好意，尤其鄉下地

方，貧苦不堪，生活並不容易。我因為住的地方離救世軍醫院不遠，加以又有語言上的方便，所以有機會就去看望他們，聯絡聯絡感情，也許能夠解除一些他們獨在異鄉做客的孤單與寂寞。畢竟人不是超人，即使最虔誠的教徒也需要朋友，就這樣，無形中我和他們有了一些往來，有時間就會去看望他們。

一次，我去救世軍醫院看那位美國老太太（她雖然只有四十多歲，不過看在年輕人眼裡，已是老人了），到了那裡，她正在吃湯麵，桌上沒有任何其他菜，問她菜在那裡，她說都在麵裡，並且都是自炊。見我去了，即端出一杯白開水待客，生活過得非常儉樸。

談到授課方面的問題，因為她本人不懂中文，所以先學日常生活上一些用得着的語言，至於技術方面的字彙，則由她把意思說給中文老師聽，中文老師出題目，題目出好之後，先把題目唸給她聽，問她意思對不對，經她認可之後，再拿給學生答。學生不懂英文，自然只有用中文回答。然後中文老師把答案唸給這位美國護士聽，由她來決定分數，這樣來來去去，費時又費事。幸而班級小，每班只有四、五人，最多不超過六個人，考卷數量少，不過科目多，所以還是很不容易。她們這種精神真是可佩。

（二）中華護士會的成立

爲配合訓練中國護士並提高中國護理水準的目的，經美以美教會差遣信寶珠女士 (Ms. Cora Simpson) 的奔走呼籲，民國前四年（一九〇八）在江西牯嶺成立了「中華護士會」。民國三年，全國護士代表在上海集會，訂定工作綱領：(一)辦理全國護士學校登記，(二)訂立護校及實習醫院最低標準，(三)舉辦全國護士畢業會考，(四)編譯各種護病教科書。並通過中國第一位留英護士鍾茂芳女士的提議，以「護士」二字代替原來的「看護」稱呼。

「中華護士會」的主要發起人包括以信寶珠女士爲首的九位外籍護士。她們對中國護理事業的發展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她們在觀念上爲中華護士會作了正確的指引。其中最具關鍵性的爲(一)重視實習，(二)會考制度。

外籍護士在中國介紹護理事業時，因爲考慮自己多方面的限制，所以特別注重實習，也就是在實際工作中，提高護理水準。另外，實習亦可彌補教育程度的不足。實習完畢之後，要參加會考。凡「中華護士會」註冊護校畢業生，除本校畢業考之外，還得參加由中華護士會考試委員會舉行的護士會考，這項考試每年十二月八日定期舉行，

由全國性命題委員會統一出題，各校的主試者不得由本校老師擔任。分數評定後，考試委員會將護生分數通知學校，學校始得發給畢業文憑。若是沒有通過，學校成績再好，也沒有用。日後回顧，她們倡導這項作法，証明很有眼光，這當然和她們個人經驗不無關係。以當時的美國來說，全國共有四十八州，各州有各州的護士資格考試，而且彼此互不承認，譬如說一位紐約州的護士只能在紐約州就業，若是要到俄亥俄州工作，先得通過該州的護士資格鑑定考試，而這類考試又不是隨到隨考，所以非常不方便。這些外籍護士有鑒於此，乃堅持舉行全國性考試，護校畢業生只要考取這一項考試，在中國任何一地都可以執業。

（三）全國護士會考制度

全國第一屆護士會考在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首度舉行，是年報考者十人，共有三人及格，即宋瑞卿、楊紹坤、汪福貞。這項考試除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長江流域各省洪水爲患、疫癘肆虐，各醫院護士多赴災區從事救援服務，無法應考，以致中輟一次外，始終不曾間斷。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舉行最後一次考試，此後即由教育部接辦。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由於教育部已遷往陪都重慶，乃由中華護士會在淪陷區內繼續辦理護士學校登記及護生考試。同時上海理監事會議議決，從民國廿七年到二十九年（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凡是中國護士學會註冊各護校畢業生，只要曾經參加(一)教育部考試、(二)教育局考試、(三)護士委員會考試之中任何一項者，或(四)護士會考試及格者，一律發給「中華護士會」文憑。但只限於二十六年五月至二十九年間因戰事蔓延不能參加護士會考的護校畢業生。

二十九年護士會考恢復之後，最初分東、南、北、中四區舉行。後來因為各校陸續關閉，分區考試發生困難，最後僅剩華東一區照常舉行，由考試委員會自上海發出試題給各護士學校。為躲避日人耳目，試題都是縫在衣服裡，由專人送達。護生答好的試卷用同樣方式送回上海，經專家評定，再把及格者的成績通知總會，由總會填發證明文件。

根據「中國護士報」所刊載的會務報告，抗戰期間，淪陷區內在中國護士學會註冊護校每年畢業護生參加會考及格人數如下表：

年 份	護士學校數	男生畢業數	女生畢業數	合 計
1937年	100	155	657	812
1938至 1940年	88	135	1030	1165
1941年	55	39	326	365
1942年	53	45	467	512
1943年	43	27	354	381
1944年	38	30	339	369
1945年	34	4	195	199
1946年	17	—	138	138
總 計		435	3506	3941

雖然參加會考及格人數自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因抗戰的關係逐年減少，但「中華護士會」考試委員會在那樣艱困的環境中，依然能夠排除萬難，堅持到底，維繫中國護理事業的命脈，實在很了不起。

我在定縣工作的時候，也曾去附近保定府的醫院為那裡的護校學生主持畢業實習考試。保定府距離定縣只有兩小時火車的車程。那兒有兩所醫院，一所男醫院，一所女醫院，兩校畢業生一共是八人。我問他們為什麼只訓練這麼一點人？他們告以醫院的需要量就只這麼多。每所醫院每年畢業四人，等新生一畢業，去年的畢業生就給別處請

去了，新的四人立刻上去補缺。他們的訓練為期四年，每年收四個學生，全校一共只有十六人。學生來源是與醫院屬於同一系統的教會女校、男校。不但要身體好，還要對護理工作有興趣，所以這十六名學生可說是精挑細選，差不多一進了護士學校，很少有人退出，除非是生了病。在學校裡，學生唸書時間少，實習的時間比較多，據說這也是受經費限制，不得不如此。學生在校四年，學費及食宿費用一律由學校供給，包括制服在內，畢業後如果留校服務才有薪水。平時醫院裡也有一些留校護士，帶領學生實習。

民國三年第一屆全國護士大會核准登記的護士學校只有四所，分別是福州馬高愛醫院、上海仁濟醫院、蘇州福音醫院、及福州龍山婦幼醫院的護校。五年後，也就是民國八年，中華護士會在漢口召開大會時，登記的護士學校已達三十二校之多。民國二十四年，全國註冊登記的護校為一百六十七所。歷年來訓練護士總計四千八百零五人，成果可謂輝煌。到七七抗戰時，登記護校又有增加。中華護士會對註冊護校畢業生都保有詳細記錄，每人都有一個編號，便於聯絡。

中華護士會創辦之初，得信寶珠女士等外籍護士助力甚大，中華護士會並且特別洽請美以美教會允許信寶珠女士擔任護士會的專任幹事，全心全意推動會務。

民國十一年，信寶珠女士在上海就任總幹事，當時會員一百三十二人，但中國會員僅有八人。這種情況在民國十三年全國護士大會在廣州召開時，已獲相當程度的改善，華籍會員人數略多於外籍會員。因為如此，大會中一切議案亦改用中英對照，這在中華護士會發展史上，代表一個新的里程碑。民國十五年，護士大會在南京召開時，更進一步以華語主持會議，兼以英語發表意見。未幾施錫恩女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醫院學成歸來，膺任中華護士會總幹事一職，是為中國人擔任總幹事的開始。另外伍哲英女士在民國十年到十九年間，被聘為上海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護士學校校長，成為「中華護士會」註冊護校之中唯一一位華人校長。民國十三年，「中華護士會」在廣州召開大會，伍女士被推選為出席在芬蘭舉行的國際護士會的中國首席代表，後又出任「中華護士會」會長。凡此種種皆顯示護理事業在中國紮根的努力已獲致豐碩的成果。隨着中國籍會員人數逐年增加以及中國護理領袖人材輩出，「中華護士會」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專業性組織」。

（四）出版護理書籍

由於護理在中國代表一個嶄新的觀念，這方面的中文

書籍鳳毛麟角，對推廣護理教育構成極大的不便，因為能夠直接參考西文書籍的中國人畢竟是少數。為貫徹讓護理事業在中國生根的宗旨，譯介西文護理書籍乃成為必須。早期有廣州漣州的紀立德醫生針對當時需要，著手逐譯「護病新編」一書，書未譯成，竟以身歿。後由另一位女醫生繼續完成，由高似蘭醫生校對後出版，成為早年通行最廣的護理教科書。後來自英國蓋氏醫院 (Guys Hospital) 學成回來的中國第一位公費留學護士鍾茂芳女士譯述「看護要義」一冊，得袁世凱千元資助出版。信寶珠女士擔任「中華護士會」總幹事時，委託上海廣協書局，代辦護士會出版品經銷事宜，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護病歷史大綱」(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Nursing)，係由曾任「中華護士會」會長的英籍護士施德芬女士 (Ms. Gladys E. Stephenson) 口述，副會長劉幹卿先生寫成中文。民國二十二年，國際護士會對中華護士會在出版方面所作努力，公開表示嘉許。據當時統計數字顯示，「中華護士會」出版的護理教科書數量佔世界第四位。以收入而言，民國十八年護理教科書的總售價只有二千七百二十一元九角，民國二十三年已激增至三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元六角一分，成長幅度驚人。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出版的「中華護士學會通訊第一號」介紹會員編譯出版書籍，計有：

1. 醫護界開道偉人略傳
2. 護士歷史略記
3. 光榮的廟宇（護士歷史表演）
4. 護士歷史表演
5. 護士歷史大綱
6. 護士應用個人衛生學
7. 護病學校潔淨法
8. 解剖生理學問答
9. 護病須知
10. 應用護病法
11. 實用護病法綱要
12. 內科護病
13. 護士應用華英會話
14. 豪慈小兒科問答
15. 小兒科護病筆記
16. 中國傳染病概論
17. 外科護病法
18. 最新預備外科傢具一覽表
19. 迷蒙藥學之備忘錄
20. 全身麻醉法
21. 產科學問答
22. 生殖泌尿器病及花柳病簡編

23. 飲食學問答
24. 藥物學筆記
25. 推拿法引言
26. 胖娃娃調
27. 大東門（衛生劇本）
28. 獻給國王的禮物（衛生劇本）
29. 現在她明白了（衛生劇本）
30. 學校兒童衛生問題表
31. 護士學校醫學檢查單
32. 護士學記簿
33. 護士學校標準課程
34. 護士用書問答
35. 持燈女郎（護士歷史劇本）
36. 環游中國記
37. 護士細菌學（王許德蘭書）
38. 健康之路（史敏貞編 村衛生叢書第一冊）
39. 婦嬰衛生（史敏貞編 村衛生叢書第二冊）
40. 家庭護病（史敏貞編 村衛生叢書第三冊）
41. 急救療法（史敏貞編 村衛生叢書第四冊）
42. 鄉村公共衛生（史敏貞編 村衛生叢書第五冊）

在這同時，「中華護士會」出版「中華護士季報」。最初護士會沒有自己的刊物，如有稿件，即送「博醫會

報」刊登。民國七、八年間，護士會始獨立發行單張刊物。民國九年，護士季報問世，專門致力於會務的宣導、推廣及聯絡。

民國二十三年，教育部會同衛生署，組成醫學教育委員會，下設五個專門委員會，護士教育專門委員會是為其中之一。該委員會達成三項決議，(一)訂定護校課程標準及教材大綱，(二)訂定護理登記規則，(三)訂定管理護校暫行規則。政府於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公佈上述決議，同時並規定國內所有護理學校必須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前完成登記。自此中國護理教育遂正式納入政府統一管理之下。

在這些率先倡導發展中國護理事業的外籍護士之中，我個人與之有接觸往來的有信寶珠女士、施德芬女士。

信寶珠女士為「中華護士會」首任總幹事，施德芬女士擔任會長，兩人同心協力，替中國護理事業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太平洋戰事爆發，信寶珠女士年事已高，同時見後繼有人，乃返回美國。回國後生活過得很苦。當時美國社會福利救濟金每個月只有六十元，實不敷日常家用。民國三十八年，我得到洛克斐勒基金會獎助赴美留學，以資深學生的身份，每個月生活費為四百五十美元，學費不包括在內。普通學生一個月可領三百五十美元。相較之下，六十美元實在太少。我在美國見到信女士時，她的身體狀況已

不太好，略有老年癡呆症的跡象，眼睛罹患白內障，但拖着沒去開刀，我猜是爲了費用的緣故，因爲即使是教會工作人員，住醫院還是得負擔一些醫護費用。後來教會見她生病，將她送進老人院。

另外一位上海福音醫院——紅房子醫院——的護理部主任美國人巴女士對中國忠心耿耿，上海淪陷時，她因爲不肯離開醫院回國，被日本人關入集中營，抗戰勝利後才放出來，忠於職守的精神令人敬佩。

施德芬女士是英國人。我和她是在漢口認識的，彼此常有往來。勝利前我去英國訪問，曾與她聯繫，她比較幸運的是，一位有錢的善心人知道她曾在中國傳教，辦護士學校多年，請她代爲看管房子，省下一筆可觀的房租。那房子很大，她表示歡迎我去住，只是當時我因有任務在身，行程均已排定，所以沒有去住。換句話說，如果不是那位好心人，她回國後可能連住處都成問題。

信、施兩位女士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奉獻給中國，晚境卻如此淒涼！固然她們有宗教信仰在背後支持，可是能夠做到像她們那樣勞而不怨，把一切交付給上帝，並且始終如一，也還是需要相當堅強的意志。

三、民間護理教育的 發展

西元一九〇〇年，漢口普愛醫院首先創辦護校，招收護士，施以正規護理訓練，為期三年，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試，校方授予証書，此乃我國護理學校開創之始。推算起來，我國護理教育發展迄今，尚不滿百年。

一八八八年，約翰生女士 (Ms. E. Johnson) 在福建福州醫院成立第一所護校，一九〇九年，上海紅十字會醫院的護校也誕生了。這以後護校逐年增加，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已有三十二所。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更增至一百六十七所。

早期的護士學校多半附屬在教會醫院之下，以醫院為主體。醫院以其收入支付學校的一般預算，這主要是因為訓練優良護理人才，除了課堂上循循善誘之外，實際工作經驗相當重要，在學生時代，這種經驗必須從實習中一點一滴地累積。教會醫院本身能夠提供一個現成的實習環境，同時也有護理人員更新與替換的需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肩負起培養護理人員的責任。

然而教會替中國人看病，終極目的仍是為了傳教。教會醫院附設護士學校，經費有限，供養全體老師學生的教學及實習費用事實上有困難。因此安排學生在醫院中實習，三個護生等於一個畢業護士。以工作來換取免費食宿，也就是以工代酬。只有老師的薪水由預算中支出，這是一個兩得其便的辦法。那時候護士學校招生要看當地實

際需要來決定，大地方的護校一年也許可以招十幾二十個學生。偏僻的鄉下地方往往每年只收四、五個。因為多了用不著，所以錄取後淘汰又淘汰。基本上，早期的護士學校由於經費完全依賴醫院供給，學生必須半工半讀，所以是一種近乎學徒式的訓練方式。也因為經費缺乏，學校設備簡單，師資較差，課程的標準化自然更是談不上了。

民國初年，中國女子教育逐漸萌芽，女子接受普通教育的人數逐年增加，但是唸大學的仍然很少，主要是因為錢的問題。當時要培植兒女完成大學學業，需要一筆龐大的經費，這是許多不太富裕的家庭無法辦到的。事實上，許多人進護士學校，家庭經濟亦為考慮因素之一。

在一百六十七所教會護士學校中（一九三四年在中華護士會登記數），收初中畢業生與收高中畢業生者兼而有之。上海教育比較普及，那裡的紅房子醫院收的就是高中畢業生，再如天津婦嬰醫院護校也收高中畢業生，湖南湘雅醫院則收初中畢業生，一般說來，以收初中畢業的居多。

早年在比較偏遠的鄉下地方，民風保守，長一輩對年輕女孩選擇護理作為終身職業，多持反對態度，即使年輕人本身，因對護理缺乏了解而怯於嘗試的也大有人在。這種情形當然多少影響彼時護校招生的素質。不過在幾個大城，如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等地，民智開發得早，這

方面的問題比較不那麼嚴重。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北平協和醫學院設立護士學校，此乃民國三年美國洛氏基金會派到中國來的醫學調查團所作報告的結果之一。該報告特別指出，中國迫切需要女醫師和護士。在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設立的最初九年，入學資格為高中畢業生，修業期限三年，一俟修業期滿及通過考試，即發給「護士」文憑。其後又規定，凡報考該校護士學校的學生，除必須擁有高中畢業文憑外，並且要在設備完善的大學修習基礎學科一年以上，再回協和護士學校專攻護理。除此以外，協和並與燕京、金陵、滬江、嶺南、東吳五所私立大學合作，由他們負責醫預科及護理預科的訓練。協和護士學校的學生如果在這五所大學之中任何一所肄業兩年半以上，則在修完護士學校的課程之後，除獲得協和頒發的「護士」證書，成為 RN（Registered Nurse）之外，並由原就讀的普通大學授予「學士」學位。由於協和護士學校頒發的合格護士證書同時為美國紐約大學所承認，凡協和護士學校畢業生皆有參加紐約護士就業考試的資格，這也是協和護士學校與其他護士學校不同的地方。

從長遠觀點來看，協和護士學校這些學制上的變革，配合該校充裕的經費，現代化的醫療實驗圖書設備，以及世界一流的師資，對提高中國護理教育的素質，確實產生

了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協和護士學校所擁有的諸般優越條件，卻不是其他護校所能望其項背的。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教育部會同衛生署，組成醫學教育委員會，其下設有護士教育委員會，為五個專門委員會之一。當時委員會達成三項重要決議：

- 一、訂定護校課程標準及教材大綱。
- 二、訂定護理學校登記規則，齊一水準。
- 三、訂定管理護理學校暫行規則。

抗戰之前，在中華護士會登記的護士學校已有一百六十七所，可是多一半都集中在沿海，內地為數甚少。戰事一起，許多護校相繼淪陷。內陸地區，四川產鹽，物阜民豐，還有幾所護校，雲南好像只有一兩所，貴州原本沒有，後來貴陽醫學院成立，亦設有護士學校，由管葆真女士任校長主其事，這是在打仗期間成立的。

四、中國紅十字會 救護總隊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我辭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工作，加入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當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幹事長晏陽初先生極力挽留，我告以個人對農村工作雖有濃厚的興趣，但目前抗戰軍興，國家有難，在這方面恐無機會好好發揮農村衛生工作，由於我學的是護理，甚願站在護士的工作崗位上，盡一份力量。他聽了這話，也就不再勉強，但表示隨時歡迎我回去。

當時在定縣決定和我一同加入紅十字會的還有章斐成，她是江西人，也是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生，比我高一班。畢業後她去英國又學了助產士，所以是護士助產兩科兼修。在定縣工作的時候，她負責婦幼衛生保健，我則擔任護理工作。我們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志同道合，所以說起要加入紅十字會，兩人就一塊去了。

那時，擔任救護總隊部總隊長的是林可勝先生。林先生原籍福建，民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十月十五日生於新加坡，為前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先生的長公子。早歲負笈英國，就讀蘇格蘭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民國九年（一九二〇）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又獲得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博士。同年他回國擔任協和醫學院生理系教授，柳安昌、盧致德都是他的學生。

林先生因為自小在外國長大和受教育，所以中文說寫都不很好，不過英文造詣相當高，遣詞用字都很講究，這

是大家公認的。

另方面，林先生雖然受的是外國教育，但是愛國卻從不在人後。民國十四年上海五卅慘案英國租界警察搶殺學生事件爆發後，林氏即率領協和醫學院學生到大街上遊行，抗議英國警察殘暴行爲。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古北口之役，他曾組織協和學生救護隊，赴戰地提供醫療服務。民國二十二年，他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籌組救護總隊，並兼總隊長。民國二十五年，他又出任華北農業復興會主席，同時擔任中央研究院諮詢委員。

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戰爭開始，林氏當時正在歐洲作爲期一年的休假，聞訊立即兼程返國，辭去協和醫學院教職，參加戰地救護工作。二十七年十二月林先生與衛生署長劉瑞恆先生在漢口號召醫護人員投入戰地救死扶傷的工作，立即響應號召者七百餘人。

響應最爲積極的是林先生的故舊和門生。由於林先生原是協和的教授，協和系統下的醫護人員，幾乎全部投入了軍中醫護工作的行列。他們後來甚至於終身獻身軍中醫護事業。例如盧致德投入後即爲後方勤務部衛生處長。後方勤務部部長是俞飛鵬，（包括衣、食、住、行、軍火、兵器的一切後方勤務業務皆歸其掌管），我們都很佩服這兩位先生。

抗戰時期林先生在國際上名氣已經很大，一聽說他擔

任救護總隊總隊長，外國許多朋友都寄藥品來，其中有內科藥，也有外科藥。章斐成和我去見林先生，他知道我倆是協和畢業生，就要我們把一箱箱的藥品分類，我們因為自己並非專攻藥劑，於是要求他派一名藥劑師、四到六位青年，不管是醫生、護士、或技術人員都可以，加上我們二人，大家一起來把這項工作做好。我們採用的是以英文字母來分類。

C 類代表化學藥品（**Chemical**），下面又分 C_1 、 C_2 、 C_3 、 C_4 、 C_5 ， C_1 代表內科用藥， C_2 為外科用藥， C_3 則是專治傳染病的藥品。所有藥品每箱以不超過六十斤為原則，其用意是每人挑兩箱，不超過一百二十斤。

D 又是另外一種，表示敷料（**Dressing**），包括繃帶、手術巾，被單等，每箱也不得超過六十斤，D 類同樣也分 D_1 、 D_2 、 D_3 、 D_4 、 D_5 ，同時註明 D_1 箱內有多少外傷用的敷料及種類，可供多少人使用。

E 是用具類，為 **Equipment** 之縮寫，包括行外科手術時用的醫療器械，以及醫院中的基本醫療器材，如體溫計等，也分成 E_1 、 E_2 、 E_3 、 E_4 、 E_5 ，都是以六十斤一箱為基本單位，箱的外殼均漆成近泥巴的灰色，作為一種保護色。

貯放時間較久的藥品先請藥劑師鑑定後，再決定是丟

棄或是留用。尤其是內服藥，時間一久，若隨隨便便給病人服用，是會出毛病的。整理完畢，我們還出了兩本小冊子，說明何謂標準材料包，如何做，內容為何，如何分類。同時我們也把關於標準材料包的一些必要常識介紹給同仁。

這項工作做完後，章斐成奉政府命令，回故鄉江西南昌辦護士學校，我則留下來負責督導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護理人員，其中許多是逃避戰禍而加入紅十字會的護理人員。包括護士、護生、及護理佐理人員等。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的人員編制計有九大隊八十四小隊，後擴充至一百二三十小隊，其中分為救護隊、醫療隊、護理隊、X光隊、防疫隊、及環境衛生隊等。醫療隊包括外科手術隊、內科醫療隊（詳見組織表）。每隊人員在十五人到二十人之間，包括技術工作人員，一名事務員及兩名工友兼廚師。其構想是我方無論在人力、裝備上皆與日本比數懸殊，以至戰爭伊始，我方即節節後退，為遏阻敵人機械化部隊乘勝追擊，乃一路拆毀公路，改為稻田，使機械化部隊在爛泥中毫無用武之地。但如此一來，我方人員也只得步行，故將人員編成小型隊伍，以利行動，又計算一人所能承挑的重擔（一百二十斤），便於疏散人員及醫療器材。

至於編組小隊的積極意義則在深入戰地，輔助軍醫救

傷醫療，同時協助戰區防疫保健，增強戰力。

如防疫隊負責戰地預防注射，對抗霍亂、斑疹傷寒、回歸熱等經由蝨子蔓延的傳染病。戰區物力艱難，清潔條件甚差，所以防疫時的另一項工作就是視個別需要，在戰地設立機動滅蝨站，為傷兵洗澡、換衣、理髮等。劉永楦先生主其事，用「土法煉鋼」的方式滅蝨。記得那是冬天，傷兵的棉襖裡藏滿了蝨子，大處尚好處理，縫隙處只好用烙鐵燙，燙畢蝨屍紛落，得用掃把掃，可見數量之多。現在回想起來，仍覺難以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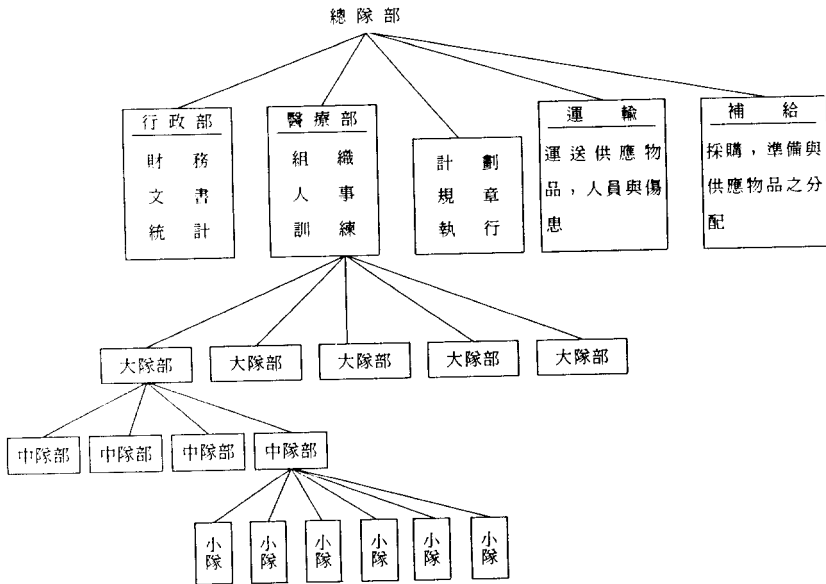
環境衛生隊也負責解決軍醫院、野戰醫院等之廁所及水的問題。

救護隊多半由高中男生組成，配合後方區、兵戰區、野戰區的戰況，隨隊服務。往往敵機轟炸一停止，救護隊員立刻在每隊一、兩位醫生的指導下，展開救護傷兵及受傷的老百姓的工作，用擔架把傷患抬至安全處所，接受治療。

每一隊都有六名護士，但有時護士人員不敷所需，就調遣其他機動小隊，前往支援。

當時許多大、中學生愛國情緒高昂，滿腔熱血，無畏無懼，以參加抗戰、為國效力為無上榮耀，至為感人。做父母的雖然捨不得讓兒女在戰地出生入死，可是也有許多人深明大義不以私害公。我記得總隊部每次徵召隊員前往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
救護總隊組織表



- 一、大隊部設於戰區內，管轄幾個中隊。
- 二、中隊下面有若干種類的小隊，依需要調用。
- 三、一切遷移進退皆依軍事情況而定，隨時注意聯繫聽候命令。
- 四、小隊之種類如左：

1. 救護隊
2. 醫療隊（外科手術隊，內科醫療隊）
3. 護理隊
4. X光（放射線）隊
5. 防疫隊
6. 環境衛生隊（衛生滅蟲站、飲水、廁所及垃圾處理等問題）
- 五、其他大隊之組織情況依此類推

某戰區服務時，自告奮勇的人之中，女孩子特別多。這倒不一定是男孩不想去，而是他們有家累，不能拋下家小不管。戰爭期間，單身者無牽無掛，行動比較容易，與有家室者截然不同。

我至今還記得一個叫暢革新的年輕女學生，為人爽朗豪邁，頗有男子之風。一次，她的隊伍給日本兵沖散了。她一人騎著一匹馬，還帶著兩匹馬，上面滿載敷料，與日本人兜圈子；日本人從這邊來，她就往那邊跑，這樣過了兩天兩夜，才找到原來的隊伍，敷料均安全送到，真是很有本事。

戰時犧牲在所難免，救護隊員也有在救傷時給炸死了的。有的父母非常明理，我們開追悼會他們也來參加，表示在傷心難過之餘，他們也以他們的兒子能為國捐軀感到榮耀。流行性疾病，如斑疹傷寒、回歸熱等，對醫護人員也構成威脅。護士工作時，袖子口都須綁上繃帶，塗抹凡士林油膏。領口亦復如此。防止蝨子爬到自己的身上。但即使如此小心翼翼，還是有感染的時候，因此我們也損失了幾位護士。

這些紅十字會隊伍配合軍醫院推動醫療護理工作。軍醫院本身有組織，也有各科大夫。但是不少醫生或是訓練不夠，或是經驗缺乏，許多工作無法承擔。好的醫生不是沒有，只是為數不多。紅十字會即配合他們的實際作業，

協助處理醫療技術方面的工作。

護理隊的編制，也是每一小隊十五至二十人。其中一位護士為隊長，有事務員一人，工友兼廚師一至二人，餘皆為護士、護生、或護理佐理員。護理隊多配合醫療隊在軍醫院內的重傷、重病區工作。

紅十字會每一個大隊中有兩位護理督導，她們巡迴指導隊中的護理工作，幫忙她們解決問題。

在護理工作的推動方面，一開始即遭遇困難。以被單為例，一千張床有一千條被單，平時難得換洗，有的醫院卻都收起不用，要在上級官長來檢查時才鋪出來。我於是把病人按照病情輕重分開安置，重病區歸紅十字會管，輕病區歸他們管，可是要求他們在物質供應上與我們合作。

當時前河北省昌黎縣內的匯文中學（不是北平的匯文中學）校長徐威廉在學校結束之後，也加入了紅十字會，他的妹妹徐美麗在大隊部擔任護理督導，我們都跟著喊他徐二哥。他對我們的護理工作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解決了傷患的飲水、洗衣、營養、清潔等問題。徐二哥是非常熱心的義工，四處想辦法，最後與青年會的黃仁霖先生發起募捐，組織「傷兵之友社」，任何地方只要有紅十字隊，就有「傷兵之友社分社」，供給我們這四項需要。飲水方面，他們建造了北方燒煤的老虎灶，用風箱煽火，一排火眼，上面可以擱一排水壺，開水燒開後，等涼了即可給

病人喝，解決了以前無水可喝的煩惱。另外又出錢找人替病人洗衣服。營養方面，以往配給的糙米完全不符合病人的營養及實際需要，譬如說許多病人根本不能吃那麼硬的飯，他們需要的是豆腐、豆漿、蛋、稀飯等易於消化又富營養價值的食物。「傷兵之友社」替我們解決了這項問題，我們依照病人及重病傷患所需要的營養，列出單子，每個月由他們撥付營養費，我們自己成立一伙食委員會，負責採買及準備營養餐食，「傷兵之友社」對傷兵醫院提供了許多幫忙，它的性質有點類似現在的「軍人之友社」。

黃仁霖先生也是一位熱心人，幫了我們許多忙。他原來在基督教青年會服務，戰前組織「勵志社」，英文名稱為 *Officer's Morale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OMEA*，在接待外賓，促進國民外交方面，貢獻甚大，當時的蔣委員長對這項工作甚表嘉許。

抗戰勝利後，醫護人員紛從各地回到上海，民國三十五年各地人員到齊。林可勝先生將過去在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下面做過事與成績優良的醫務人員，加上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總所及五個分所的成績優良醫務人員，依其個人志願，或回故鄉另謀工作，或加入本總隊所編之團體，赴美國軍醫院進修見習，瞭解該國之醫務、護理、檢驗、行政各方面的作業情形，為時約一年。參加此項訓練之人員約共有百人左右。見習訓練完畢後回國，依出國時之編組

，分發到五六個軍醫院工作，如上海總醫院、首都（南京）總醫院、武漢總醫院、西安總醫院等。出國時整團走，回來後也是整團到一個指定的醫院工作。但沒有多久大陸就變色了。

五、戰時護理工作 回憶片斷

戰時我們作護理工作，也訓練救護隊員及助理員，後者的訓練期從原來的兩週增加到四個月。在湖南祁陽，我們有一所實習醫院——一六七軍醫院，每天清晨六點左右，我們從住處擺渡過河到對岸的醫院，看見病床已鋪著乾淨的稻草，上面也罩了白布床單，乾乾淨淨，沒有一粒渣子，足見這些青年服務傷患，是多麼盡心盡力。我告訴他們，在他們這個年紀，不能扛槍上戰場，但是只要好好照顧傷患，使他們早日康復，也是報國的一種方式。這些青年非常合作。

我們曾經到廣西遷江兵戰醫院巡查，發現那裡的病人幾乎等於是睡在地上，只是鋪一層稻草而已。院長及准尉看護長告訴我們，每天都要死一百多名病人，死因多為痢疾、傷寒。由於這種病患瀉肚時來不及上茅房（所謂茅房也就是野外園子），許多人就躺在糞便之中，衛生狀況極糟，無怪乎死亡率高得驚人。我一看情況不對，立刻要他們分別輕重病人，重病病人歸紅十字會管。第一步改良病患睡的床鋪，我要人到外面找來磚頭。又當地許多人家已逃難離鄉，我們把空宅的門板拆下，充作床板，上鋪乾淨的稻草。雖然還是沒有床單，這樣至少病人不至直接躺在潮濕的地上。

我們發現患傷寒的病人多以腸穿孔而死亡。一問之下，才知道，病人只要嚷餓，醫院就給他們吃乾飯，我不

禁叫了起來：「這就難怪囉，人都給你們撐死了。」原來傷寒菌是在腸子裡之淋巴腺部分潰爛，第一週病人體溫不高，第二週升高，第三週下降，這時肚子開始餓。但此時只能吃流質食物，而且必須多餐少量，一日六餐如果不可能，至少也要一日四餐。醫院的看護兵及醫院附近的村民餵以乾飯，自然要壞事。我們向他們解釋，不是我們不給病人飯吃，而是他們不能吃，如此才改餵稀飯，一天吃四頓。衛生及飲食獲得改善後，死亡人數立刻下降。

初到廣西，言語不通，黃昏時分，準備起灶煮飯。隊上一個兵河南人，曾經在馮玉祥軍隊裡待過，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顏世訓。我讓他去向本地人買些柴來生火，不一會兒就拿了兩捆柴回來，問他多少錢，他說：「還能要錢？我就拿他們的。」我說不可以，讓人說紅十字會護理隊搶人東西。「去，跟我去！」他扭扭捏捏不肯，覺得丟臉。我告訴他我們是紅十字會隊員，不能讓民衆見了我們就討厭，於是我要他跟在我後頭，告訴我路怎麼走，那家人看見兵又來了，以爲又來搶東西。我叫他們別怕，說我們初來乍到，言語不通，我們的人拿了你們兩捆柴火，你們要的價錢，我們或許付不起，不過我們就只有這麼多錢，請收下吧！這位工友人非常天真、純樸，他還帶著當年馮玉祥要士兵閱讀的許多小冊子。我要他沒事常把那些小冊子拿來翻翻，其中多有訓誡士兵愛護百姓的話，可沒

叫他去搶人家東西。顏世訓來自農村，本性善良，但穿了二尺五，有時就不講理了。

廣西地瘠民貧，一般生活都很艱苦，我曾經看過八歲小孩挑擔子。到處是山洞，有的山洞從一頭走到另一頭，要花一點鐘的時間。不過轟炸時，這些山洞也成了最佳蔽護所，敵機一來，我們就把重病傷患搬進山洞。白天躲警報，醫護工作都是利用夜間進行，從晚上六點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點。天一亮，敵機又來了，我們也就休息。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運輸組，汽車修理隊許多工作人員都是愛國人士或華僑，如胡會林先生是主任，楊成德是資深汽車工程師等，專門負責汽車之調派及機械維修。敵機來襲時，修理隊仍然照常工作，上面敵機盤旋，工作人員就鑽在救護車車底修理，有時甚至徹夜趕修，為的是把車修復，以利人員及物資運送，他們這種以工作為重，以國家為先的熱誠實在令人敬佩。

在前方，每年夏天，我要出去兩個月，巡視戰區醫院紅十字護理隊的工作情形，當時我擔任救護總隊的護理主任。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去湖南衡陽，離黃沙河四十哩的一所兵戰醫院視察。到了附近，找不到路。團長在電話裡問我會不會騎馬，我說會，他說，那好，他放一匹馬來領路。我還擔心那馬萬一認不得路怎麼辦，團長要我放心，不過說萬一馬迷失了方向，只要我順著電線走，就可以到

達他的團部。我當時還帶了一個伙子，替我挑行李。

我騎馬的功夫是在美國學的。民國二二、二三年間，我在美國唸書，許多美國學生利用暑假，赴山區衛生所參加鄉村工作，我也一道去參觀。我過去在國內曾經騎過驢，可是騎馬還是頭一遭。美國馬極其高大，我個兒又小，很不好上。一個名叫 Dorothy 的美國女孩叫我踩在她手上，我乃一躍而上，抱緊馬脖子抓緊韁繩，居然也向前蹬去，兩週之內我學會了騎馬。

團長放來的馬果然識路，沿著電線走，抵達團部，團長在等我吃飯。六道菜都裝在小碟裡，盤盤皆辣，我心中只希望那道湯不辣。誰知湯端上來，也有胡椒粉，原來湖南、貴州人皆嗜辣。

隨後視查病房、環境衛生設備。在營長帶領之下，我參觀了劉永楙先生利用汽油桶，加上水管、蓮蓬頭所做成的淋浴設備，四周圍用竹子，草蓆檔起來，算是屏風，由於皮膚清潔關乎病人身體健康，這項設備也是必須的。

巡視病房時，我發現充當看護兵的儘是一些八、九歲的小孩。陪同參觀的營長稱之為娃娃兵。據他說，由於大人出外打仗，只好要小孩幫忙，做些雜活兒，譬如倒倒水，拿拿東西什麼的。我當即建議把病人分類，重病傷患讓醫官看護。一來小孩夜裡愛睏，無法應付緊急情況，二來小孩畢竟是小孩，見到傷患的模樣，難免心生畏懼，這

樣對他們的發育成長也不好。現在既然不得已要請他們幫忙，我們應該儘量減少他們心中的懼怕。那位團長人很好，聽了我的話，答應試試看。

在醫療護理方面，紅十字會對傷兵醫院幫助甚大，最主要的是提供醫院工作人員一個見習的機會。傷患作戰負傷，心情自然不好，加以缺乏衛生常識，鬧起情緒來，不易安撫。護士去處理情況比較好，主要因為女性工作人員性情溫和，傷患多半為男性，發起脾氣來，護士在一旁不吭聲，病人也就兇不起來。因此，每逢有病人傷癒要歸隊時，院方就會要求紅十字會護理隊多派點人去，原來每到這種時候，總有一些人認為自己還沒全好，怒氣沖沖地要打架鬧事。護士前去好言勸慰一番，稍微能平撫一下他們的情緒。

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是民國二十七年秋在湖南長沙成立的。同年十一月長沙大火，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暨訓練所遷至湖南祁陽椒山坪，不久再遷往桂林，途中有車乘車，無車徒步。整個隊伍總有數百人。

民國二十八年又從桂林遷到貴陽圖雲關。圖雲關地處荒山，交通不便，結果我們在那裡待的時間最久，一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上海，下文還會進一步提到。

初到貴陽，物質情況一般說來非常困難。當時我們離開學校不久，所處的社會比較單純。拿我個人來說，先是

學校，然後是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都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到了貴陽，我們還是傻乎乎的，該說什麼就說什麼，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例如病人蓋的棉被，一天踢來踢去，把棉花都給踢的亂七八糟了，等於蓋兩層布。我於是寫信給徐威廉（徐二哥），請他想辦法。起先他聽說我們要換棉被，嚇了一跳，說：「那得要多少呀！」我告訴他我的意思是把舊被拆開，把舊棉花請人關室重新彈過。每條加入新花一斤半，新舊棉花摻合，縫成新被，數量是一千條。

等所需款項籌齊，我們就買好棉花，準備好一間空房，請工人來彈。

戰時物力普遍匱乏，私心重、愛貪小便宜的人不是沒有。有位官佐拿了自己家裡兩條棉被，要求我們給他彈。我一口回絕，我告訴他：醫院官兵好幾百人，我們若是給你彈了，別人拿來，我們到底是給彈不給彈。何況我們怎麼對「傷兵之友社」交待？當初我們對他們說是為傷兵彈被，沒說替官佐彈，這不是叫我們為難嗎？我說我自己若是有錢，我替你彈，可是我們那時每月薪水三六·六六元，吃飯都成問題，也沒法幫忙。他聽完氣沖沖地走了。

我告訴隊上管帳的小姐當晚把帳本帶回住處。她問怎麼回事，我說：「我得罪人，他一定不肯善罷干休。」果然，第二天早晨去到辦公室一看，門窗玻璃都給砸壞了，

幸好我們事先有警覺，做了點防範工作，沒有大損失。

隨後又發生了一件事，也是驚險萬分。那時我們剛到貴陽沒多久，大家都住在帳篷裡。帳篷沒門，夜裡不能上鎖。龔棣珍女士與我住同一帳篷。孫秀德女士（孫大姐）與另一位梁姓護士住在我們隔壁的帳篷裡。孫大姐是山東人，齊魯大學護士學校畢業。一天夜半時分，我和龔棣珍女士忽聽見有人大聲嚷嚷，聲音像是來自隔壁帳篷。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聽那叫喊聲十分緊急，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放開嗓門幫忙叫。這樣終於把山坡下面的同事們叫來了。他們先到我們的帳篷，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答說：「不知道，隔壁孫大姐她們叫，我們也就幫著叫，快過去看看。」後來發現有人摸黑把帆布割裂，偷去了兩個箱子。大夥立刻往後山追去，沿途發現箱子裡扔出的衣物，結果就是醫院那位官佐心有未甘，伺機報復，我們將此事呈報上級。勝利後那位官佐聽說又因他案坐牢。

在貴陽時，一些金屬醫療用具皆係就地取材，譬如便盆即利用空的不要的五加崙煤油桶斜著剪開成差不多大小的三角形，放在自製的木架上。因為有些病人水腫，怕木架承受不了重量，我們就先請榮獨山大夫試試看，他體重有兩百多磅，坐上去木架不垮，病人應該也沒問題。

沒有鑷子，就用竹筷子，剪短一些，消毒也很方便。

病人睡在床上喝東西，沒吸管，玻璃用品和金屬用品同樣缺乏。大家商量買毛筆，筆管一頭接橡皮管，可以彎，塞入病人口中。另外繃帶也很缺乏，經常一個通知，說有一車四十位傷兵要來換藥，只能停留二十分鐘。於是全體立刻動員，利用自製木架，把捐來的布切成繃帶。學生也幫忙疊紗布。消毒紗布用蒸鍋來不及，就用別人贈送的壓力鍋。藥換好了，把一批傷兵趕緊送走，才鬆一口氣，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後來蓋了茅草屋，屋頂用茅草覆蓋，牆壁則用竹子與泥巴糊成。貴州、四川產桐油，桐油紙既可防雨，桐油乾了之後呈透明狀，又可當玻璃。後來更進步了些，兩層紙中間夾線，再塗桐油，更為經久。不過茅草屋易著火，尤其冬天用火盆取暖，火星迸濺，即可引起火災。山裡取水困難，每回失火，大家忙作一團，全力搶救，開出防火巷，先救傷兵。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別人幫忙抬，總要折騰好一陣子。後來國際上逐漸知道我們的情形，各方捐款贈品源源湧到。美國醫藥援華會的劉孔樂先生及一位王小姐非常幫忙，向旅美愛國華僑募捐。王小姐現已過世，當年她曾經告訴我，華僑們愛國心之熱切，連她也為之深受感動，有人當場就把身上所有的錢掏出來。紐約有位從事古董生意的盧老先生，本身是位藝術家，捐出了自己的所有，真是傾囊以助。許多美國醫生與藥廠也慷慨解

囊。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捐贈的情況愈加熱烈。

民間捐款加上美援，茅屋變成瓦屋，新的實習醫院也建成了，由楊文達先生擔任院長。

美軍因為在當地有兵戰區，所以也與我們密切配合。

由於重病傷患的飲食營養與一般病人不同，我堅持要從醫院的伙食費中撥出一部分給重病室，作為營養費，或是給我們現金，由我們自行採買，或是發給我們糧食，讓我們拿去換豆漿、豆腐、雞蛋等營養食品。我記得提出這項要求之後，美方一位奧特少校反對，說是不必，我問他：「那給我們的重病病人吃什麼呢？」，他說：「我們廚房裡有剩東西。」我聽了這話，簡直氣壞了。國家窮是窮，可是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我對他說：「你讓我們吃你們的 left-over，如果你們今天沒有 left-over，那我們的病人怎麼辦，難道都餓著不成？還有，你們剩下的東西不一定是我們的病人能吃的。」他立即分辯：「不是的呀，周上校，不要把它叫做 left-over。」我反問他：「你讓我們揀你們桌上的殘羹剩菜，不叫 left-over，叫什麼？」他說：「換個字眼吧！」我說：「我不知道有比這更貼切的字眼。」實在氣人。他只好問我該怎麼辦，我說我的意思是讓醫院折錢給我們也好，折糧食給我們也好，由我們自行處理，同時我們會把一切開支列成帳目，他們隨時可以來查。我再三告訴他，如果今天你們

吃的是油炸的牛排，我們的病人能吃嗎？腸胃不吸收，怎麼辦？最後，說來說去，他算是服了，說：「那就不給你們。」不給就不給。所以後來他們糟塌東西糟塌得相當厲害，吃剩的食物大批往溝裡倒。當地一些清苦老百姓等在那裡把東西從溝裡撈起來，洗乾淨煮熟了再吃。我則自始至終堅持傷兵絕對不吃那種東西。病人也是人，也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在他家裡，他就是寶貝，現在在我們這裡生病了，我們就應該好好照顧他，不可以不把他當人看。

那時學生生活苦，糧食不夠吃。醫院分配每位學生一塊地種菜、養豬、養羊，自力更生，補充些營養。民國三十三年，日本攻打獨山，醫院內老弱婦孺由男醫官帶隊疏散到遵義，我們這些單身的在原地留守。走之前，大家殺豬宰羊，大嚼一頓。平時我們都省吃儉用，現在知道敵人快來了，對物資不再吝惜，心想與其留給敵人，不如自己享用，所以我們留守圖雲關的人那幾天裡燒炭火，煮小白菜吃，著實快活了一陣。後來幸運的是，敵人並沒有打過來，去遵義避難的那批人反倒是吃了些苦，一路上風霜雨露，病的病，死的死。柳安昌教授的母親就是在遵義凍死的。他們回來之後，大家相見，不勝唏噓。

在貴陽那段期間，大家同甘共苦，互助合作，可是環境也相當複雜。有人說我是共產黨。政治部主任王洽民先

生曾找我去談過話，他說我不會是，只是愛國。我還記得柳安昌教授那時他正去貴陽醫學院做教務主任。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要我一、兩個禮拜之內不要下山，就待在圖雲關。問他什麼原因，他叫我不要問。過了兩、三週，我去他辦公室，才知道有人說我是共產黨，要派人來暗殺我。我說：「暗殺我？那是糟塌槍子兒，我才不怕。」又問：「現在沒事了？」他回答：「瞧瞧沒影子，大概沒事了。」

又有一次，來了兩個憲兵，要把我們護病學組內一名護士帶走，說是她父母犯了罪。我一聽覺得太沒道理，如果她父母負了債，兒女代為償還，那還有話說。父母犯罪，豈能由兒女抵罪。他們一定要帶人，我說一定要帶，那就帶我好了。可是帶我也沒那麼簡單，我得向我們主任嚴智鐘先生報告一聲。那時林可勝先生已調去昆明，其職務由嚴先生接替。嚴主任說：「要帶人？得拿公文來。」我說：「他們穿了制服。」嚴主任說：「穿制服？誰都可以穿哪，我們怎麼知道他們的制服不是借來的？」那兩人沒公文，只好走了。那以後，我才知道帶人一定要有公文。

一九四五年三月，陳紀彝女士、女青年會總務主任高仁英女士、嶺南大學女生部主任黃女士、和我四個人，應英國援華會（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的邀請，

前往英國，作為期三個月的募捐活動，向中國華僑去捐錢。

我那次出國相當不容易，中國政府遲遲不批准。爲了這件事，我還特地到重慶去找人幫忙，結果還是左調查，右調查，差點把行程給耽誤了。英國大使倒是很爽快，立刻給予赴英國簽證。那時有一批人識見短淺，總以爲若有人肯做事、無所求，准是共產黨無疑。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到了英國之後，經英國援華會安排，我們分赴英國各僑團發表演說，我主要是報告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情形及當前需要。所有募得的款項均由英國援華會代收，交由中國政府轉撥中國紅十字總會。

英倫之行結束後，我又到美國，先後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五大主要城市向華僑團體演說並募捐。華僑們心向祖國，熱誠令人感動。

我離開中國時，曾問過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林可勝先生有那些特別的需要。他提出要二十輛運送傷兵物資的銀色大卡車（Silver truck）。我不但圓滿達成任務，並且募集到現款及復健器材。

我在美國時曾赴美國軍部補給部門，要求以成本價格向他們訂購護士制服，結果他們慨然免費奉送。

彼時大戰已經結束，但運輸仍然相當困難。我決定親

自隨船護送二十輛卡車返華。此乃因為我們曾經吃過這種虧。紅十字會曾向美國訂購三百隻有秒針的廉價錶為替病人數脈搏呼吸用，可是左等右等，始終不見踪影。後來才知道那批貨一直擱在印度加爾各答貨倉裡，錶都生鏽了，尚未運出，我們只好用一分鐘沙漏表代替，替重病病人量脈搏呼吸。

我搭乘的是一艘英國貨輪。從紐約到上海，行程應該是六週，誰知前後走了三個月。原來英國船規矩很嚴，船到一地卸貨，碼頭倉庫清不出來，就不能卸貨，如此一來，整個行程都給耽誤了。原本預定六週的食物自然不夠。而依照規定，這艘船又不得在英國屬地以外的國家買東西，後來變得連飲食都成問題。尤其當船泊馬尼拉港口時，一停就是一個月。

船上工作人員加乘客總共不到一百人。其中五十位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人員，十位中國人。我們閒來無事，就教那些善後救濟總署的人唸中文，說國語。

回到上海，許多朋友同事都以為我乘坐的船早沈了，否則船該六週到上海，走了三個月還不見蹤影。船到上海碼頭是下午五、六點。乘客都已下船離去，我則為了護送那批卡車，必須等有人來接應才能走。當時天色已暗，於是決定仍舊在船上過夜。同船一位美國老太太 Mrs. Brown 得知這種情形，顧念船上工作人員均為男性，怕

我一個人安全發生問題，主動留下來陪伴，情意可感。

第二天一大早，我與救護總隊部有關人員取得聯絡，他們派了一艘船來接應，我把提單交給他們，完成了這項任務。

我民國三十四年三月自英赴美，翌年四月回到中國，出國時還在打仗，回到中國戰爭已經結束了。

六、軍護制度的建立

（一）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民國二十七年，中日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由於戰時醫護人員需求孔急，衛生勤務部乃商請林可勝先生在湖南長沙開辦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招收有志報國的男女青年，施以短期訓練，使其具備戰地救護、疾病預防、簡易治療等護理常識及技術，協助軍中護理工作。訓練所由林可勝先生擔任主任。其主要幹部均由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指導員兼任。柳安昌任教務組長，協和畢業專攻公共衛生的馬家驥任組織組兼公共衛生組長，周壽愷任內科組長，張先林任外科組長，過祖源任環境衛生組長，陳韜任總務組長兼大隊長，我個人擔任護理組長。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初成立時，直屬衛生署。主要是負責訓練衛生署醫防總隊及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各隊所需要的基層工作人員。對象是高中畢業生，經過三個月短期訓練，擔任衛生醫護佐理員。

二十八年二月遷至貴陽圖雲關之後，編制擴大，改屬內政部及軍政部，名稱也改為「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其任務除原來諸項，並負責調訓軍中沒有正式學、資歷的軍醫官員兵，訓練分為甲乙丙丁四個班次。甲班調訓軍中校級軍醫，課程注重軍陣內外科及衛生勤務；乙班

調訓尉級軍醫，課程注重護病學、環境衛生學；丙班調訓衛生軍士，丁班調訓衛生兵，課程注重急救、擔架及衛生勤務。此四種班次，以丙、丁兩班人數最多，有時一來就是五百人，以二百五十人爲十組，也就是二十五人一組，受訓三個月，結業後回到原單位服務。

甲班課程以軍陣外科、軍陣內科、衛生勤務等爲主，乙班則以護病學、環境衛生學等科目爲主，丙丁兩班偏重急救、擔架、及衛生勤務常識的教授。

自二十八年起，爲配合各戰區需要，又相繼在陝西褒城、江西弋陽、四川黔江、湖北均縣、湖南東安，分別成立五個分所，第二分所後遷至福建邵武。

民國二十九年，「衛生人員訓練所」再度改組，成爲「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直屬軍政部，仍由林可勝先生兼任主任，盧致德兼副主任。各組主任仍舊，五個分所主任分別爲第一分所（陝西）陳韜，第二分所（江西）劉經邦，第三分所（湖北）馬家驥，第四分所（四川）彭達謀，第五分所（湖南）林竟成，茲將組織系統表列如下：（見次頁）

民國三十二年，編制再度擴大，改稱「軍政部戰時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召集教育亦改爲專辦甲乙兩個班次，並增設衛勤集中訓練班，調訓所內全體人員，施予四週訓練，使之認識衛生勤務之重要性及重點所在。所主任

仍爲林可勝先生，張先林任副主任兼教育處處長。同年林先生去職，改由嚴智鍾先生代理主任。翌年，盧致德先生繼任主任，柳安昌先生任教務處長。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發展到此，決定成立分期軍醫班和高級護理教育班。同仁一致認爲抗日是長期戰爭，我們應該爲青年日後的前途和出路着想，他們總是要一年年長大，不能老當佐理員。同時，軍中醫護人員只接受短期訓練，素質不可能提高。等戰爭一結束，先前從民間來的人員各自回到工作崗位上，留下來的仍然是一批訓練不足的軍醫軍護人員，和一個徒具虛名的軍醫軍護制度。林可勝先生認爲很有道理，決定給醫護人員施予分期、分科訓練。所謂分科，就是分爲軍醫、護理、衛生勤務三科。軍醫科主任是林紹文，我擔任護理科主任，衛生勤務主任爲徐步安。同時護病學組增聘龔棣珍、孫秀德二人爲高級教官。龔棣珍畢業於北平協和護士學校，孫秀德畢業於山東齊魯護士學校。又因我們身處戰時，招高中生非常之困難，於是決定實施分期教育，其設計是這樣的：招考初中畢業生。將醫科修業年限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先唸兩年書，入醫院實習一年；第二階段亦是同樣情形，第三階段頭兩年唸書，最後一年成爲實習醫生，修業年限一共是九年。高級護理教育方面，根據教育部規定，初中畢業進入護校就讀者，修業期限三年。我的看法是我們護理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組織

軍政部

軍醫署

訓練委員會

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主任、副主任

主任辦公室

第一分所 第二分所 第三分所 第四分所 第五分所

傳染病中心

一、行政

建築

攝影

印刷

能源

供應

秘書

會計

社會

醫學院

實習醫院

屍體運送隊

軍事訓練團

作戰醫學

預防醫學

公共衛生護理

臨床護理

醫學組

生理生物化學系

醫學實驗系

臨床醫學系

物理系

生物化學系

生物形態系

生物物理系

動物房

農牧保健服務

註冊室

圖書館

出版課

電

水

電話服務

新兵入伍隊

大學部學生隊

教導大隊

學生總隊部

醫護及醫療器材供應組

作戰醫學組

衛生工程組

預防醫學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病理生理學系、病理組、細菌組、寄生蟲組

生物組、解剖組、生物發展組

化學組、生化組、變化組

物理組、生理組、護理組、社會科學與人類學組

物理系、生理組、護理組、寄生蟲組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外科實驗組、內科實驗組

外科組、內科組、放射組、物理治療科

科所招的學生，至少得有初中畢業程度，學歷高於初中者我們也歡迎，但不得低於初中畢業。肄業期限訂為四年，此乃因為我們的學生比普通護校學生多了軍事、政治方面的課程訓練。我記得我們在貴陽開了第一、二、三班。

戰時中國軍醫、護理教育之所以能在炮火下綿延滋長，得之於美國職業婦女社（**National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幫助不少，尤以護理教育為多。此一團體將在美國募得的捐款交給中國戰區美軍首席軍醫阿姆斯壯將軍（**General George Armstrong**），這位將軍也是蔣委員長的好朋友，再由他把錢轉交給中國方面。因為有這些援助，護理科才能在貴陽圖雲關建造一幢房子，該項工程是由衛生工程組主任哈佛大學及交通大學畢業的劉永楙先生負責建造。落成之後，大夥羨慕不迭，紛紛說：「你們那兒成了皇宮了。」我回答說：「那敢情好，我們訓練的人都是為國家服務，這也是應該的。」我挺記得貴陽有梅花，我請人出去找了五株粗幹梅樹，一到冬天梅花綻放時節，清香撲鼻，也是另一種享受。

衛生勤務科在徐步安主任的籌劃領導之下，對救護工作作有系統的訓練，俾在發生緊急狀況時，不致亂成一團。在這方面，傷票制度的建立增加了許多便利，當傷兵被送到一個新的地方，醫護人員憑傷票即可初步了解他的情況，迅速採取適當措施。徐步安先生對此貢獻良多。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抗戰勝利已然在望，軍用衛生人員訓練所奉令易名為「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主任仍為盧致德先生，柳安昌繼任教務處處長。

抗戰勝利，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復員上海。戰時徙遷安順的軍醫學校亦在差不多同時回到上海。當時林可勝先生擔任軍醫署署長，軍醫學校教育長則為張健先生。張氏畢業於軍醫學校，早年留學德國，在出任軍醫學校教務長之前，曾任軍醫署署長，對培養軍醫人材，可說是不遺餘力。估計八年抗戰期間，共訓練醫護人員四萬餘人，對救死扶傷，殊有貢獻，軍中的醫護制度基礎亦由之奠定。

（二）國防醫學院合併糾紛

戰爭結束，百廢待舉。為集中人力與物力，大幅整建我國的軍醫制度，乃有將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與軍醫學校合併之議。這件事在當時曾經引起一些風波，各方意見不一，最後終於取得協調，這不能不歸功於當事的兩位先生——張健先生與林可勝先生——顧全大局，捐棄個人成見，以國家為重。

有一種說法是，軍醫學校不願合併，認為陸軍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不是一所正統的軍醫學校。軍醫學校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最早稱為北洋軍醫學堂，頗

以其悠久歷史與傳統爲傲。這當然也難怪他們，畢竟辦一所學校不是件容易的事，遽爾合併，招致反對是很自然的。

在此一糾紛中，支持與反對合併者分成兩派。彼時的參謀總長陳誠先生支持林可勝先生，廣東地區的一批將軍們則支持張健先生，反對林先生。爭執的焦點似乎是在藥科，詳細情形我不太清楚。後來合併之後，牙科的資深教授都沒有過來，自己到外面開業去了。林先生在上海請到黃子濂先生擔任牙醫學系主任，藥學系主任鄭壽未到任，由李承祐代。

我記得有一次陳誠先生來演講，大意是說：「你們誰要打倒林可勝先生，先得打倒我，打不倒我，就打不倒林先生。我們覺得林先生是一個人材，他不但在醫學方面有紮實的根抵、並且非常愛國。在他的號召之下，必能請到優秀的教學人員及工作人員，共同發展軍醫制度。」陳參謀總長贏得最後勝利，兩校終於合併。

關於合併後的組織和名稱，起初林先生主張以「國防醫學中心」命名，他的意思是中心之下可以包括許多學校。但是「中心」是外國名詞，中文裡沒這種用法，最後投票決定改稱「國防醫學院」，由林可勝先生兼院長，張健先生及前衛生人員訓練所主任盧致德先生分別擔任副院長。院址遷至上海江灣，即原市立醫院院址。

國防醫學院於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正式完成移交，但是國防醫學院的校慶仍然沿用原軍醫學校的十一月二十四日，這也是投票決定的。

原來的軍醫學校設有醫科、牙科、藥科，及一護理訓練所，無護理科。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則設有牙科、藥科。國防醫學院成立之後，分成醫、牙、藥、護、衛生工程、衛生勤務、衛生行政、環境衛生八科。醫、牙、藥、護為長期教育，是所謂的正規科，其他有六個月到一年的短期訓練，培養各方面的人材，因應軍中需要。

在護理科方面，衛生人員訓練所成立的前五年招收初中畢業男女青年，施以四年半訓練，其中半年入伍訓練、三年正科教育、一年實習，畢業後分發軍中服務。第五期以後停止招收男生。民國三十六年國防醫學院成立護理學系，招收高中畢業女生，授業年限亦為四年半。高級職業護理班（簡稱高護班）在民國六十二年第二十四期結束後，即由軍方決定停辦。原因之一是彼時民間高護、五專護校激增，護理人材出路有限，同時軍中護士名額亦甚有限，乃決定停辦高級護理職業班，集中全力辦好大學部及研究所的護理教育。又自民國五十一年起，軍方規定，高護畢業生在四年服務期間，可以選擇擔任軍職或約聘，服務年限屆滿，可退可留。

（三）設立大護

民國四十一年底，美國護理教育專家胡智敏女士（Ms. Gertrude E. Hodgman）來台講學，對台灣護理教育作了一番評估，認為應積極提昇護理學校招生程度，辦理大專程度的護校，授予學位。她的建議曾提交教育部，供當局參考。

差不多在這同時，國防醫學院也向教育部爭取提高大護水準，授予學士學位。爲了這件事，我特別去見當時的國防部長俞大維先生。我指出，我們必須考慮高護的師資問題，高護總得有人教，即使赴國外進修，也得從大學部唸起，因爲從學制的眼光來看，我們這只是高職護理教育，與其求助於國外，不如我們自己着手培育人材。俞部長非常開明，認為我說的有道理，於是安排由他先與教育部聯絡，而後盧致德院長和我去見教育部高信次長，取得教育部的諒解，他們這才接納這個案子。隨即成立一委員會，來國防醫學院連續調查三天，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諸如師資、設備等。調查結果，以本院師資陣容堅強，設備完善，同時各科系教程內容均符合醫科大學部所定標準。於是自民國四十三年起，國防醫學院大學教育各科畢業生均授予學士學位，護理科授護理學士、醫科授醫學士、牙

科授牙醫學士、藥科授藥理學士，後改授藥學士。至此護理教育獲得與其他各科平行發展的機會。

台灣的教育日漸提高，研究的風氣日盛。民國六十七年我們進一步籌劃設立護理研究所碩士班。翌年初奉部核准，同年開始招生，護理教育更上層樓。

國防醫學院是中國第一所授予護理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的學校。當年北平協和護理科雖與燕京、金陵等五所大學訂有合作計劃，授予學位。但此一學位非由協和發給，而是學生在完成兩校協商訂出的課程標準之後，由普通大學授予。協和不授學位的主要原因是它的重點不在基礎科學上。從民國七年到十四年，協和曾經辦過三年制的醫預科，後來鑒於在紐約中國醫學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的扶持之下，幾所中國大學及教會辦的大學在基礎科學上已有長足進步，醫預科乃改由一般大學辦理，協和只辦正科教育，唯雙方有一合作關係。

在碩士學位方面，國防醫學院也拔了頭籌，好像比台灣大學護理研究所早一兩年。我們為此都很感驕傲。我的看法是光有學士、碩士課程教育不足為奇，必須在實質內容方面不斷加強，往前衝刺，使學生不但能學到她們要學的東西，也能把所學的應用到社會上去，否則學了不能用，對國家社會又有什麼好處呢？可喜的是，現在國防醫

學院護理學系的師生都能意識到這一點，很注重研究。師資不夠，寧願從國外聘請學者專家來教，到目前仍是如此。

（四）制度的建立

在台灣從事護理教育三十多年，最令人欣慰的是一套系統化的軍護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有計劃地培植軍護人材，使這套制度得以有效運作；如果沒有這套制度，吃虧的是病人。早先，護理人員最高的編制就是准尉看護長，一般軍人准尉可升少尉、中尉、上尉，護理人員到准尉就到頂了，這實在是很不合理的。再如抗戰時期訓練了許多看護兵，他們至多和學徒一樣地幫忙換藥，並無學理基礎。譬如他們替病人拆石膏，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許他們以為石膏拿掉後患部已經痊癒，可是情況很可能並非如此。然而他們因為訓練不夠，無法判斷，這又怎麼能怪他們呢！

提高護理人員官階，並非想做官。可是任何制度至少得提供一條出路，讓年輕人有向上推進的希望，沒有理由讓一個十五、六歲就進來的青年幹上一輩子的准尉，我們必須給他一個適當的環境，使他能夠體會職業的尊嚴，承擔職業的責任與限制，激發他的榮譽感。

在設計高護課程時，我們安排的是四年，比同級民間高職護校修業年限多了一年，原因是國防醫學院護生必須接受相關軍事訓練。當年提出來時就有人反對，認為國家因此得多負擔一年的經費。可是我告訴他們，這是沒辦法的事，課程有一定標準，我們必須考慮學生的吸收能力，不能填鴨子似的硬把東西塞到她們腦子裡。經過一番討論，他們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

同時我們積極爭取高護畢業護生授少尉軍階。早年非軍職醫護人員都稱「同少尉」、「同中尉」等等，表示沒有軍階。後來將「同」字取消，我認為這才比較合理。不只是護理人員，軍方一些通信人員、工程人員、電氣人員本身都具備有很好的資歷，職稱上也都加一個「同」字。這些人平時與軍職人員一樣遵守軍方規定，到享受權利時，卻受到「同」的限制，這不公平。爭取很久，軍方終於決定取消「同」字號職稱，一視同仁。

目前軍中大護最高只可晉升至上校。爲了這件事，我曾經努力爭取，國防醫學院有五個教務主任，牙、醫、藥、護、衛生勤務，除了護理以外的四個教務主任都是少將編階，唯獨護理主任最高只能到上校。論學歷，論資歷，我都不輸給其他四科主任，只因是護理學科，只因是女子，就有此差別待遇，理由何在？我爲此每年上報告力爭，他們勸我乾脆退役算了，我不答應，總要問個道理出

來。我告訴院長，一切責任我負，上級如果怪罪，就說是我堅持要送。有一年，總司令在報告上批了四個字：「毋庸再議」。我第二年仍舊照例上呈。民國四十七年，我升少將的消息傳出，朱季玉將軍特來恭喜我。我說：「你還來給我道賀！」他笑著說：「因為你是總統特任少將」。我說：「那是很大的榮譽了。」

事實上，這件事幫忙最大的是國防部俞大維部長。他在會議上告訴大家：一個女子把她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貢獻給國家，我們應當給她公平的待遇。他並且要新聞記者替周女士宣傳宣傳。

我這人的個性又和別人不同，我不太喜歡宣傳，我只是盡我的本份，做我應當做的事，無須別人替我宣傳，我也不需要這種宣傳。我學的是護理，照顧那些上戰場、為國家貢獻生命的病人，只是職責的一部分，並不是特別值得提出來宣揚的事。

命令一下來，我告訴母親：「待會兒或許會有新聞記者來，我又不會說話，還是出去吧！」我也沒在辦公室。到晚上，我決定去看場電影，心想這樣就不會有人找到我。誰知電影看了一半，有人打外找字幕，因為那時時常有人找我，我不疑有他，就出去了，不想竟是記者，結果那家報紙搶到了獨家新聞。

這點點滴滴制度上的改進，當時推動起來遭遇重重阻

礙。本來在任何一地建立制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軍方尤其困難，所幸國家主事者開明，我們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七、國防醫學院遷台

（一）來台之初

民國三十八年春，神州不保，陳誠將軍（時任參謀總長）指定安達號輪船，負責將國防醫學院師生眷屬、教學器材、裝備等物資運送來台。第一批二月十二日抵台，第二批三月十二日抵台，第三批五月四日抵台。

初到台灣時，大家生活都很艱苦，住的是帳篷，一個帳篷裡可能住好幾家人。學生均被安置在大禮堂裡睡三層床鋪，沒有飯廳，大夥就蹲在廊下吃飯。林院長請得美援活動房屋材料，建築活動房屋十八幢，其中一層者六幢，二層者十二幢，作為教室、辦公室、醫務室、單身宿舍、眷屬宿舍，以及教學醫院，派上大用場。

（二）自助人助

那時大家生活都過得相當苦，伙食根本談不上營養。我挺記得我那班學生當時正值發育時期，家在大陸，沒法匯錢來，完全靠政府供養，政府同時要養那麼多人，實在也很困難。後來美國醫藥援華會（**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瞭解這種情形，在書籍、醫療器材之外，對學生生活也提供幫助，包括飲食、營養，同

時爲維持職業尊嚴，我們也要求他們供應學生的實習制服。平時著軍服，自然由國家供給。

美國醫藥援華會是由美國友人在抗戰時期組成，發動捐助經費和物資，對中國提供援助。抗戰期間，該會援助中國的醫藥器材，多達六千多萬美元。

政府遷台後，該會執行長由劉孔樂先生擔任。劉先生廣東台山人，熱愛祖國。繼林可勝先生之後接掌國防醫學院院務的盧致德先生與劉氏關係非常之好，乃請其繼續提供援助，每年資助金額達數十萬美元，使我們能夠度過那段艱苦的歲月。

同時，中國醫學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 Inc.，在紐約）也多方協助我們發展國防醫學院，除了在董事會上爭取經費供我們添置儀器、設備、圖書之外，並代爲爭取獎學金，讓我們的學生能有赴美進修的機會，對於培養師資人材，有很大幫助。

「美國醫藥援華會」現已改名爲「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

「中國醫學理事會」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洛克菲勒基金會改組之後的產物，其目的是管理洛氏基金會撥給協和醫學院的基金。民國十七年，洛氏基金會撥給該組織一千兩百萬美元的基金，協和醫學院的預算就來自以這

筆錢從事投資的收入，每年是六百萬美元。但因這筆錢與協和醫學院的預算尚有一段差距，所以在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一年這段時期，洛氏基金會對協和醫學院的預算另有貼補。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洛氏基金會撥給「中國醫學理事會」最後一筆為數一千萬美元的基金，使「中國醫學理事會」得自洛氏基金會的資助達到二千二百萬美元。這筆最後的捐款也象徵洛氏基金會與協和醫學院關係的告一段落。一九五一年韓戰爆發，中國醫學理事會與中共統治下的北平協和醫學院乃終止了一切財務上的往來。

「中國醫學理事會」轉而支持台灣、韓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等地的醫學教育。

大陸淪陷後，這個組織裡許多位理事都曾經擔任過協和醫學院的教授，中國人佔很大比例，在國防醫學院遷台發展初期，他們曾經給了我們許多幫助。盧致德院長離開後（民國六十四年離職擔任榮民總醫院院長，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十一日病逝。），雙方來往才逐漸減少。

（三）一些觀念上的溝通

民國三十八年國防醫學院遷台之初，即以第五總醫院（後來的八〇一總醫院、現在的三軍總醫院）為基礎，修

理房舍，補充器材，發展成教學醫院。當時的第五總醫院在小南門，由吳國興院長負責，軍方並將軍醫署衛材總庫亦設於國防醫學院之校園內以保安全。國防醫學院同時亦洽請台北市立醫院為實習醫院。夏德貞校長（護士學校校長）及護理部主任王素雲女士都是從前協和的同事，一口答應，要我們把學生送去實習。於是從高護四期開始，我們的學生就由教官帶隊，前往台北市立醫院實習，那裡的督導都非常幫忙。

當時的軍醫院分佈在全省五大城市，以數字編碼。計有台北的八〇一醫院、高雄的八〇二醫院、台中的八〇三醫院、台南的八〇四醫院及花蓮的八〇五醫院。這五所醫院原來均係總醫院的編制，意思是陸海空三軍官兵皆可利用。後來海、空兩軍分別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軍醫院系統，空軍在台北創辦空軍總醫院，在全省各空軍基地亦設有規模較小的基地醫院。海軍總醫院設在左營，另外在基隆、澎湖有兩處基地醫院。軍方醫院就這樣一點點地發展起來，在這方面，軍醫署署長陳立楷將軍貢獻相當大。陳先生沈默寡言，吃苦耐勞，奠定軍醫制度的良好基礎。

高護四期是第一班在台灣畢業的護理科學生，只有兩名男生，其餘均為女生。至於第一、二期畢業生到台灣來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且是從上海偷渡來的，如李嫦明、劉俊，鄒玉華三位女士等。原來共產黨佔領上海之後，即

禁止技術人員離開，一、二期大部分學生因此都沒能趕得及出來。

初到台灣時，各軍醫院都不大願意用女護士，主要牽涉到一些觀念上的差異。記得那時美軍顧問團已駐進台灣，為安排學生實習事，我先與軍醫署接洽，拿到學生實習醫院的名單、地址，然後偕同美軍顧問團護理顧問，前往各醫院，實地瞭解情況，如醫院的設備，畢業生的住處等等。

巡查完畢，我的感想是，在某些方面，這些軍醫院是在盡力而為，可是他們的觀念不同，因此導致一些作法上的偏差。就拿安排護士住的問題來說，他們也不知道拿這批上了二十歲的女護士怎麼辦，就打算讓她們和男生一般，睡在桌子上。我連忙說不可以，起碼也得給她們一個小房間，放些鋪板什麼的，再怎麼說，這些學生也是受過專業技術訓練，來替病人服務的，不能像帶兵似的隨意一放。如果還在打仗，那我們沒話說，就是地上也得睡，可是現在已經不打仗了。我問他們：「請問你們是睡床上呢，還是睡桌子上？」我當時也很氣。他們連忙說去想辦法。我告訴他們，我還會再來，如果安排不妥善，我們就不派學生來，理由很簡單，因為你們這地方不能接受女護士前來工作實習。

又如廁所問題，他們沒有女廁所。當然這也難怪，因

爲他們原本沒有女職員。可是沒有女廁所對女護士實在太不方便了。那時候還沒有抽水馬桶，都是蹲坑，上面用蘆葦遮一遮。我告訴他們，男女共用一廁，日本人也許不在乎，我們中國人可是不成。負責人回答說：「那我派個兵在門口站一站好了。」我反問他：「一個兵能在廁所門口守二十四小時？若是輪流站，你派得出那麼多人來嗎？況且，年紀大點的人或許無所謂，你要二十上下的小女孩向一個兵說：『我現在要上廁所，你來給我看看門』，可是說不出口唉。」諸如此類的事還真不少。有時候，他們說話很不受聽。我的脾氣也不怎麼好，就直率地問：「院長，你有女兒沒有，你家裡有沒有姪女？你願不願意別人對待你女兒、姪女是如此的？這些人也都是好人家的女兒，家裡也有父母，只因不願受共產黨的控制，所以跟著學校來到台灣。我們應當好好培植她們才是，更何況她們剛來已不大習慣，應當給她們一個稍稍過得去的環境，讓她們慢慢習慣，安心工作。你這樣苦待她們，簡直比從前的丫頭還不如，這表示你們沒有能力接受女職員。」一番話說得他們啞口無言。我也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關於這裡的情形，我會據實向上報告，既不加油添醋，也不刻意隱諱。回來後，我寫了份書面報告給軍醫署署長，建議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暫不派女學生去實習，俟情況有所改善，再作安排，一切請署長裁奪。

當然我們不是批評軍醫，他們一方面是打仗打慣了，再方面從來沒有接受過女職員，並且平日發號施令慣了，說起話來也是命令的口吻。但凡事總要合理，住處與盥洗設備一定要男女分開，要顧及個人隱私及尊嚴。後來美援蓋房子時，我特別請美軍護理顧問注意藍圖上有沒有護士宿舍及女用盥洗設備。

三十多年前，物資情況普遍困難，當然也不容易。不過，這種觀念上的差距不只發生在軍醫院，民間醫院也不少。記得那時我訪問過許多本地醫院，發現醫院一概不供應被褥，病人得從自己家裡帶來，醫院只給一張木板床。同樣的，醫院也不負責病人的營養及飲食，所有食品概由病人自理，就是台大醫院也不例外。我們去參觀時，發現許多病床的床腳上繫著活生生的雞或鴨，周遭地上散著屎糞。問是怎麼回事，原來待會兒就要捉去殺了給病人進補。一間病房如果有四十張床，那起碼就有二十隻雞、鴨，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自備活雞活鴨，還得家裡有這能力，才買得起。此外，病房裡也沒有護士，只有一個阿巴桑（女工友），那位老太太在病房頭上有一個小房間，二十四小時上班，沒有休息，病人有事就叫她，當然都得給錢，錢給得多，服務或許會好一點。這些地方，我們都覺得有點不妥，因為你們這位阿巴桑什麼時候睡覺、吃飯呢？醫院方面的人回答說：找空。可是人畢竟是人，

不是機器，即使機器也得上油啊！可是當時台灣光復不久，還殘存著一些殖民地時期的錯誤觀念及做法。

此外，我們也發現到許多醫院的病床頂多只住滿三分之一。除非是外科、產科一些非住院不可的情況，否則病人多半住在自己家裡。病人若是不治死了，家屬還得去向醫生道謝，意思是醫生已經盡了力，絕對不能說醫院錯了或醫生診斷不當，告狀更不用說了。醫院收容病人，已是莫大的恩惠，豈能再有意見。這種種情形，我們聽起來都很陌生，可是那時候的台灣醫院的確是如此。

再從護理的角度來說，根本無所謂護理，因為幾乎所有的護理工作都由病人家屬承擔，如身體清潔、食品營養。醫生只是到時候來看看就算了。

由此可以想見，四、五十年前日本對於殖民地人民之護理也是相當落後，把醫生看得很重。勝利之初，北平道濟醫院畢業的一位護士周瀝霜被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派到東北遼寧擔任醫療救護工作。據她說，醫生在前頭看病，後頭一串人跟著，有拿手巾的，有端水盆的，有拎衣服，這批人都不是為病人服務，而是替那位醫生服務。譬如醫生要洗手，那端水盆的就趕緊上前。我說難道那盆不能攔著，一定得端著！總之，那時的情況確實如此。

抗戰勝利復員，我們回到上海接收日本軍醫院，發現

醫院護士都不知跑到那裡去了。一問之下，說是洗衣服去了。洗誰的衣服？洗病人的衣服。我吃了一驚：護士替病人洗衣服？我於是把負責人找了來，請他考慮安排普通士兵洗衣服，護士得調回病房，照顧病人。誰知他聽了也大吃一驚：「啊！難道你們的護士不洗衣服？」我告訴他：「我們的護士只護理病人。」「是啊！是病人的衣服呀！」我只得再三告訴他：「護士們所學的是如何照顧病人，不是來醫院替病人洗衣服的。」那時日本戰敗，日軍及僑民正等候分批遣送回國，我們和他們有過一段短時間的接觸，所以對他們醫院裡的情形略有一些了解。

另一件給我深刻印象的是上海日本軍醫院的病房就像兵營，都是上下兩層的通鋪。一條通鋪住四十個病人，對護理工作非常不便，護士得爬到鋪板上去護理病人。此外，碰到傳染病，更是傷腦筋，因為傳染病有時不只一種，不同的病人若是得了不同的傳染病，蔓延起來可不得了。於是我立刻要他們拆幾個通鋪病房，用鋪板或鐵床隔成個別鋪位，上鋪都得拆掉，那些能夠自己爬起走路的病人仍舊暫時住通鋪。不過沒多久，日本這套就完全淘汰了。戰後日本各方面改變都很大，主要是麥克阿瑟將軍治理日本的結果，許多觀念作法上都和戰前不同，護理事業也不例外。但在剛來台灣的時候，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經過日本五十年殖民地式統治，台灣的護理事業幾乎是一片

荒原。

公共衛生方面，來台之初，幾乎沒有工作人員下鄉推動，後來陸續成立衛生院、衛生所、衛生室，訓練衛生人員，這方面顏春輝處長貢獻很大。

民國六十八年，國防醫學院開辦公共衛生系，取代原來的衛生勤務科，提高醫學勤務水準。七十學年度起設立二年制衛生勤務專科。

八、記林可勝先生

一九四九年六月間，林可勝先生先後辭去軍醫署署長及國防醫學院院長職務，離開台灣，應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之聘，擔任臨床科學的客座研究教授（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of Clinical Science）。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二年間，他出長美國內華達州奧瑪哈地方克雷頓大學醫學院（Creigh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生理與藥學系。隨即於一九五二年加入美印地安納州的邁爾斯藥廠（Miles Laboratories, Inc.），統籌生理與藥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九六二年成為該廠醫學研究部門主任。

林先生走的時候，我還在美國進修（一九四九年八月才回國），不過我知道那時大家辦了一個自助餐會替林先生餞別。雖然戰前戰後他替國家籌募到為數眾多的捐款及藥品器材，單只在救護總隊任內（一九三八～四四）六年間，捐款即達六千六百萬美元。但他本人卻是兩袖清風，以至離台前，夫婦兩人旅費都成問題。沒辦法只好賣東西，連襪子都拿出來賣，那是別人送給他的新襪，其經濟拮据可見一斑。

林先生赴美後，中間曾經回台灣兩次，探討榮總與美國合作研究計劃的可能性，希望能幫得上忙。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八日，他在美國印地安納州逝世，享年七十三歲。

林先生離開台灣的原因不只一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是他中文不好，不但中國文字看不懂，國語也說不清楚，中文只會寫他的名字「林可勝」三個字。在台灣主持行政工作，有許多會議要開，他自己非常清楚，「別人總不能因為我的緣故，都說英文啊！我的中文能力又不能百分之百的了解別人的意思。」語言的確是一個困難。

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如果留在台灣，他所能貢獻的研究工作很有限，這裡的設備與人員當時還不能配合，他又不能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做研究。這話說得也對，那時我們剛到台灣來，經濟物資各方面都很困難，連吃飯都成問題，那有許多經費供做研究之用。

林先生結過兩次婚，第一任太太瑪格麗特是位英國人，民國二十五年去世，育有一子 James 和一女 Effie。民國三十五年他在上海娶張菁英小姐為妻。撤退來台時，女兒已經出閣，兒子還在美國唸書，所以他對家庭還是有經濟責任。

民國十三年，林先生自國外回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彼時他憑著高深的學養及專業知識方面所做的一些突破，已在國際生理學界有一席之地，贏得普遍的敬重。抗戰軍興，林先生愛國不後人，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籌組救護總隊，他自己擔任總隊長，對協助戰區增強兵力有長足貢獻。翌年他又應衛生勤務部之委任，在湖南長沙籌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將長江下游撤退到漢口

的醫護人員編組起來，投入戰區醫護訓練工作。他在這兩方面的貢獻對於抗戰八年戰區傷患救護、防疫保健、及戰時醫護人員養成，均有莫大助益。

而上述工作之得以順利推展實有賴林氏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之衛生器材、藥品與經費，得之於國外熱心人士之捐贈。美國醫藥界人士並組織美國醫藥援華會，提供各種必須的醫藥設備。林氏每年一次或兩次攜帶救護總隊的工作成果，飛往美國，進行募捐，各方反應都很熱烈。許多醫學器材藥品廠之贈送源源不絕而來。在貴陽圖雲關時，救護總隊部倉庫內海外捐贈藥品堆積如山，單只奎寧丸一項，即以噸位計。救護總隊部對這捐款和贈品都列有清單，以便分配管理，林先生本人分毫不取。可是外面的人不一定這麼想，許多人看了眼紅，以為這裡面一定有很大的甜頭。

那時候響應林先生號召、為林先生愛國熱誠所感動、或景慕林先生學養而來參加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的人甚多。尤其難得的是，他們本身多俱備非常好的學經歷，不少人是從國內外著名大學相關科目畢業，協和醫學院及護士學校畢業的學生即佔相當大的比例。其中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負責衛生工程的過祖源是美國北卡羅林州大學畢業，劉永楙先生是哈佛大學畢業，外科的屠開元是同濟醫學院畢業後留學德國，生物學方面的

林紹文是康乃爾大學畢業。至於協和畢業的計有訓練所主任盧致德、楊文達、內科周壽愷、公共衛生馬家驥、容啓榮、外科張先林、汪凱熙、生理柳安昌、檢驗林飛卿、護理則有龔棣珍、及我本人。此外並有來自國外的華僑人士參與救護總隊部醫護訓練工作，對戰時軍醫軍護水準的提高，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另一方面，願意幫助林先生的人雖然多，其中份子也相當複雜。當時來華參加救護工作的還有一些年輕的外國醫生，有羅馬尼亞人，有英國人、有波蘭人，也有從印度來的。後來我們知道他們和共產黨有關係，可是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們會是共產黨，因為他們都是志願來中國幫助抗日的。

國軍方面防共人員則對所有來訪的外國人都拍照存檔，後來當這些外國醫生的真實身份披露出來，他們提出一大本證據，指控林先生與共產黨勾結。我們聽說爲了這件事，當局不讓他留在貴陽，他乃辭去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總隊長及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兩處職務，遠赴昆明，擔任遠征軍軍醫總視察。

據說林先生抵達昆明後，當時軍統兼任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所長的戴笠先生曾經與他談過話，表示支持他。戴笠爲林先生的事出了很大力氣，他說林先生不是共產黨，是確實愛國，這樣林先生才得保全性命。否則在那個兵荒

馬亂的時代，人的生命輕賤得很，死個把人不足為奇，不像現在，定罪之前得三審四審的。我覺得林先生個人很無辜，他心中所想的只是我們國家需要錢、藥品、器材、人才等幫助，外國人有能夠協助我們度過困境的，一概來者不拒，所以才會出這種災難。

林先生為人慷慨大方。與他相處久了，你會覺得他真是打心底裡愛這個國家，想為這個國家做點事情，貢獻點力量，而他確做了許多。在一般人眼裡，遠征軍總視察只是一個閒差，不能好好發揮所長，但是，由林先生做起來，卻為遠征軍軍醫作業注入一股新的生命。他先在昆明成立第六訓練所，負責訓練遠征軍軍醫，徵調協和畢業的楊文達、汪凱熙、及交通大學畢業的戴根法、李新民等衛生工程師前去服務，業務蒸蒸日上。不久第六訓練所即擴大成為遠征軍衛生中心。他的成就贏得許多英美人士的敬重與推崇。當遠征軍抵達印度時，印度總督為了歡迎他，郊迎四十里，足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彼時他已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民國三十七年，林先生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並曾主持過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

另外，在一些小事上，林先生也毫不造作地表現出他的愛心。記得在圖雲關時，每年冬天，我們都有一個捐寒衣的活動。有一年，我自告奮勇地向林先生募捐，我拿著

捐款簿去到他辦公室。他問：「幹嘛捐錢？」我說：「冬天到了，許多人沒寒衣，我們捐些錢替他們添置棉衣。」他聽了，就把支票簿交給我。我連忙說：「你沒填數目，光支票本給我有什麼用處呢？」他卻叫我寫，隨我寫多少是多少，他負責簽名。我想他實在也沒什麼錢，就寫了三百元。他接過去一看，那幾個字他是認識的，在三百下面又加了一個圈，變成三千。我問他那有那許多錢？他說：「有，有，有，你別管，別人要穿棉衣嘛！」他於是在支票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所以說，他是一個很慷慨的人，其無我之精神，人飢己飢，人寒己寒，對於幫助別人，從不吝嗇。

別人知道他喜歡抽香煙，偶爾會給他寄些香煙、雪茄、和食品之類的東西。一次，他收到兩個木箱。我們的消息也很靈通，趕緊打電話給他，要他先別忙著開，吃完晚飯我們會去幫他打開。他笑著說：「好，好，不開，等你們來。」他也明白怎麼回事。打開木箱之後，我們就和他搶，有我們用得著的東西就先拿。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他也拿我們沒辦法，只在一旁說：「好，好，拿了快走。」我們也真的拿了就走。那時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大家相處非常和睦，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那個人如果得了一包外國煙，他絕對不能一人獨享，早就有人四處張揚：「某某有一包煙。」一包煙二十支，大夥都去了，

一人抽一支。要是別的東西，大家也一塊兒享用。

回到林先生爲何赴美的問題上。語言、文字、經濟都是他考慮的因素。另外，他當然也考慮過從前政府中有人誤會他，他留下來能伸展自己的抱負嗎？而他的年齡又一天天老大，覺得需要做一些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工作。在這方面，台灣當時物力艱難，無法提供理想的研究環境，他覺得他應該趁自己體力還沒有衰退前，回到自己的老本行——生理學，作最後的衝刺，回味一下當年在實驗室中的愉快與樂趣。他已爲國家民族盡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附錄一：定縣鄉村公共 衛生護士實施 方法

周 美 玉

民國十八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將華北實驗區設於定縣，平教會中的衛生工作，也自那年起始。最初因工作性質是介紹時期；所以多重宣傳及簡易治療，並與會中學校或教育部聯繫，因之實驗平民學校中之健康教育一項，也是由衛生部擔任。工作人員則有一兩位醫師，和一兩位護士，到第二年秋季才開始招收護士生，錄取初中畢業及師範畢業男女生而給以正式護士的訓練，直到今年是六易寒暑。因工作的擴充人員就增加了——醫師十一位，公共衛生護士九位，醫院臨床護士七位，助產士一位，其他工作職員二十位——工作性質自最初的介紹宣傳時期到實驗，訓練推廣。目前有些工作是在推廣，但有的工作仍於經驗中找問題，尋找切實的答案。

公共衛生的工作，是一種社會事業。凡是一種社會事業之成功，必須有幾種成功要素：

一、是合乎時代之需要，有了這種需要，還要有成法，有組織：

談到方法和組織方面，就深深覺得有與同時代的事業連鎖起來的必要，因為彼此互助，一同向前進行，始能達到目的，若只是單獨一種工作向前猛進，其他的事業仍然落後，這猛進的事業，也許不能有持久性，因它是要受同時代其他事業的影響。衛生工作自難例外！

二、要有適當的工具：

公共衛生護士就是辦衛生事業的一種重要的工具，差不多任何一個公共衛生機關以設計，行政大綱爲經線，公共衛生則是它的緯線。公共衛生護士可以說走遍了各工作，穿插連鎖各方面，更是使這種專門的知識普遍化，進入大眾的生活中，與社會其他的事業打成一片。

定縣衛生工作是一個整個的，我們算它爲保健制度，它的組織方面的分配是村、區、縣，這樣就把預防醫學，及治療醫學合併一處，教育當然是這兩項工作之命脈、靈魂，是絕對不可少的。

護士亦是整個保健制度下之一個工作者，因爲工作地點的關係不同，所以我簡稱「地段工作護士」，及「醫院工作護士」。現只將「地段護士」的工作略舉其綱要於後。

前面既然談到保健制度工作的組織是村、區、縣；地段護士便以區爲他的出發點，在組織上說，是以保健所爲中心。

一、地域上之範圍：

凡是附近十二里的村子皆可算在範圍之內，每人所管理村子的數目是十村至十五村之間，一切工作以學校或村內有組織團體爲核心，學校是十二至十五校，學額爲一千五百上下。學校的學額若是多，學生數目可增至兩千左右。

二、工作範圍：

1. 學校衛生

甲、體格檢查：

凡地段護士必於保健院（保健制度最高機關）訓練相當時期，使之純熟體格檢查上的技術，同時規定檢查缺點的標準。檢查的項目，只限於農村中能夠糾正的幾種缺點，以經濟上及設備上不發生困難問題為原則。即包括身高、體重、眼、耳、牙、扁桃腺、皮膚及普通營養等。

若體內器官有顯著的病理變化，即轉保健所醫師再行詳查。

檢查時教員及班長都助理各項工作如稱重、量高、記錄及維持秩序。有時亦請家長參與，目的是要引起家長對於子女健康之興趣並合作。

對於所查出之缺點，每三月再複查一次。

乙、缺點糾正：

由學校購買「學校適用藥箱」，價值一元，內有矯正缺點藥品，由護士指導教員施用的技術。每日由教員負責執行。亦有校內教員年邁，視力不佳者，多選派校內較大學生做治療工作，藥品及敷料用費每年清算一次，由學校擔負。

丙、環境衛生：

(一) 建築：

酌量改造，例如將廁所挖深加蓋，廁所與井至少要有五丈距離。及水井築井臺，加井蓋等。

(二) 設備：

(1)飲水：校內備有開水壺或盛水缸供給學生充分的開水飲用。

(2)消毒：凡不能準備開水的學校，每日用漂白粉將生水消毒，以免去患腸胃傳染病的一種機會。

(3)茶杯：學生各自備杯一雙，用自己的茶杯飲水。

(4)臉盆：因環境關係，鄉間用水比較困難，故多數學生是於校內洗臉。最好學生各自備盆使用，以防互傳眼病及皮膚病。盆的質料，泥、瓦、磁、鐵不等。本地小學生多用瓦盆，因價值便宜，每盆僅值銅元數枚。盆存於校內。

(5)痰盂：爲了經濟的緣故，設備方面，力求節省、適用。因此購買缸瓦小盆做痰盂，連同所加痰盂蓋共值一角二分。這樣學校方面或有能力購買。

(三) 佈置：注意課室內空氣、光線，及潔整。

丁、健康教育：

(一) 授課：

每週教員授衛生課一小時，教材由衛生部幫同選擇。護士每週按時到校，與學生作半小時之衛生談話，談話的材料注重有系統並能實施。

(二) 稱重：

每月定期量重，以刺激兒童對於體格增長之興趣，並促使實行衛生習慣。

戊、衛生活動：

(一) 組織衛生隊：

用隊的組織，實行清晨的清潔檢查，及校內清潔、掃除的工作，並每週開衛生例會一次，糾正同學間不衛生的習慣，而鼓勵進步實行者。

(二) 預防接種：

種痘

傷寒注射（十歲以上之兒童受此項注射）

霍亂注射

(三) 普遍預防傳染病工作：

根據現在科學所認為確有把握的四種預防

傳染病的注射或接種，而向普遍的民衆身上實施：

- (1)種痘防天花
- (2)白喉類毒素注射
- (3)霍亂預防針
- (4)傷寒疫苗注射

利用學童作核心，而以達到全社會爲目的。預防工作是由學童方面引領他們的弟妹及鄰居的幼童（皆爲學齡前兒童）來受白喉預防注射。

他們的長輩，以十歲以上的兒童或成人來受霍亂及傷寒的注射。我們純然用兒童做導引線，作宣傳的工具來滅絕這種傳染病，然而以學校作爲工作的中心地點。

2. 大眾的健康教育：

凡是村中有組織的團體給他們一種有系統而又能實施的衛生常識。至於村中保健員有問題的時候，護士一樣要幫助他解決，例如對於病者的解說，及保健員技術上的指導等等。

3. 婦嬰衛生工作：

如某區的護士係女性，而區內又有婦嬰的問題，在可能範圍內，護士要盡力相助，例如：本村的助產員或產婆有什麼困難，護士當輔助指導（每護士都有助產訓練，每人皆曾接生二十次以上）。

最後談談鄉村護士的生活，作這篇的結束。

在鄉間的生活，和城市相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物質方面的供給是很簡陋。精神方面的調劑也是單調。我們唯一的安慰，就是要看我們的工作一天一天的發展，能解除一部分人的切身病苦，更要為我們的未來的國家主人翁——兒童們——立一個比較堅固的基礎。使他們有健康的體格，煥發的精神，一個人好不算好，大家好才算好的團結起來，為國家世界謀求福利！

我們每天在自行車上跑了幾十里路來以後，看看滿身滿臉的塵土，精神方面確實有些倦怠，想調劑調劑精神與身體的疲乏，又苦於這已顯出敗落現象的農村裡面不容易找到適當設備，因此精神上常是悵然，然而想到我們自己的使命，我們中國農村這樣廣大，工作人員這樣稀少，工作擺在前面，我們不做更待何人！？我們目前還年輕力壯，正應當努力奮發。要設法在一片荒原上開墾，使它成為快樂的家園，要做黑暗中的一線曙光！

同時回憶到在美國坎特開省時（Frontier Nursing Service of Kentucky Mountains, U.S.A.），看人家鄉村護士工作的精神，實在感佩。她們每日騎在馬背上跑五六十里的長途，遇山則爬山，見水則涉水，及至工作回來，兩條腿時常濕淋淋的。還要有一種常識眼力辨別毒蛇，以避免危險。我們農村雖然荒苦，卻沒有山水毒蛇種種阻

礙，小路雖然不平，但是能夠騎車。他們的國家諸事多上軌道，尚有人肯如此努力，我們現時是在什麼時期？還想整天過驕子的生活？兩相比較，能不慚愧！

想到這裡，精神又振作起來。我們一點一滴的血汗，雖然現時是落在荒土上，但是相信日後是會開燦爛之花的。一個護士工作的力量雖小，然而在我們整個國家設計下的貢獻確有重要的價值和地位。鄉村工作的同志們！我們要於經驗中找問題，有了問題要研究解決。看清自己的目標，努力前進！

（原載：公共衛生月刊，1936年）

附錄二：近五十年來幾 位軍醫先進

陳 韜

一、前 言

筆者生於西曆一九〇〇年，即前清光緒末年，歲次庚子，正我國家多事之秋，因籍隸漢軍旗，故小學得入原籍遼寧省遼陽縣，滿族所辦八旗學堂初等小學班，二兄陳廉時已就讀該校高等小學班，體操教員商震，以同盟會黨員潛入該學堂，因隨二兄被吸收為黨員，負責通風報信工作，因而自幼植有愛國行動潛力。及長畢業於遼寧醫學院後，深痛日軍傷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我東北，乃北走黑龍江海拉爾，參加蘇炳文、馬占山二將軍所聯合之東北抗日救國軍，就任總司令部軍醫處處長職務，數度會戰，終於失敗，由滿洲里退入蘇聯境內，依國際法繳械後，全軍經由西伯利亞鐵路北轉進駐多木斯克城，嗣經中央一年交涉，部隊兩師退入新疆，眷屬由海參崴轉北平，高級將領廿餘人經歐洲返國，筆者躬逢其盛，更得母校之支助，於歐洲觀察德、英、法、意等國醫學教育及公共衛生設施後而返國，由上海轉南京再返北平與家屬會合。留北平閒散無以維生時，乃以東北流亡醫生身份，自我函介北平市第一衛生事務所，蒙所長方頤積先生之同情，准以見習公共衛生到所服務，第一衛生事務所乃協和醫學院衛生科與北平市第一行政區合辦之公共衛生實

驗區，亦係當時國內公共衛生策源地。半年後，方局長承袁良市長徵聘創設北平市衛生局，筆者承方局長調任衛生局第四科衛生教育股股長。越半年，升第四科科長。不久秦德純接任北平市長，方局長去南京，就第一陸軍醫院院長，筆者亦因調任軍官學校軍醫處科長，旋又調任軍醫訓練班教育長，由此機緣，得先後認識劉瑞恒署長、盧致德先生、張建先生、林可勝先生、周美玉女士、陳立楷先生，亦因此筆者由民二十年起先後服役軍醫達四十年之久，屈指算來，目前在臺軍醫先進，在南京時代參與軍醫內部參謀作業，了解一切內部實情者，自嚴智鍾、方頤積、盧致德，先後逝世後，恐只有筆者一人矣。前盧致德先生病中休養時，曾多次面囑撰述軍醫史，以作來日參考，因茲事體大，筆者年事已高，難於勝任，遂於情性拖延中而未果。今筆者年已八十有二歲矣，內心亦深感對過去身臨各項軍醫掌故，實有記述責任，雖無力撰述全史，當亦可寫出幾項重要綱目，留作日後參考，故將近五十年來值得記述軍醫重大政策、計劃之有關軍醫前途成敗者，以幾位不平凡軍醫先進簡述方式，寫述出來，筆者秉賦愚直，事事束於是非，不善於圓通，故記述亦黑白分明，了無會意與假借，所寫出者，都是身臨目睹，而無耳聞之實事實說的實話。

退役軍醫陳韜謹誌

二、倡導公醫、革新軍醫之劉瑞恒先生

我軍醫制度，創始於清末小站練兵時期，惟當年限於軍醫人才，過份稀少，故雖具有軍醫之制度，並無軍醫之實質，此一時期可稱為我國有軍醫之制度，而無人為之軍醫時代。迨至民國開國後，軍閥勢張，部隊成為軍閥割據主力，軍醫亦隨成為各部隊長私人之夾帶，雖具有軍醫組織，卻無組織力量，此一時期，可稱為我國有軍醫組織，有人為，而無組織作為時代。此二時代雖有人為與無人為之不同，軍醫均無聞於社會，即在軍事上，部隊中，亦罕被重視，此二時代，可統稱為我軍醫黑暗時代。

北伐告成，軍政統一，衛生署署長劉瑞恒先生，以軍事委員會軍醫監理設計委員會主持人身分，奉令兼任軍醫署署長，以其過去曾任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學人之潛力，兼以所轄衛生署、衛生實驗院、中央醫院之既有人力、物力，得以磅礴氣魄，恢宏計劃，期於十年內，奠定軍醫基礎，二十年內，使軍醫建設，邁入正常現象。

第一計劃：改組軍醫學校，增設備、擴教材、羅致一流師資，明令以中央醫院，兼為教學醫院，以外科權威中央醫院院長沈克非，兼教育長並以部份各科醫師兼任各科系教官，使教學與臨床合一，廢棄講義教學制，採用隨堂

聽課筆記教學制，續聘協和醫學院畢業留英皇家軍醫學校歸來之盧致德，繼任教育長，湘雅畢業劉經邦、李振翩，分任內科及細菌科主任，協和畢業李士偉、柳安昌、潘作新，分任婦產科、生理科、眼科主任，留美普渡大學生物碩士萬昕任生物化學主任，燕京畢業孟廷芳任解剖教官，積極充實師資與教材，用以培植軍醫幹部，現任榮民總醫院院長鄒濟勳先生，主任秘書夏紹堯先生，曾任軍醫署署長、留美攻熱帶病學戴榮鈴先生，均係此階段畢業者。

第二計劃：設軍醫訓練班於南京，以具有圖書館之雅譚留日本早稻田大學醫科，軍醫署第三處處長嚴智鍾，兼班主任，以瀋陽小河沿遼寧醫學院畢業陳韜任教育長，聘遼寧醫學院畢業留英愛丁堡專攻外科張查理、協和醫學院畢業外科倪穎源、遼寧醫學院畢業內科教授尹覺民，分任內外科教官，編有軍醫手冊，召集各部隊中上級軍醫，予以黨政、衛勤、軍醫規範短期訓練，用以樹立軍醫組織作業程序，並貫輸組織紀律與精神，前軍醫署長陳立楷先生曾經此項訓練者。

第三計劃：分期選送軍醫留學英美進修衛生勤務，各科臨床及觀摩國際軍醫業務與行政，造就軍醫行政、臨床高級幹部，曾任軍醫署長、國防醫學院院長、榮民總醫院院長、協和畢業之盧致德；曾任第一陸軍醫院院長、湘雅畢業之李穆生；曾任空軍總司令部軍醫處處長多年、軍醫

學校畢業之李旭初，即係第一期遴選出國者。

第四計劃：會同教育部、軍政部，衛生署委託教導總隊附設全國醫藥學生集中訓練大隊，由教導總隊指派大隊長、隊長、軍事教官擔任軍事訓練，由軍醫署、衛生署聯合指派軍醫教官，以陳韜兼任教育長，擔任軍醫訓練，召集全國公私立醫學院校醫科五年級、藥科三年級學生集中訓練，作為對外大戰時軍醫幹部之儲備，計民二十五年二十六六年共訓練一千六百餘人，此批受訓同學，抗戰時期，參加戰區工作，為數不少，現來臺灣省尚有曾任軍醫署長、軍醫局長、協和畢業之楊文達先生，服務國防醫學院及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協和畢業之文忠傑先生，內科主任、湘雅畢業之丁農先生，胸腔外科主任之盧光舜先生（已去世），及公保聯合門診中心主任、同濟醫科畢業錢家驥先生等。

第五計劃：創立設備齊備第一第二陸軍醫院於南京與南昌，以協和畢業專攻公共衛生曾任北平市衛生局局長、才能俱備之方頤積先生及潘驥先生分任院長，籌劃擴建各軍區醫療中心，似此種種成就，形成蓬勃有為氣象，成為我軍醫史上劃時代之時代。

不過凡事每逢顯著成就階段，必易遭致野心家之妬忌與企圖，政治如此，事業亦如此，劉氏難於例外，當其公衛生與軍醫雙重事業集於一身，倡導公醫與革新軍醫，

齊頭猛進時期，亦正九二博士身兼九職，部份朝野人士，圍攻之際。劉氏以學人習性，本無所圖，不久卻爲無聊人事所困擾，認爲不可爲也，即不爲，因而毅然辭去軍醫職務，九二博士能爲九二博士在此，我軍醫遂於突飛中，遭遇突擊，阻碍我軍醫之進步甚大，撫今思昔，殊堪痛惜，劉氏之偉大，對於軍醫之貢獻，令人無限追思。

三、樹立新軍醫以校爲家之張建先生

繼任軍醫署長乃廣東軍醫學校校長張建先生，張氏畢業於軍醫學校，留學德國，性嚴謹，忠職守，出身於軍醫學校，更熱愛軍醫，念念以樹立新軍醫爲己志，到職後曾以此爲自律，亦以此遭受老同學老同事之誤解，民三十年，軍醫學校四十週年校慶時，筆者陪同林可勝先生，由貴陽去安順趨賀，見其校門外，高豎牌樓，標示「新軍醫者來」（時張氏任教育長），足證其已有之意向，張氏任軍醫署長職僅數月，即逢抗戰軍興，因辭去署長，專責軍醫學校，培植軍醫幹部業務。八年抗戰，倍嚐艱辛：輾轉遷校於貴州安順，以校爲家，八年如一日，在人力、物力、財力困難中，竟能將本校擴大爲大學部與專科部，並籌設附屬醫院與數個研究所，更於西安、昆明二地增設兩個分校，由滕書同，景凌灞二位先生分任主任，滕、景二

位先生均係軍醫學校畢業，景氏曾留日慶應大學，爲人好學強記，更喜研孔孟之學，勝利後任首都陸海空軍總醫院院長，滕氏曾留學德國，爲人勤奮樸實，耿介剛正，乃一高風亮節之士，勝利後竟以窮以病以死，遺屬無依，其結局可悲，而其爲人實可敬。二氏乃軍醫學校行政實幹苦幹中人，其他教授如李振翩、萬昕，同濟畢業留德攻外科之于少卿，協和畢業攻內科之楊濟時，均係一時之秀，所培植之軍醫學府，於抗戰戡亂，以及退至臺灣後，貢獻國家至偉至大，張建先生對我軍醫之成就，在軍醫史上，實應有讚譽之記錄。（張氏曾於本刊二二三及二二四期爲文悼念「軍醫長才于少卿博士，兼述抗戰時期軍醫教育」一文中，敘述甚詳，請參閱。）

四、領導戰時救護享譽國際生理學界

之林可勝先生

抗戰軍興，軍政應變，劉瑞恒先生再以戰時急需，被徵出長衛生勤務部，將衛生署、軍醫署納入同一組織內，統一指揮，用收人力、物力合一運用之效，統一指揮乃應戰時緊急權宜措施，待緊急難關衝過，即恢復建制，衛勤部亦隨之撤銷。衛勤部爲期雖短，但對於抗戰初期醫藥、護理以及醫事有關人才之吸收，所發生之作用甚大，蓋抗

戰初興，人心振奮，國內外醫、藥、護理愛國志士，熱情沸騰，磨拳擦掌等待號召，衛勤部適時成立，而主持人正是以才能氣魄見稱者劉瑞恒先生，因此前來登記聽候指派工作者，何止千百人，正以此得以解決當時所組成各後方醫院及各戰區醫療機構緊急工作人員之供應，內中一人更成為我軍醫史上另一位傑出人才，此即生理學家林可勝先生，林氏原籍福建，乃前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先生之長子，生於新加坡，就學於英國，乃國際生理學權威，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聞名於歐美，抗戰開始前任職於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理系主任，為人富於思想，博學多藝，其能力之強、精力之旺，責任心之重，非常人也，久居海外，愛國情切，九一八後古北口之役，林氏曾組織協和學生救護隊，率隊親赴戰地服務，有人才，有裝備，有訓練，有作業系統，有工作熱誠更有業務之實效，曾於教學時屢舉以告學生云，世界各國第一流醫生均為軍醫，服務軍中，我國豈可獨異，因而為中外人士所敬重。

七七事變後，林氏潛出北平，急趨南京會晤劉部長瑞恒，經漏夜之研商，乃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籌組救護總隊部，兼任總隊長，規模龐大，計劃恢宏，總隊部轄九大隊八十四隊，內分救護隊、醫療隊（包括外科手術隊，內科醫療隊），護理隊、X光隊、防疫隊、及衛生工程隊，每隊設備齊全，技術工作人員十五至二十人，以深

入戰地，輔助軍醫救傷醫療爲人手，而以協助發展戰區防疫保健增強兵力爲主題，此一工作目標，其政策之正確偉大，與忠國無私，於林氏六年卸任後，由繼任者所更訂政策顯而益彰。因更訂者竟將救護總隊巨款，在大醫院與醫護人員集中之後方首都所在地重慶，建立豪華紅十字會總醫院一座，並將醫療隊重點，移置於各大都市，服務於空防救護業務，此等措施，外在雖易於表現紅會工作成績，但無形中，實削弱我忠勇將士及時之救傷醫療防疫保健之機會，其對於維持前方軍力損失之大，實非數字所能計者，政策得失，攸關國家命脈，足資殷鑑。

救護總隊部所有醫、藥、護理以及醫事人員，均係徵召國內外素質較高，同奔國難愛國忠義之士，待遇極微，僅足維持單人生活，惟服務熱情，氣貫山河，其才能之優，績效之大，精神之振奮，行動之可欣，成爲風尚，風之所向，足使軍民對我衛生人員增高莫大信仰，此一風氣之鼓勵，對我軍醫日後發展潛力，加強甚大，林氏思想之純正，行爲之務實，能爲中外學術界所推崇者亦由於此，此乃林氏參加抗戰，對我軍醫人力輔助，士氣振奮，貢獻之一。

救護總隊之衛生藥品器材與經費，端賴國內外平民與忠義之士支援與捐助，其中以美國平民爲最多，並由美國醫藥界人士，組織美國醫藥援華會，籌劃醫藥裝備，熱誠

支援，此類捐贈隨工作成果與表現日有所增，林氏每年必一次或二次攜帶救護總隊工作成果、圖表、影片、照片飛往美國，作廣泛之報導，總計林氏六年任內，捐款達六千六百萬美元，此一數字，今日視之，或不為奇，當抗戰時期，實乃一龐大數字，當年政府向美國貸款，一次亦不過一千五百萬美元耳，故此一捐贈，對我國家戰時醫藥衛生輔助甚大，內中藥品器材，於救護總隊部駐地貴陽圖雲關，堆集如山，只奎寧丸一項，竟以噸位計，分送各師軍醫處使用，據報有走私、流入市場者，建議停發，林氏認為不可，並稱犯法者，總隊部無法制止，但奎寧丸雖走私流入市場，究在吾國境內，其遏止瘧疾效果之力量仍在，八年抗戰，吾國前後方瘧疾未釀成災，此一觀念有以致之。林氏之思想與胸懷，由此可見一斑，此乃林氏參加抗戰，對我軍醫物力輔助又一貢獻。

上海軍事轉進，南京失守，京滬兩地醫護人員至漢口者達千人之眾，群起聲請參加戰地工作，衛勤部委託林可勝先生籌設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於長沙。分批予以戰時醫護防疫訓練，並就地編組防疫大隊分駐各戰區，執行防疫工作，直隸於衛生署，訓練所由林可勝任主任，陳韜為大隊長兼總務組主任，其他主幹，均由救護總隊部指導員調兼，計組織組主任由協和畢業攻公共衛生馬家驥兼任，護理學組主任由協和護理系畢業攻公共衛生周美玉兼任，內

科組由協和畢業攻內科周壽愷兼任，外科組主任由協和畢業攻外科張先林兼任，衛生工程組由美國北卡州大學畢業專攻衛生工程過祖源兼任，師資整齊，均係一時才俊，有實習場，有示範室，教學認真，紀律嚴明，精神團結，士氣如虹，在在都是興旺形象，此一形象形成日後圖雲關精神。

抗戰日深，傷患益增，後方醫院亦日形擁擠，設備既簡陋，人力更不足，中外人士，頗有煩言，委員長蔣公於使團方面，得悉林氏成就，因手令兼事軍醫訓練，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因而增加軍醫班，並更名為內政部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不久長沙大火，轉遷湖南祁陽，再遷桂林，終遷貴陽荒山中之圖雲關，隨亦應軍事需要，更名為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專訓軍醫官兵，計有看護士兵班，軍醫尉級班，軍醫高級班及軍醫分期教育班，因為教學人員日增，外科組增聘同濟畢業留德骨科屠開元，協和畢業汪凱熙為高級教官；內科組增聘遼寧醫學院畢業湘雅醫學院內科主任吳執中兼內科教官；放射科聘請救護總隊醫務股長協和畢業攻 X 光及物理學科榮獨山兼任主任，錢家騏及顧菊珍為教官；預防醫學科聘請協和公共衛生科容啓榮、香港大學公共衛生科施正信分任主任及高級教官；護理組增聘協和護理系龔棣珍、齊魯護理系孫秀德分任高級教官；衛生工程組改聘哈佛及交通大學

畢業衛生工程師劉永楙及倪世槐分任主任及高級教官；生理組聘協和畢業攻生理者柳安昌任主任，生物學組聘康乃爾畢業林紹文、協和進修之梁序穆、許織雲與滬江之王申望爲主任及各級教官，化學組聘協和李冠華爲主任，檢驗組聘華西之陳文貴及協和之林飛卿爲主任及高級教官；衛生勤務組聘徐步安爲主任，馬安權爲高級教官；所有師資人才乃日趨嚴整，爲國內醫藥界所重視，爲便於戰區軍醫訓練起見，乃於陝西褒城設第一分所，由嚴智鍾先生任主任，二年後因車傷，調陳韜繼任，另於浙江上饒設第二分所，由湘雅畢業劉經邦任主任，繼於貴州黔江、湖北老河口、湖南東安分設四、三、五分所，由協和畢業彭達謀、馬家驥、同濟畢業林竟成分任主任。每分所均有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之大隊部駐在，師資與設備均可交互協助，故各分所醫護教官十分健全，以第一分所爲例：外科、內科、骨科、眼科則由協和畢業之萬福恩、湯澤光、袁印光、潘作新分任主任，而遼寧醫學院畢業外科孫大光、馬志千、支永振爲高級教官，內科孫文政、楊楓爲內科高級教官，齊魯畢業秦佩文爲傳染病高級教官、謝景奎爲內科教官，護理部主任以曾任協和醫院護士李秉芳擔任，清華畢業曾任北平衛生局第四科科長衛生工程師王樹芳爲衛生工程組組長，工程師陳貽謀爲教官，有關教學人員，各分所相似，例如四分所外科范樂成，內科朱文思，均係協和畢

業，學術有造詣者，所以摘要敘述其姓氏學歷，實因此批人士，抗戰期間，激於愛國熱情，及響應林可勝氏之號召，不問待遇，不計處境，盡忠職守，熱心服務，均成為我國軍醫日後教學與臨床領導人士，對我軍醫自有其莫大貢獻，而我軍醫醫療臨床之成就，為軍民所讚譽，聲譽日隆，亦賴此批人士真才實學得所由來，故知其詳不得不述其實，以啟來日之追思。訓練所教學內容，除四年分期教育班次，按正規醫專分期施教外，其他各班次，均以各科規程（Standing Order）為依據，已完成之規程計有內科規程、外科規程、護理規程、環境衛生規程，所有規程，係經由各科專家十餘人，針對戰時及戰地士兵與傷患所常需，受訓學員所能負荷者，細心研討，列舉必要之診視或規定及處理程序與方法，寫成後再經各科增刪，譯成英文，經林氏親自審核後，再譯成中文付印，前後用時一年，此項規程編訂，萬分謹慎，一切應乎事實，適合短期訓練者接受，其績效甚高，不愧為專家智慧之大成，例如發高燒者 1.禁即服退燒劑，2.取血片，3.送附近醫療隊檢驗，4.送滅蝨站沐浴滅蝨，5.聽候醫療隊醫師指示處理。戰時因體蝨傳染之斑疹傷寒，及回歸熱死亡率與傳染率均甚低者，乃實效之一。戰時部隊之飲水消毒、深淺坑廁所、爪哇氏廁所、滅蝨淋浴站、十字焚火爐、磚砌焚火爐，成為傳播術語，部隊中流行實施，使傳染病得獲相當

控制，亦應歸功於環境衛生規程教導之效，抗戰時期，部隊激增，各醫療單位，亦隨日增，軍醫學校畢業同學，以及其他醫學院校參加軍醫工作者，與實際需要數量相差甚遠，大部份醫療衛生工作，仍賴短期訓練之軍醫充任之，故訓練所連同分所五所共訓練將近兩萬人，泰半服務於前方、深入各部隊，具有圖雲關旺盛服務精神，再配合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各醫務隊技術支援，形成一種新生力量，而林氏又以救護總隊長及訓練所主任，雙重職責與地位，每月必以大部份時間巡視各戰區，親自督導，就地解決問題，跋涉於深山叢林與前方無路區中，不辭勞苦，不畏艱險，備受部隊長尊敬而更獲得多方之支助，此乃林氏參加抗戰，對我軍醫戰地醫務，實地貢獻最顯著者。

林氏在上述三項貢獻時，正其聲望與成就升高，而救護總隊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駐在地荒山上之圖雲關，在二山中之坡地，均已陸續建築成群，有救護總隊隊本部，有訓練所，有辦公室，有教室，有示範場，有陸軍醫院（實習醫院），有衛材庫，有汽車修理廠、救護車二千餘輛，有義肢工廠，有自用之電臺，規模龐大，竟驚動敵機數度來襲，而組織、物質與經費，更吸引了野心人之企圖，林氏遂不得不因謗，在萬人榮懷心情中，辭去紅十字總會總幹事及親自創造之救護總隊，即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亦委託嚴智鍾先生代理，而林氏遂遠去昆明，就任遠

征軍軍醫總視察，林氏雖退出其所手創之救護總隊部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兩處龐大事業，但其愛國家之熱情及貢獻國家之雄心，並未稍減，軍醫總視察，在一般衡量，本是一時休閒安置，無力量足以發揮作為，林氏則不然，以其最高智慧與耐力，又構成一新局面，使遠征軍之軍醫，成為深山叢林中忠勇將士健康之保障，防蚊防瘡之先驅。林氏首先推薦協和醫學院畢業少壯有為薛蔭奎醫師，任遠征軍軍醫處處長，並成立第六訓練所於昆明，組訓遠征軍軍醫作業，貫輸服務精神，並徵調協和畢業楊文達，外科汪凱熙、李慶傑、交通大學戴根法及李新民衛生工程師前往贊助，不久即成為遠征軍衛生中心，為遠征軍軍醫帶來一股新氣象，中外將領無不稱讚。而林氏之科學、哲學、醫學根基純厚，其思想、其見地、其氣質，更為英美人士所推崇，賢者多助，故林總視察，在遠征軍內聲望日隆，遠征軍抵達印度時，印度總督郊迎四十里，所迎接者非其他人士，乃軍醫總視察也，總視察何許人，乃國際生理學權威英國皇家科學院士林可勝博士也，聯軍之推崇，導致國內之重視，任總視察未及一年，即被蔣委員長調升為軍醫署長，主掌全國軍醫事宜。

林氏以一介僑民，激於愛國熱忱，赤手組織龐大救護總隊，號召眾多國內外醫護人士，捐入大量經費與衛材，參加戰地輔助軍方救護艱巨工作，繼而組訓戰時衛生人

員，加強戰時軍醫力量，再由參加遠征軍出長軍醫事宜，由其經歷，由其貢獻，由其聲望，軍政雙方暨最高統帥，均予重視與支助，而前救護總隊工作人員大部響應林氏之號召，其中有海外華僑從事義務服務，林氏去後，因政策之改變，該隊效忠國家人士，多返回僑居地，原屬於國內之人士，亦有部份星散於民間，林氏就任署長後消息傳出，大部又歸來，而我軍醫平添一批學術精湛、服務熱情來自海外及民間之醫護人員，此批人士，竟成為我軍醫教學及各總醫院各科主持人員，使我軍醫學術水準日增，聲譽日升，而社會地位亦日高，為政必須得人，由林氏足以證之。

軍醫人力，逐漸增強，而醫藥衛生器材，由林氏策劃，亦得美方大力支援，戰時軍醫業務日有改進，林氏初步計劃，以加強戰區醫療中心為首務，以醫療中心為戰區軍醫訓練、醫療作業、衛材供應總樞紐，先於各戰區訓練分所所在地分別設立總醫院，由分所人力支助，使人力、物力得以相互為用，重慶首都所在地，由盧致德署長任內，已設立重慶總醫院外，另於貴陽訓練總所所在地，成立貴陽總醫院，由協和畢業楊文達任院長，繼而於漢中城固第一分所所在地成立第三個總醫院，名漢中總醫院，由一分所主任陳韜兼任院長，原擬繼續成立其他戰區總醫院，因勝利而中止，改由戡亂需要以剿匪總司令部或行轅

駐在地，繼續成立，計有中央南京首都總醫院，籌劃成立時，院長由二分所主任劉經邦擔任，嗣由軍醫學校二分校主任景凌灝接任，東北區瀋陽設瀋陽總醫院，由一分所主任兼漢中總醫院院長陳韜調任，西北區西安調漢中總醫院改稱西安總醫院，由副院長遼寧醫學院畢業剛時升任，華北區設北平總醫院，由二分所主任劉經邦調任，重慶總醫院改由原任一分所骨科主任協和畢業袁印光擔任，貴陽總醫院改由原任救護總隊部總務股長浙江醫專畢業張祖棻調任，上海總醫院由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王士成出任，青島總醫院由浙江醫專畢業王維調任，廣州總醫院由留德張勇斌調任，臺灣臺北總醫院調五分所副主任同濟大學醫科畢業吳國興升任，華中區於徐州設徐州總醫院。總醫院中，瀋陽總醫院原址係日本關東軍一級陸軍醫院，規模頗大，建築宏偉，有自用之發電所與水廠，日用煤炭，夏季每日三十噸，冬季每日五十噸，病床一五〇〇張，設備齊全，接收後仍保完整，堪稱一流醫院，由陳韜任院長，因陳氏係遼寧醫學院畢業，因得遼寧醫學院人力、物力之支助甚大，而東北醫科院校較多，醫師人數多於內地，久被日人壓迫，愛國心切，軍醫待遇雖低，但應徵者，均以服務軍醫為榮，計瀋陽總醫院醫師百餘人，護士三百餘人（另佐護若干人），除遼寧醫學院畢業占半數外，其餘亦均係其他院校畢業、具有臨床經驗者，故瀋陽總醫院奉命擴大編

制，多增加一組人事（總醫院係二組編制），但醫護人士，並無缺欠之慮，足見東北雖淪陷已久，人心嚮往國家之熱情，並未稍減，令人感奮。總醫院中醫護人事情形最差者，為徐州總醫院，其各科主任竟有五技術科由陸軍軍官擔任者，經查報，明令糾正後，始改由醫師接充。

復員建國時期，各方迫切需要專才，醫護人員亦為社會爭取之一，林氏熟思慎慮，決心於建國整軍中大力整建軍醫，整建之計，仍以人才為先，人才之來源，有賴自我培育，培育之道，勢必先由教育作起，林氏乃以移山填海氣魄，破除萬般阻碍，深得最高當局了解與支持，終將軍醫學校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合併，成為國防醫學中心，嗣以中心為學校名稱，在國內尚不習慣，因改為國防醫學院，為使此一重大責任，及時奠定基礎，並為啓發國內外醫藥人士重視，而吸收人力物力支助，林氏不辭艱辛，親兼院長，由前軍醫學校教育長張建、前衛訓所主任盧致德分任副院長，遷校於上海市中心，與上海總醫院併駐於江灣，在林氏竭精盡瘁情勢下，師資設施日臻完善，於是國防醫學院乃邁進(一)軍醫各類門之教學；(二)衛生器材藥品庫存與供應；(三)裝備器材檢驗與修理；(四)傷患之醫療與復建等四項總中心方向發展，所謂醫、牙、藥、護、衛生工程、衛生勤務、衛生行政八類僅屬中心任務之一教學之構想，故此一軍醫中心制度，遂使我軍醫邁進入第二個劃時

代之階段，在此一時期，雖經戡亂軍事動盪，國防醫學院仍蒙政府重視，得整體遷臺，處境雖艱苦，而教學政策未變，由此一脈猶存，使我軍醫方有今日登峰造極之光輝，惟華路藍縷，有待強者耕耘，林氏心勞力竭，去國休養並恢復生理學之研究，以度晚年，繼任者盧致德先生。

五、華路藍縷重建國防醫學之盧致德先生

盧氏自民二十一年由劉瑞恒先生徵召參加軍醫工作後，曾留英皇家軍醫學校，歷任軍委會軍醫監理設計委員會專門委員、軍官學校軍醫處長、軍醫學校教育長、軍委會南昌行營軍醫處處長、後方勤務部衛生處長、軍政部軍醫署長、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主任，其學識與歷練，在在足以繼大任而發揚之。

國防醫學院於破瓦殘垣、群情落寞時際，盧氏以(一)穩人心，振士氣；(二)整校園，修院舍；(三)募資金，擴建築；(四)培師資，儲專才四個步驟，歷時三十年，卒賴堅貞卓越之意志，同仁協力之真誠，終將國防醫學院建立成為第一流水準之軍醫學府，所培植之醫、牙、藥、護、行政、檢驗各科人才，非僅充實三軍部隊、醫院、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並分別服務於民衆，深為社會人士所信賴，而退除役官兵之榮民總醫院、亦賴有國防醫學院各科主

任、教授之主持及部份軍醫軍職外調協助，方得使其成為東南亞第一流醫院，臺灣光復後，醫藥進步，國防醫學院帶來新氣象，厥功非鮮，國防醫學院之貢獻，實不僅限於軍方，在盧氏四個步驟中，計募資金，在五十六年前，已達新臺幣七億元，所增建各科系教學大樓與學生宿舍，達十五棟之多，盧氏每年一次或多次奔走國外，除募款增建外，更爭取獎學金，遴選師資及專科人才出國進修，先後出國深造者，達百餘人，獲博士學位者二十餘人，碩士學位者六十餘人，均成為繼起者之中堅，現國防醫學院院長蔡作雍博士、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博士，均為其中之一，似此成就得來萬分艱辛，亦萬分輝煌，由此足證林可勝先生三十年前，明智與決心，不顧艱阻，大力合併軍醫學校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用心之無私，政策之正確，繼而由強者盧致德先生，三十年之苦心耕耘，得有此一偉大之成果，值得我軍醫史上予二氏以褒揚，永誌不忘。

六、培育軍護、樹立軍護制度之周美玉女士

國防醫學院各科系中，護理科所培育之護理新秀，對我軍醫各級醫院護理作業之貢獻，應有特寫以昭重視，過去軍方各級醫院之護理人員，均仰賴於一般公私立護校所造就之護士，在抗戰前後，公私立護校甚少，故一般護理

人員，亦僅足供應一般公私立醫院需求，其能轉業於軍方者頗難，以致軍方各級醫院護理部門成爲最弱一環，影響所及，降低醫療成果，形成嚴重問題，國防醫學院護理科主任周美玉女士，協和醫學院護理系畢業後，即致力於公共衛生，前後赴美進修，得有美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護理教育碩士，抗戰軍興，應林可勝先生之徵召，乃毅然參加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工作，兼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護理訓練任務。其爲人也，秉賦豪爽明快，處事精細果斷，教學嚴正有方，能領導，更能接受領導，才能兼備，抗戰時期訓練戰時護理作業，厥功甚大，勝利後繼任國防醫學院護理科主任，創設四年制大護，與三年制高護，總計大護（大學部護理學系）自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九年，由第一期至二十九期共畢業（護理師）九三四人，高護（高級護理職業班）自三十六年至六十二年共畢業（護士）一、一七九人，卒使軍方護理人員有自我來源，而各級軍醫院護理作業健全而得有所成就，實周氏之貢獻也，即榮民總醫院之護理部門，亦賴周氏創辦，至今榮民總醫院護理業務，對內管理，對外服務，高人一籌，爲大眾所稱道者，此亦周氏之力也，其早年晉級陸軍少將，及其終身爲軍護盡瘁，亦周氏獨有之特徵，值得我軍醫之敬重。

七、延續軍醫行政命脈之陳立楷先生

我政府轉進時期之同時，軍醫最高行政主管軍醫署，亦有令人感念不可忘者，乃林可勝署長出國重事生理研究，繼任代署長日後真除者陳立楷先生之貢獻，與我軍醫近三十年進展有深厚關連，不能不記。陳氏畢業於南通醫科專校，爲人忠貞勤奮，純正不苟，虛心而負責，參加軍醫工作，曾由基層作起，服勤部隊，先在先副總統陳誠先生所教導之十八軍，由於十八軍傳統風氣所使，益增強陳氏勤奮負責作風，其代理署長，受命於政府搬遷於廣州，軍事動盪時際，政府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而臺灣，軍事不斷急速轉變，軍醫署所屬衛生單位，亦隨之不斷失卻聯繫，幾於全部陷落於大陸，其能遷臺比較完整者，只有首都陸海空三軍總醫院，駐進高雄而改稱爲陸軍第二總醫院，青島總醫院進駐臺中，改爲陸軍第三總醫院，前瀋陽總醫院於東北淪陷後，小部逃出人員奉命在上海整建，旋改稱爲第九總醫院，由上海播遷廣州，而汕頭，而海南島，忙亂搬遷中重建，已不成形，終隨二十一兵團退至臺中結束，內中只後起之內科黃天賜、外科鄒傳愷、精神科李剛，分調於榮總與三軍總醫院有所成就，其餘均淪落於東北，該批醫護人員四百餘人，於東北光復後均係忠貞愛

國之士，本重投祖國懷抱心情，不計待遇，以技術圖報國家，孰料竟再陷共區，其遭遇令人懷念不安，至於陸軍醫院與其他衛生單位，及時退至臺灣者甚少，軍醫之物力、人力損耗慘重，陳氏承此殘局，憑其堅強耐力，無比精力，掬赤心，拼全力，終使我軍醫在臺(一)在醫療方面，整建了五個總醫院，九個陸軍醫院，一個療養大隊，兩個衛材庫；(二)在人力方面，除全力支持國防醫學院，減除其困擾，培植基礎軍醫幹部外，並為輔助部隊與醫院醫護人員之急需，由二、三、四等四總醫院附設佐理軍醫、護士訓練班，並為充實各級軍醫學術，更遴選各級軍醫藥護人員分批出國赴美進修；(三)爭取美援，修繕與增建各級醫院院舍，與三軍所需醫藥衛生器材，加強作業；(四)協助海空軍軍醫人力與衛材供應，將我軍醫由顛沛破碎中，掙扎渡過，更將我軍醫在復興基地上奠定基礎，逐漸茁大，卒使繼任者楊文達、朱季玉、戴榮鈴、劉青彰、鄧述微、高祥、董年生、潘樹人諸賢達，各得以繼續經營，而達至今日軍醫之成果，陳氏所付之心力，值得歌頌。

溯我軍醫建制幾近百年，即北伐後，軍政統一，已逾半世紀，似此漫長歲月，其中間可述可記，可歌可泣之事蹟，何止千百，而個人之成就，以及為國貢獻者，或犧牲、或傷殘，頗不乏人，其被遺棄大陸，不得退出來臺之軍醫，備受中共鬥爭者，又何止千萬人，即來臺終身服役

軍醫退除役後，久困於病痛，窮憊無以為生者，亦時有所聞，似此種種均為我軍醫血淚事實，亦為我今日軍醫成果之出力者。在在不容遺忘之史實，有待治軍醫史者，為之收集，今所記述者不過內中五、六人耳，可作為綱目之一二摘要，因其所用政策與計劃，及投注之智慧與精力，關係我軍醫命脈至深且鉅，追述其成果得來之不易，用以策勉繼起者之珍惜也。

八、結 語

前述幾位軍醫先進，或存或故，政府主管，社會人士，如稍加注意，略事查詢，便知彼等均清廉持潔，退休或身後所餘，雖非一篋圖書，亦無家資萬貫，現時生活亦僅勉可度日，亦無遺產，可供妻子揮霍。如與所遺留之事業、人才、設備對比，對我軍醫之貢獻，僅就其政策、計劃及所付之智慧、精神、勞力部份已價值連城，姑不論抗日期間，救助若干士兵之生命，預防若干傳染病，增強若干戰鬥人力，固已難於估計，然在臺三十年來，試舉目一觀，國防醫學院所造就之人才，比比皆是，第一流之軍醫院與診所，名聞中外，先賢忠貞為國，擇善固執，在奮鬥之際，何曾作兒女態，為身後謀積蓄乎？本文摘要簡述其實況，由各個實況中，卻獲以下之啟示：

幾位不平凡先進，雖具有學術、才能，氣度及個人所秉賦之背景，但亦同時有天賦時代背景配合，而獲得自助、人助、天助，始得各展鴻圖，似此個人與天賦背景相互具備者，可視為偶然現象，不可能經常演出，故傑出人才，可遇不可求也，吾輩能為軍醫維持既有之成就與聲譽，並為策劃未來之發展計，端賴自我培育行政、師資、臨床專科及研究發展各類專才，使其專心一意，為行政、為學術、為公職臨床、為研究發展、不為生活而旁鶩、而兼職，以保我軍醫為國人永久所敬愛者，必如此方可有濟，目前培育此類人才之國防醫學院，已邁進一流學術階段，因而此類人才之產生，日有所增，一無缺欠，惟肯專心一意，為行政、為學術、為公職臨床、為研究發展，而不為物慾所動者，則較難求耳，在社會日趨於工業化，人之物質慾望日升，實乃人性、人情之所趨，無可厚非，如強其為行政、為學術、為公職臨床、為研究發展貢獻一生者，實勢所難能，吾輩所期待者，乃少數具有條件之繼起人士，以不惑之智，無憂之仁，不懼之勇，作個中倡導，則其效果必大有利吾軍醫前途矣。更有望於吾退役軍醫同志，年事不過高，其身心健康，仍以吾軍醫前途為念者，大可退而不休，挺身而出，登高振臂，糾合同道，以自我力量為力量，群策群力（退除役軍醫、藥、護理估達兩萬人，並逐年增加中，此一力量不可忽視，足以眾志成

城。）爲我軍醫籌集獎助金基金，用以支助此輩大智大仁大勇、而肯爲吾軍醫前途繼起奮鬥之現役軍醫，使不外兼，專心一志，發揚敬業精神，從事行政教學研究與發展，則其成就將永垂於後世，此不平凡之意志與作爲，亦將步先賢之後，繼往開來，直達無疆之域矣。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卷第二期）

附錄三：抗戰八年追隨 林可勝先生的 回憶

劉 永 楸

林可勝博士爲我國聞名的生理學家。生長於南洋，從小受英國教育，學成被聘爲北平協和醫學院，爲生理學教授時，年僅三十。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醫師、護士們無不出其門下。聞於五十八年七月，在美國加州以喉癌不治逝世，不勝悼念。筆者雖非其門生，但於對日抗戰期間，曾追隨左右，深受其人格之感召。茲略記片段事蹟於此，藉抒悼念之意。

記得那是一九三七年秋，對日抗戰方興，我決意結束學業自美返國，參加服務。十月裡，從意大利熱那亞登船，有五十幾位中國留學生，像黃少谷先生及夫人、楊崇瑞、張維、榮啓容、趙龍文、章翔等，大家都抱著崇高的服務志願，和一種沉重的心情，向著遠東航駛。到了星加坡，船停一晚，第二天開船時，我們發現同舟上多了一位旅客。他方臉廣頤，穿著一件藍色汗衫，一條灰黃色卡其短褲，長統襪及皮鞋。講起話來慢慢地，多半英語，時也說一些不太流利的國語。因爲我學的是環境衛生，很快地就被介紹與這位先生認識，原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生理學博士——林可勝教授。他新近從北平協和醫學院換名改姓，逃出日本軍的監視，回到星加坡，現在將返國參加中國紅十字會及軍醫工作。固然我在南京衛生署服務時，曾聽到過林可勝其人，但這還是我們初次見面。因爲當我離開美國時，感到在哈佛大學所學的衛生工程理論，對於抗

戰時期工作將無用武之地。所以途經英國，特別到阿特蕭軍陣衛生學校，短期裡學習了軍陣環境衛生。因此在船上的時間，就不免與林先生談及，他似乎很注意此點，默默地記住了。

十一月初，船抵香港，五十多人一時四散分手，各奔前程。我接到南京電報，著即到京報到，預備派我做軍政部第三防疫大隊隊長。當時上海戰事方酣，船至上海很難通到南京，要回福州家裡看母親，也非軍令所許可。只得由香港經九龍，乘粵漢火車直到漢口，再沿長江下至南京，那時已是十一月中，衛生署的人已撤離，只剩下一部份留守人員。負責運輸的林可勝先生還在那裡，他一看到我，就說：「你來幹什麼？大家都走了，戰事已接近南京，你還想辦什麼軍陣衛生，做什麼防疫大隊大隊長？走吧，趕緊回到漢口去報到去。」這真是冷水澆頭。我說：「我是奉命而來，我是來了，也出不去了，既無船可搭，也無車可乘。」林可勝想想又說：「你就搬到我這裡來住，過幾天我帶你走，不過你的行李只好留下不能帶了。」於是輾轉到了漢口。那時林可勝先生也曾隨著軍方，到過南京，再到漢口。正忙著組織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我們匆匆見過一面。政府又把我派到廣州，與國際聯盟防疫委員會合作，辦理華南區防疫工作。一九三八年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組織就緒，同時軍政部戰時衛

生人員聯合訓練班也在長沙成立，均由林先生主持。他打了三次電報，要我參加長沙方面工作，十月裡，趁著洛氏基金會代表蘭安生博士經廣州北上之便，搭了他的小車子同上長沙。於是我就正式參加了林先生的工作，而我又第二次丟失了我的行李。

長沙二次大火，傷病官兵如潮湧下，史迪威將軍（那時任上校聯絡官），也和我們住在一起。只見林先生常獨自在室裡踱步、轉圈子，一籌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們移駐祈陽，林先生便對我說：「YM，讓我們為這些傷患官兵做點事。我們來為他們滅蝨洗澡如何？」於是我找了二個衛生稽查，改裝五十三加侖的空汽油桶做成鍋爐，燒熱水，佈置成一個簡單的滅蝨治疥站，在五十六後方醫院內，把較輕的傷病患者先行滅蝨、洗澡、治疥。同時護士小姐們如周美玉、孫秀德、吳瓊芳等也參加給傷病兵特別營養。這初次試驗，受到傷病兵非常的歡迎。當我把試辦結果，及一些零星的單據送給林先生時，他對於單據和報銷等看都不看，批了OK，說交給張祖棻去要錢。他自己卻把工作報告細讀了一遍，接著與我一齊草擬了一個大計劃，預備在所有軍區內，由紅十字會救護隊設立滅蝨沐浴治疥站，即所謂D.B.S.站。到抗戰結束時止，各軍區內由我們協助設立的，計有二百零二個站，而軍方自行設立的則不計在內，究竟救治了多少傷病官兵，增加了

多少抗戰力量，也就無從估計了。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及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遷移貴陽圖雲關安定之後，抗戰延長，傷兵減少，病兵增多，腸胃病及瘧疾特甚。部份是營養不足之故，而主要原因在於士兵生活環境不合衛生。林先生和我討論，他說我們的工作必須深入部隊內，不能限於醫院。於是一九四〇年，他帶著我及蔣旭東等醫師一行七、八人，到所有各軍區考察，有許多無路可通之地區，我們就靠著步行。林先生行路敏捷，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一馬當先，走在前面。固然此行包括考察一切軍醫設施，但是他的主要用意是在計劃預防士兵疾病，以提高作戰力量。一半原因也是因為我的走路，可以跟得上他，而且我們都喜歡遇到水，就下去游泳，所以他和我談話討論的時間特別多。他曾說，從生理學上來說，一個人不會因為工作過度而感疲勞，主要的是不要有憂慮。一個人的睡眠只要四五小時即足。睡眠也須要訓練，訓練到叫自己要睡就睡，要醒即醒。他自己每於午飯後，能在小村子裡，長凳子上睡著，十分鐘後即醒，精神煥然。他又認為部隊駐在鄉村裡，不單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要辦好，還要訓練部隊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將來勝利復員，這大批士兵，回到自己鄉村，便可以把全國的鄉村環境衛生做好了，這樣也就是為將來建國時期的公共衛生打好一個基礎。我們這樣在各軍區，

前方的無路區，行走了七十天。回到貴陽後，我們便擬了一個「水與汙物管制計劃」英文的簡稱是「WWC」。主要的是針對著水致傳染病，或腸胃病之預防。我們先在長沙前線試辦，然後推廣至其他各軍區，成效似乎也很顯著，部隊裡水致傳染病確實減少許多。

然而瘧疾仍盛，尤其當遠征軍開始，雲南方面的軍事行動頻繁。林先生也被調兼任遠征軍醫藥衛生工作。於是我們又擬了一個防瘧防蚊計劃，英文簡稱為「MMC」。先在訓練所內試驗，設計了工具配備和工作規範，然後由一位衛生工程師率領了一個小隊，飛往印度，訓練和實施；同時把一套辦法印成小冊分發給紅十字會各救護隊辦理，後來勝利迅速到臨，這部計劃未及全面推廣。

林先生有著強烈的愛國愛軍熱誠。除了他經常的工作精神充份地表現外，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有一個聖誕之夜，圖雲關的全體員工約共五、六百人有個盛大的晚會，大家都盡興地歡樂。時近夜半，內子和我先行告辭返家。途經訓練醫院，遠遠聽見一陣陣痛苦的呻吟，再走近一看，大批傷病兵正抖縮地躺在病房門口，探視之下，知道是前方剛轉下來的。下午五時已到，訓練醫院說病房已滿不能收容，祇得躺在門外，饑寒交迫。當下我跑到林先生住所，他也正和一些朋友在言談歡笑。我遞了一張小條子進去，他看了立刻下山，大發脾氣，命令停止慶祝晚

會，全體醫護及事務人員緊急集合，打開訓練示範病房，收容及安置全部傷患，並煮稀飯給他們吃。大家忙到第二天早上才告一段落。

林先生對事對人完全抱著科學客觀態度。對人不分派別，不管是自己的學生，或是別的學校畢業的，是醫師、護士、工程師或生物學、物理學專家，或是助理員、司機、事務人員都一律看待。他只問你能做什麼，和你應該做什麼。他對我說環境衛生是一個獨立但必需與別人合作的部門。又常說每個人須忘記他自己，醫師要忘記他自己是個醫師，護士也要忘了他是個護士，因為在抗戰期間，我們大家都是鬥士，我們要合起來，各盡其力才能發生最大力量。因此，在抗戰將近結束時，徐步安醫師、美國的達尼爾軍醫和我，根據各部門的工作計劃，在他的領導之下，完成了全套軍陣衛生勤務，包括急救、治療、防疫、護理及環境衛生等項目。從戰壕裡，直到後方醫院，各階段的設備，與工作程序，都有詳盡而有條不紊的操作辦法。在訓練期間，本於教、學、做的原理施教，使各戰區調來受訓人員，很快地學習，回到部隊裡，也可以很快地實行。這種訓練，凡是參觀過的，尤其是軍人（特別是軍醫界人士）都有著很深刻印象。

勝利之後，我立即辭職，離開居住了七年的貴陽，途經重慶，當時林先生已被調在渝，任軍醫總顧問。他知道我

要到臺灣辦城市衛生工程。而他正在籌辦國防醫學院，他告訴我，如果我願意留下去，他可以送我再出國進修。我想我的園地實在是在公共工程方面。在國防醫學院裡，要發展城市衛生，並非理想，因此毅然離開了他的工作範圍。一九五三年，那時候他已在美，我到美國時曾去拜訪他和他的太太。他仍然以同胞兄弟相待，熱誠感人。而那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了。

追隨林先生工作近八年。當時我初離學校踏進社會工作，即能由他領導，領略到爲人做事的能度，作爲我如今處事爲人的範本，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件事。如今他已長眠，而他的精神將永遠伴著我，難於忘懷。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一期）

後 序

周美玉教授是中國軍護的先驅開拓者，也是中國女性獲授少將軍階的第一人，這是我們邀請周教授口述其個人生平的主要動機。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爆發，中華青年兒女們投入保衛國家的聖戰，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但是有誰能想到救護他們，減少傷亡，為國家民族保存元氣？醫學界的領導精英，如林可勝、周美玉……他們想到了。從抗戰一開始，林可勝立即從英國趕回國內組織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展開救死扶傷的工作。周美玉在林先生的號召下，立即參加了救護總隊。周女士本來就是一個以慈悲為懷、獻身濟世的仁者。她從協和醫學院護士學校畢業之後，便加入晏陽初先生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前往定縣從事農村建設工作，是其捨己為人的第一步。抗日戰爭開始，周女士決意擴大自己的服務範圍，乃至於貢獻一己的生命。自民國二十七年穿上了軍服，有如一個充員，直到退休，周女士服務國家幾五十年。

周女士進入軍界，發現軍中的醫護工作極其落後，尤其護理事業一片荒涼。她有心為中國的軍護事業打下基

礎，決定留在軍中。她曾經親身深入戰地服務，照拂野戰醫院中的傷病患。她深深的瞭解到，欲建立軍護事業，必須有一批志同道合者同時投入，形成一股巨流，始可將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帶入軍中。她與林可勝等醫學界鉅子商議創辦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機構，從基層人員訓練着手。以協和為班底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於民國二十七年成立至三十四年抗戰結束，訓練醫護人員四萬餘人，軍中之醫藥與護理基礎自是奠定。抗戰勝利之後，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為國防醫學院，成為醫學界的高等學府之一。周女士主持護理學系，在其不斷努力下，發展養成教育，提高軍中護理人員的素質，護士訓練的班級從職業班至專修科至大學部，最後設研究部頒授碩士學位，步步推進，使今日中國護士的專業精神，與先進國家齊頭並進。周教授的貢獻堪稱偉大，媲美於十九世紀英國的南丁格爾。

周美玉教授與訪問人有師生關係。在其號召之下，朋園曾參加戰時的救死扶傷行列，接受軍護訓練。多年戎行，得周老師的薰陶，對軍護事業有所體會，對其犧牲精神與領導才華，感佩萬分。周老師今年八十五歲，功成身退，優游林下，特請其敘述往事，由羅久蓉小姐與我一同筆記，深感榮幸。

張朋園序于台灣南港

八十二年元月

索引

一 劃

一六七軍醫院 54

二 劃

丁 農 120

三 劃

于少卿 122

上海五卅慘案 43

上海仁濟醫院 28

上海紅十字會醫院 36

上海福音醫院 34

上海聖約翰大學 7

上海總醫院 52,132

四 劃

方袁良 117

方蹟積 116,120

文忠傑 120

天津婦嬰醫院護校 37

王 維 132

王士成 132

王申望 127

王治民 63

王素雲 89

王樹芳 127

尹覺民 119

支永振 127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進會）

11,15,42,59,106

中國醫學理事會（China Medical Board, Inc） 7,80,87-8

中華護士會 10-1,24,26,28-9,30,32-3,37,39

中國紅十字會 43,58,65-6,99,123,129

中國護士季報 32

中國護士報 26

內地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6

五 劃

北平道濟醫院 93

北平匯文中學 4

北京匯文大學 8

北洋軍醫學堂 76

六 劃

西安總醫院 52

朱文思 127

朱季玉 83,138

伍哲英 29

全如玉 16

七 劃

汪凱熙 101-2,126,130

汪福貞 25

宋瑞卿 25

李 剛 137

李士偉 119

李旭初 120

李承祐 77

李秉芳 127

李冠華 127

李振翩 119,122

李新民 102

李嫦明 89

李穆生 119

李慶傑 130

吳執中 126

吳國興 89

吳瓊芳 146

貝滿中學 4

余道真 16

八 劃

河北匯文中學 50

武漢總醫院 52

東吳大學 8

協和學生救護隊 123

協和醫院 7

協和醫學院 5-7, 12, 38, 43,
70,87-8,99,100,102,116,118-9,1
44協和護士學校 8-9,11-2,16,22,38,
42,44,72,100

林文慶 42,123

林可勝 15,42-4,51,64-5,70-2,76
-7,86-7,98-104,117,121,123,12
5,128-9,130-1,133-4,137,144-
150

林飛卿 101,127

林竟成 71,127

林紹文 72,101,126

孟廷芳 119

阿姆斯壯將軍 (General George
Armstrong) (美) 75長老會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6

周春霖 2-3,17

周壽愷 70,101,126

周瀝霜 93

兒童救濟基金會 15

金陵大學 8

九 劃

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Sr.) (美) 6

洛克菲勒基金會 (洛氏基金會)

-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6-7, 14, 33, 38, 87-8, 146
- 派克 (Peter Parker) (英) 20
- 美以美教會 (American Episcopal Board) 6, 28
- 美國在華醫藥促進會 (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 87
- 美國醫藥助援華會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61, 86-7, 100
- 美國職業婦女社 (National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 75
- 首都 (南京) 總醫院 52
- 施正信 126
- 施錫恩 29
- 施德芬 (Ms. Gladys E. Stephenson) (英) 30, 33-4
- 珍珠港事變 62
- 胡志敏 (Ms. Gertrude E. Hodgman) (美) 7, 79
- 胡會林 56
- 范樂成 127
- 英國國教會 (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6
- 英國援華會 (British United Aid to China) 64-5
- 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新護理制度 20
- 柳安昌 42, 63-4, 70, 72, 76, 101, 119, 127
- 軍人之友社 51
- 軍政部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71, 76
- 軍醫學校 76, 78
- 信寶珠 (Ms. Cora Simpson) 24, 28-9, 30, 33-4
- 俞大維 79, 83
- 俞飛鵬 43
- 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42-3, 45, 49, 50-1, 55-6, 58, 65, 67, 70, 99, 100-1, 124, 127, 145-7
- 紀立德 30
- 約翰生 (Miss E. Johnson) 20, 36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 9
- 十 劃
- 高 信 79
- 高 祥 138
- 高任英 64
- 高似蘭 30
- 容啓榮 101, 126
- 秦佩文 127
- 秦德純 117
- 袁印光 127, 132
- 夏紹堯 119
- 夏德貞 89
- 晏陽初 11-3, 22, 42
- 孫大光 127
- 孫文政 127
- 孫秀德 60, 72, 126, 146
- 馬占山 116
- 馬安權 127

馬志千 127
 馬家驥 70-1,101,125,127
 剛 時 132
 倪世槐 127
 倪穎源 119
 倫敦教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6
 倫敦教會醫學會 (London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6
 徐步安 72,75,127
 徐美麗 50
 徐威廉 50,59
 紐約大學 7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29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 15

十 一 劃

梁序穆 127
 章 翔 144
 章斐成 12,42,44-5
 許織雲 127
 麻省理工學院 (美) 14
 通州協和大學 8
 培元小學 4
 救世軍醫院 (Salvation Army Hospital) 22-3
 張 維 144
 張 健 76-7,117,121,133
 張先林 70,72,101,126
 張祖棻 132
 張查理 119

張勇斌 132
 張菁英 99
 陳 誠 77,86,137
 陳 廉 116
 陳 韜 70-1,119,120,125,127,132
 陳文貴 127
 陳立楷 89,117,137
 陳紀彝 64
 陳貽謀 127
 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 58
 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 76,78
 國防醫學院 15-7,77-9,80-2,86-7,89,95,98,134-5

十 二 劃

湖南湘雅醫院 37
 楊澤光 127
 博醫會報 32
 華北協和女子大學 8
 彭達謀 71,127
 黃子濂 77
 黃天賜 137
 黃少谷 144
 黃仁霖 50-1
 屠開元 100,126
 景凌瀟 121-2,132
 貴陽訓練總所 131
 貴陽醫學院 39
 貴陽總醫院 132
 程緒廷 2-3

十 三 劃

福州馬高愛醫院 28
 福州龍山婦幼醫院 28
 福州醫院 36
 福建協和大學 7
 廈門大學 42
 過祖源 70,100,126
 楊 楓 127
 楊文達 62,101-2,120,130-1,138
 楊成德 56
 楊崇瑞 144
 楊紹坤 25
 楊濟時 122
 萬 昕 119,122
 萬福恩 127
 董年生 138
 傷兵之友社 50-1,59
 傷兵之友社分社 50
 鄒玉華 89
 鄒傳愷 137
 鄒濟勳 119

十 四 劃

漢口普愛醫院 21,36
 滬江大學 8
 端納博士 (Dr. C. E. Turner)
 (美) 14-5
 齊魯大學護士學校 60,72,126
 榮啓容 144
 榮獨山 60,126
 趙龍文 144
 蓋氏醫院 (Guys Hospital) (英)

30
 管保真 5,39

十 五 劃

潘 驥 120
 潘作新 119,127
 潘樹人 138
 鄭 壽 77
 蔣中正 51,75,126,130
 蓬氏 (Dr. Boone) 20
 鄧述微 138
 滕書同 121-2
 劉 俊 89
 劉孔樂 61,87
 劉永楸 46,57,75,100,127
 劉青彰 138
 劉瑞恆 43,117-8,121-3
 劉幹卿 30
 劉經邦 71,119,127,132

十 六 劃

遼寧醫學院 116
 蕭薛藝 16
 燕京大學 4-5,7-9
 盧光訓 120
 盧致德 42-3,71-2,76-7,79,87-
 8,101,117,119,133-5
 戰時衛生人員聯合訓練所 70-1,
 99,100-1
 錢家驥 126
 錢家驥 120

十七劃

- 謝景奎 127
 戴 笠 101
 戴根法 102,130
 戴榮鈴 119,138
 薛蔭奎 130
 勵志社 (Officer's Morale Edu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OMEA) 51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United Nations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 66,93
 嶺南大學 7-8
 鍾茂芳 24,30

十八劃

- 顏世訓 55-6
 顏春輝 95

二十劃

- 蘇炳文 116
 嚴智鐘 64,72,127

二十一劃

- 蘭安生 (美) 146
 顧菊珍 126

二十二劃

- 龔棣珍 60,72,101,126

- Anna D. Wolf (美) 7
 Charles A. Coolidge (美) 6
 Charles E. Laue (美) 6
 Dr. J. Livingstone 20
 Elizabeth Mekechnie (Mrs. Archdeacon Thomson) (密女士) 20
 Harry H. Hussey (美)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壹、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一) 海防檔 十六開影印本，整部出售

咸豐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61—1911） 46年9月出版

購 福 機 電 鐵	買	船	廠	精裝本九冊	新臺幣	3,600元
	州	船	廠			
	器	局	線	平裝本十七冊	新臺幣	3,300元
			路	(缺書)		
國外郵茶費另計						

(二) 中俄關係史料 十六開排印本，分冊出售

甲編 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

書	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外	蒙	古	48.10	1	480元
中	東	鐵	49.4	2	570元
俄	政	變	49.12	2	1,020元
東	北	邊	49.8	2	720元
新	疆	邊	50.6	1	300元
出	兵	西	51.8	1	480元
合	計		9		3,570元
國外郵費另計					

乙編 民國九年 (1920)

書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俄政變	57. 1	1	480元
一般交涉	57.12	1	480元
中東鐵路與東北邊防	58. 6	1	480元
國外郵費另計			

丙編 民國十年 (1921)

書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一般交涉	62.12	1	570元
中東鐵路與俄政變	63. 5	1	570元
東北邊防與外蒙	64. 5	1	570元
國外郵費另計			

(三) 礦務檔

同治四年至宣統三年 (1865—1911) 49年8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八冊，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3,0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四) 中法越南交涉檔

光緒元年至宣統三年 (1875—1911) 51年1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七冊，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2,4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五) 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

道光二十二年至咸豐十一年 (1842—1861) 55年2月出版

十六開排印本，精裝一冊，售價新臺幣 48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六) 四國新檔

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二年 (1850--1863) 55年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四冊，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2,2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七) 中美關係史料

輯別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1. 嘉慶道光咸豐朝 } 2. 同治朝 上、下 }	57. 12	3	1,500元
3. 光緒朝 一	77. 2	1	1,200元
4. 光緒朝 二	77. 6	1	1,500元
5. 光緒朝 三	78. 4	1	1,500元
6. 光緒朝 四	78. 12	1	1,500元
7. 光緒朝 五	79. 9	1	1,800元

(八)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輯別	關 涉 時 間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1	道光元年至咸豐十一年 (1821-1861)	61. 11	2	1,050元
2	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 (1861-1874)	73. 6	2	1,400元
3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九年 (1875-1893)	75. 6	2	1,200元
4	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 (1894-1900)	77. 8	2	1,200元
5	光緒二十七年至統宣三年 (1901-1911)	79. 12	2	2,500元

(九) 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

同治三年至宣統三年 (1864—1911) 61年1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十一冊，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4,2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一〇) 教務教案檔 各輯均十六開影印本，整部出售

輯別	關 涉 時 間	出版年月	冊數	新 臺 幣	國外郵購 加郵費 置元
1	咸豐十至同治五年 (1860-1866)	63. 2	3	1,710元	
2	同治六年九年 (1867-1870)	63. 8	3	1,710元	
3	同治十至光緒四年 (1871-1878)	64. 2	3	1,710元	
4	光緒五至十二年 (1879-1886)	65. 5	3	1,710元	
5	光緒十三至二十一年 (1887-1895)	66. 10	4	2,280元	
6	光緒二十二至二十五年 (1896-1899)	69. 9	3	2,000元	
7	光緒二十六至宣統三年 (1900-1911)	70. 11	2	1,500元	

(一一) 中日關係史料 十六開影印本，分冊出售

書 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 臺 幣	國外郵購 加郵費 美元
歐 戰 與 山 東 問 題 (民國三至五年，1914-1916)	63. 8	2	760元	
郵 電 航 漁 鹽 林 交 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4. 3	1	380元	
通 商 與 稅 務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5. 6	2	950元	
路 礦 交 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5. 9	1	570元	
二 十 一 條 交 涉 (民國四至五年，1915-1916)	74. 7	2	900元	
一 般 交 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75. 6	2	1,400元	
山 東 問 題 (民國九至十五年，1920-1926)	76. 10	2	1,200元	
東 北 問 題 (一) (民國六至八年，1917-1919)	78. 10	1	600元	
東 北 問 題 (二) (民國八至九年，1919-1920)	79. 6	1	600元	
東 北 問 題 (三) (民國九至十年，1920-1921)	80. 8	1	700元	
東 北 問 題 (四) (民國十至十六年，1921-1927)	81. 4	1	700元	

(一二) 膠澳專檔

光緒廿三年至民國元年 (1897~1912) 80年6月初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一冊，售價新臺幣 4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一三) 保薦人才、西學、練兵

光緒三年至民國二年 (1877~1913) 80年10月初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一冊，售價新臺幣 3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一四) 澳門專檔(一)

光緒廿三年至民國元年 (1897~1912) 81年12月初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一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貳、史料叢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	房兆楹輯	51. 4	75元	45元
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	袁同禮譯	55. 11	(缺書)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	王聿均合編	66. 5	200元	180元
詹天佑與中國鐵路	孫鴻斌助編著	66. 4	200元	150元
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高宗魯編著	66. 12	500元	450元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一冊)	魏秀梅編	66. 12	500元	450元
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	張朋園合編	76. 6	750元	700元
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	沈懷玉編	77. 9	400元	350元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	本所編印	77. 12	400元	350元
袁世凱家書	黃壽恆等編著	77. 12	400元	350元
德國外交檔案	郭永亮著	79. 2	250元	200元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本所編印	79. 6	250元	200元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	郭恒鈺合編	80. 4	250元	200元
荷蘭華人的社會地位	羅梅君合編	81. 2	400元	350元
束雲章先生年譜	本所編印	81. 5	400元	350元
	彭軻著	81. 5	350元	300元
	莊國土譯	81. 12	400元	350元
	朱沛蓮編			

叁、口述歷史叢書系列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1. 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能士 藍旭男	71. 3	250元	200元
2. 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林 泉	72. 1	200元	150元
3. 徐啟明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陳存恭	72. 5	200元	150元
4. 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上、下冊	賈廷詩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賈廷詩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73. 5	550元	500元
5. 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三井 陳存恭	73. 6	200元	150元
6. 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	李毓澍	陳存恭	74. 4	200元	150元
7. 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4. 5	250元	200元
8. 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4. 6	250元	200元
9. 于潤生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5. 4	250元	200元
10. 石 覺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張 力	張 力	75. 2	500元	450元
11. 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官曼莉	75. 2	300元	250元
12. 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沈松僑	沈松僑	75. 6	300元	250元
13. 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6. 2	170元	120元
14. 白 瑜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76. 4	250元	200元
15.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陳三井 陳存恭 林 泉	陳三井 陳存恭	76. 6	250元	200元
16. 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陳三井	77. 6	250元	200元
17. 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陳存恭	陳存恭	77. 9	250元	200元

18. 盛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6	210元	160元
19. 於達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7	200元	150元
20. 鄧家彥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謝文孫 劉鳳翰	謝文孫 劉鳳翰	79. 6	250元	200元
21. 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官曼莉	79. 6	300元	250元
22.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張朋園 劉鳳翰	張朋園 劉鳳翰	79. 6	280元	230元
23.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王萍	官曼莉	79. 6	250元	200元
24.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江東亮	鄭麗榕	79. 6	250元	200元
25.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泉 林忠勝	林忠勝	79. 8	400元	350元
26. 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鄭麗榕	80. 3	250元	200元
27. 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張力	毛金陵	80. 5	270元	220元
28. 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0. 5	250元	200元
29. 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黃銘明	80. 5	270元	220元
30.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陳存恭	黃銘明	80. 6	450元	400元
31.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	張力	張力	80. 6	350元	300元
32. 丁廷楣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0. 10	300元	250元
33.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訪問紀錄	黃俊傑	黃俊傑	81. 3	350元	300元
34.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1. 2	250元	200元
35.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沈雲龍	謝文孫 劉鳳翰	81. 3	300元	250元
36.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楊翠華	楊明哲 萬麗鵬	81. 4	300元	250元

37.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劉鳳翰	81. 4	300元	250元
38.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朱滋源	鄭麗榕 丁素湘	81. 10	400元	350元
39.黃 通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鄭麗榕	81. 6	450元	400元
40.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洪慧麗 蔡說麗	81. 6	350元	300元
41.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	謝國興	蔡淑瑄 陳南之	81. 12	400元	350元
42.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陳三井 許雪姬	楊明哲	81. 12	300元	250元
43.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	陳慈玉 莫寄屏	陳南之 蔡淑瑄 崔淑芬	81. 12	350元	300元
44.尹國祥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2. 2	300元	250元
45.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謝文孫 賈廷詩	82. 2	300元	250元
46.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周道瞻 夏沛然 陳存恭	82. 5	500元	450元
47.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羅久蓉	82. 5	300元	250元

肆、名人日記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王世杰日記	王世杰著	79. 3	2,000元	1,500元
徐永昌日記(一~二冊)	徐永昌著	79. 6	800元	700元
徐永昌日記(三~十二冊)	徐永昌著	80. 12	4,000元	3,500元

伍、專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1. 外蒙古撤治問題	李毓澍著	50. 4	130元	80元
2. 甲午戰前臺灣之煤務	黃嘉謨著	50. 5	140元	90元
3. 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李國祁著	50. 5	120元	70元
4. 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	呂實強著	51. 6	140元	90元
5. 外蒙政教制度考	李毓澍著	51. 6	160元	110元
6. 中英開平礦權交涉	王璽著	51. 10	120元	70元
7. 黎元洪評傳	沈雲龍著	52. 1	(缺書)	
8. 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李恩涵著	52. 5	150元	100元
9. 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王爾敏著	52. 7	120元	70元
10. 中蘇外交的序幕	王聿均著	52. 11	190元	140元
11.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張朋園著	53. 5	150元	100元
12. 外人與戊戌變法	王樹槐著	54. 1	140元	90元
13. 中美工約風潮	張存武著	54. 8	130元	80元
14. 美國與臺灣	黃嘉謨著	55. 2	170元	120元

15.曾紀澤的外交	李恩涵著	55. 5	160元	110元
16.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呂實強著	55. 8	130元	80元
17.西方曆算學之輸入	王萍著	55. 8	130元	80元
18.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	李毓澍著	55. 8	170元	120元
19.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	芥冰峯著	55. 12	130元	80元
20.新建陸軍	劉鳳翰著	56. 5	(缺書)	
21.魏源年譜	王家儉著	56. 11	120元	70元
22.淮軍志	王爾敏著	56. 11	170元	120元
23.咸同雲南回民事變	王樹槐著	57. 1	160元	110元
24.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張朋園著	58. 10	150元	100元
25.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趙中孚著	59. 3	90元	75元
26.袁世凱與朝鮮	林明德著	59. 4	170元	120元
27.張之洞的外交政策	李國祁著	59. 11	160元	110元
28.清季的立憲團體	張玉法著	60. 4	190元	140元
29.郭嵩燾先生年譜	郭廷以編	60. 12	(缺書)	
30.丁日昌與自強運動	呂實強著	61. 12	200元	150元
31.庚子賠款	王樹槐著	63. 3	200元	150元
32.清季的革命團體	張玉法著	64. 2	220元	170元
33.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	陸寶千著	64. 5	150元	100元
34.清末留日學生	黃福慶著	64. 7	140元	90元
35.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蘇雲峯著	65. 5	150元	100元
36.蔡元培年譜(上)	陶英惠著	65. 6	200元	180元
37.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黃嘉謨著	65. 4	120元	100元
38.武衛軍	劉鳳翰著	67. 6	300元	275元
39.清韓宗藩貿易	張存武著	67. 6	140元	120元
40.劉蓉年譜	陸寶千著	68. 4	180元	160元
41.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湖北省(1860—1916)	蘇雲峯著	70. 9	400元	350元

42.李鴻章與中日訂約	王 璽著	70. 9	200元	150元
43.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山東省（1860—1916）	張玉法著	71. 2	600元	500元
44.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閩浙臺地區（1860—1916）	李國祁著	71. 5	450元	400元
45.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 事業之研究	黃福慶著	71.11	250元	200元
46.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湖南省（1860—1916）	張朋園著	72. 2	350元	300元
47.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 （民國八年至十八年）	陳存恭著	72. 4	250元	200元
48.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江蘇省（1860—1916）	王樹槐著	73. 6	500元	450元
49.民國初年的政黨	張玉法著	74. 5	500元	450元
50.同盟會的革命理論： 「民報」個案研究	朱滋源著	74. 6	350元	300元
51.陶 澍 在 江 南	魏秀梅著	74.12	300元	250元
52.華 工 與 歐 戰	陳三井著	75. 6	300元	250元
53.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李健民著	75.10	280元	230元
54.清代臺灣的綠營	許雪姬著	76. 5	350元	300元
55.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 展（1905—1937）	張瑞德著	76.11	250元	200元
56.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1924— 1937）	黃福慶著	77. 6	350元	300元
57.革 命 之 再 起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 思潮的回應（1914— 1924）	呂芳上著	78. 4	450元	400元
58.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 （1860—1945）	陳慈玉著	78. 8	350元	300元
59.龍 井 林 家 的 歷 史	許雪姬著	79. 6	350元	300元
60.延 安 的 陰 影	陳永發著	79. 6	350元	300元

61.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	蘇雲峰著	79. 7	300元	250元
62.趙聚鈺先生年譜	魏秀梅著	79.12	400元	350元
63.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	張瑞德著	80. 2	350元	300元
64.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	謝國興著	80. 6	550元	500元
65.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	楊翠華著	80.10	350元	300元
66.清代之迴避制度	魏秀梅著	81. 5	350元	300元
67.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	李孝悌著	81. 5	350元	300元
68.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	張瑞德著	82. 6		

陸、集 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第	一	期	58. 8	280元	230元
第	二	期	60. 6	300元	250元
第	三	期(上)	61. 7	150元	120元
第	三	期(下)	61. 12	240元	200元
第	四	期(上)	62. 5	240元	200元
第	四	期(下)	63. 12	240元	200元
第	五	期	65. 6	250元	210元
第	六	期	66. 6	250元	210元
第	七	期	67. 6	360元	320元
第	八	期	68. 10	300元	260元
第	九	期	69. 7	450元	400元
第	十	期	70. 7	500元	450元
第	十	一	71. 7	500元	450元
第	十	二	72. 6	550元	500元
第	十	三	73. 6	500元	450元
第	十	四	74. 6	500元	450元
第	十	五	75. 6	500元	450元
第	十	五	75. 12	400元	350元
第	十	六	76. 6	500元	450元
第	十	七	77. 6	500元	450元
第	十	七	77. 12	500元	450元
第	十	八	78. 6	750元	700元
第	十二	九	79. 6	750元	700元
第	十二	十	80. 6	650元	600元
第	二	一	81. 6	650元	600元
第	二	期(上)	82. 6		
第	二	期(下)	82. 6		

柒、研討會論文集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研討會	67. 6	(缺書)	100元
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研討會	70. 8	(缺書)	150元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72. 6	500元	450元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73. 4	700元	600元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1912-1927) 上、下冊	73. 4	1,400元	1,200元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1928-1937) 上、下冊	73.12	1,300元	1,100元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1937-1945)上、下冊	74.12	1,400元	1,200元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上、下冊	75.12	1,400元	1,200元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上、下冊	77. 6	1,500元	1,300元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上、下冊	78. 4	1,500元	1,300元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78.12	1,100元	1,000元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80. 3	1,200元	1,100元
近代中國科技史論集	80. 5	450元	400元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上、下冊	81. 6	1,600元	1,400元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	82. 6		

捌、史事日誌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1冊)	郭廷以著	68. 7	600元	550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2冊)	郭廷以著	73. 4	500元	450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3冊)	郭廷以著	73. 6	550元	500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4冊)	郭廷以著	74. 5	700元	650元

玖、研究通訊

期別	出版年月	新臺幣
第一期	75. 3	150元
第二期	75. 9	210元
第三期	76. 3	240元
第四期	76. 9	240元
第五期	77. 3	240元
第六期	77. 9	280元
第七期	78. 3	240元
第八期	78. 9	250元
第九期	79. 3	250元
第十期	79. 9	250元
第十一期	80. 3	300元
第十二期	80. 9	250元
第十三期	81. 3	250元
第十四期	81. 9	250元
第十五期	82. 3	250元

拾、口述歷史（不定期刊）

期	別	出版年月	新臺幣
第一	期	78.10	200元
第二	期	80. 2	250元
第三	期	81. 2	（缺書）
第四	期	82. 2	400元

拾壹、目錄彙編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經濟檔案函目彙編 第一冊（1903-1937）	76.12	300元	240元
外交檔案目錄彙編（兩冊）	80. 5	1,000元	900元
中外地圖目錄彙編（兩冊）	80. 6	2,800元	2,700元

拾貳、特 刊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臺幣）	平裝本 （新臺幣）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	77. 6	350元	300元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	78. 6	350元	3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47)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出版

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 張朋園
紀 錄 羅久蓉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 址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南港
定 價 平裝本新臺幣 250 元
精裝本新臺幣 300 元
國 外 訂 購 另 收 郵 費
劃撥帳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帳 戶 1 0 3 4 1 7 2 — 5
訂 購 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 話 (0 2) 7 8 9 8 2 0 8
承 印 者 久裕電腦排版(股)
地 址 臺北市桂林路 96 號

(精) ISBN 957-671-148-7

(平) ISBN 957-671-149-5

Oral History Series No.47

*THE
REMINISCENCES
OF
PROF. CHOW MEI YU*

Interviewer: CHANG PENG-YUAN

Recorder: LO JIU-JU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3